

羅文全書

冊廿八之三

聖庇護第十傳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謹以此書

敬獻於

聖母無原罪之后

聖庇護第十傳

目 錄

一、黎葉色鎮	一
二、瑪嘉莉大	五
三、赤足上學	九
四、巴杜瓦修院	一三
五、東波洛副本堂	一九
六、講道成名	二七
七、撒爾匝諾總鐸	三一
八、借債救貧	三七

九、修院神師	四五
一〇、主教府秘書長	四九
一一、滿杜亞主教	五五
一二、整頓教區	五九
一三、溫和愛貧	六九
一四、擢升樞機	七五
一五、威尼斯宗主教	八三
一六、聖職人員	八七
一七、社會思想	九一
一八、教民之父	九九
一九、當選教宗	一〇三
二〇、加冕登極	一一一
二一、選任國務卿	一一九
二二、改革聖樂	一二五

二三、制定法典	一二九
二四、宗教教育	一三七
二五、社會問題	一四一
二六、法國政教之爭	一四七
二七、時髦主義	一五七
二八、激勵聖職人員	一六五
二九、日領聖體	一七一
三〇、淡樸	一七五
三一、愛人靈跡	一八三
三二、歐戰	一八九

一、黎葉色鎮

一九一七年，義大利被德奧聯軍大敗於加波肋多（Caporetto），鄰近戰線的人民，棄家逃難，威尼斯省的黎葉色鎮（Riese）有一家人，出走逃難以前，在自家的牆上，用石灰塗寫著，「這是庇護第十的家屋，請加以愛惜。」

大戰過去了，這座小房，門窗緊閉，牆上沒有鎗孔，房裡沒有足跡。那兩句石灰寫的話，似乎一雙無形的手，擋住了軍士和鎗彈。

第二次大戰又起了，義大利又成了戰場，飛機轟炸了全國市鎮，各種膚色的軍隊，踐踏了整個半島，在黎葉色鎮內也走過交戰的軍隊。軍士走到一座小房前，看著牆一塊白色大理石碑，碑上刻著庇護第十的半身像，大家都肅然起敬。那座房子，又沒有毀於戰禍。

黎葉色鎮的這座小房子，即是庇護第十的出生地。一九二六年，庇護第十的妹妹瑪莉班去世時，遺命把這座房子贈與黎葉色市政府，市政府乃把房子作為古物館，房中的一切陳設，都照舊日的原狀。在後院隙地，添建一廳，廳中三個長玻璃櫃，陳列庇護第十的遺物。

這座小屋，完全有貧寒家庭的色彩！進門一間廚房，廚房裡，靠牆一灶，灶上掛著七個粗磁盤，和大小不等的五個錫鍋，三個鍋蓋，廚房中間放著一張木桌，靠牆角處一條石梯。

沿石梯登樓，樓上一連三間臥室。正中一間，兩個窗戶，是父母的臥室。室內，空洞無物，父母的臥床，早被寡母賣掉了。市政府後來把床找回，然而已是破舊不堪，只剩幾塊木板，現在靠牆放在地上。近石梯的一間，是庇護第十的臥室。他陞了神父後，年年回家，常睡在這間房裡，房中床椅木櫃，都是他的舊物。床上草氈被褥，整整齊齊，像是等著主人當晚回來安睡。

後院的遺物廳，玻璃櫃裡排著的遺物，都是家中人所藏的。別處的遺物，物主都珍爲聖物，不願送來。櫃裡所見的，有教宗的眼鏡，白袍，紅帽……和親筆墨蹟。

小房對面圓場，立一石柱，柱上放著庇護第十半身石像。當他當選教宗以後，黎葉色人榮幸非常，要替他處處立石建碑，教宗乃囑咐不要在他生前，就把他石頭化了，僅許他們立下這座半身石像，石像面貌，尙形壯年。圓場大路，直通本鎮聖堂，聖堂內的聖洗泉，是庇護第十的受洗地，教宗逝世後，本鄉在泉上立碑，立像，石色潔白，字跡尙新，正中祭壇，懸一巨幅庇護第十油畫像，這幅畫是他榮登福品時，懸掛在羅馬聖伯鐸祿大殿，受人敬禮的。

站在這座小聖堂的大門外，可以一目看盡黎葉色鎮，一百家人家，排列在大路的西側，房屋都是一層平房，只有聖堂側的鐘樓，形似大樹參天，高聳雲際。鎮外一片田疇，這是威

尼斯省的巴大納 (Patana) 平原，土地肥沃。遠處的亞爾皮山脈的克拉巴峰 (Monte Grappa) 常有白雪的素冠。初夏時，一眼都是麥浪；冬日，遍地白雪，也可以說是美景宜人。

黎葉色出過一位樞機，名基尼各 (Card. Monico)，任威尼斯宗主教，基尼各樞機也是詩人，曾作過一首詩，歌詠黎葉色的景色：

「福郎各堡南面立，

透見樓閣雕畫檐，

北望雪中亞索洛，

廢墟中，

奇峰挺拔更雄健。

亞爾皮山遙遙立，

峰巒起伏如在眼，

高巖巨壁天被擋，

峰巔頭，

常被白雪白雲卷。」(一)

註
:

(1) D. B. Zarba. - Pío X. Roma 1944. P. 2

二、瑪嘉莉大

黎葉色古物館昔日的家主，姓撒爾多（Sarto），名若翰，為市政府的一個聽差跑信的人，他四十歲纔成家，娶妻三松（Sanson）瑪嘉莉大。三松氏以縫衣為業。夫婦倆生子十人，頭胎和末胎的兩個男孩，死在襁褓。活著的八個：兩男六女。大男名若瑟墨爾基阿，次男名安琪洛。六個女兒，名叫洛莎、德肋撒、瑪莉雅、安多尼雅、露絲、安娜。

這個十口之家，所有的家產，只是所住的小房，兩塊一畝見方的田地，一頭黃牛，還有市府跑信每月五十分錢的薪金，和縫衣所得的工錢。

但是這一家，富有人間最貴的產業：夫婦倆口富有家傳的宗教信仰。三松氏尤其信教虔誠。她和聖波斯哥的母親瑪嘉莉大，一同被今日義大利人作為婦女的模範。

兩位瑪嘉莉大太太都是早年喪夫，用自己的雙手，操作養家；雖窮，不羨富，不苟取。養子有方，造成了兒子聖德的基礎。

三松氏瑪嘉莉大，是一個道地的威尼斯鄉下婦人，愛樸素，性爽直，整天操勞，全心信教，看她老年的一張照像，正襟危坐，上身端方，兩眼嚴肅，嘴唇緊閉，臉上微帶著憂容，我們知道她是一個飽經憂患，意志剛強的女中丈夫。

若翰撒爾多白天常在市政府聽差，有閒，趕著耕種那兩方小地，他不暇時教管兒女，只是心裡焦急地等著兒子長大，能夠助他一臂之力，大孩若瑟長大了，已經十一歲，身體壯實，可以替他跑腿。忽然一天他說，要進修院；若翰心中一氣，悶口不言。三松氏瑪嘉莉大信仰深刻，認為這是天主的特恩。便慢慢地勸丈夫，允許兒子修道。三松氏照管八個孩子，又幫著丈夫種田，夜間還趕著替人縫衣；她不是不希望有一個助手，但是天主既然要她的大兒，她為愛天主，寧願不要助手了。丈夫看著她的信德，就被她勸服了。

大兒若瑟進了修院，第二年，若翰撒爾多竟因急病死了。三松氏料理了喪事，拭乾眼淚，吩咐大兒再回修院。家中的一群黃口小兒，由她一人養育。兩個大女兒已經知道拿針線，可以幫她縫衣，賺錢餬口。

八口人家，靠著兩方小田的收穫，那能養活呢？只有日夜趕作裁縫工。一次，兒子若瑟暑假回家，夜間談話時，三松氏嘆說：

「柏比，生活多麼苦呀！」

「媽媽，生活就是苦；不然，您那裡有功勞呢？」

大兒後來修道成功，陞了司鐸，第一次行彌撒祭禮時，三松氏領著子女們與禮。她那一天心頭的喜樂，比自己成了皇后還更高興。金錢和首飾，在她樸實的眼光裡，價值有限，不

足使她眉開眼笑；可是作了司鐸的母親，實在叫她心花怒放。在她虔誠的信德裡司鐸不是耶穌的代表嗎？

大兒聽天主教的命，往本堂服務去了，三松氏瑪嘉莉大在黎葉色的陋室裡繼續操作。她又忘記自己是一位司鐸的母親，只知道自己有七個子女。大兒偶而送一點零錢，但是大兒也該縫衣服。

若瑟司鐸後來陞了本堂總鐸，叫三個妹妹去替他理家。三松氏這時肩上的負擔，輕鬆了一些；可是家裡同時也缺少了三個縫衣的助手。

過了幾年，黎葉色鎮上的人得到若瑟撒爾多陞職的喜訊，大家向三松氏太太賀喜。她卻頭越白，背越屈，一年比一年老了。若瑟司鐸陞了滿杜亞的主教，回家的機會少了，母子不多見面。三松太太從不離開自己的陋屋，到兒子的任所。

最後一次，母子見面，若瑟撒爾多已陞了樞機。一八九三年十月十四日，新樞機撒爾多，榮旋故里。瑪嘉莉太太太老病臥床。樞機上樓時，尚能辨出是兒子的步履。

老母願意看樞機的禮服。樞機便在第二天早晨，紅袍紅靴，頸掛金鍊十字，指帶寶石戒指，登樓拜母。三松太太驟見紅光滿身的兒子，啞口無言，只能說：

「柏比，你滿身都是紅的。」

「媽媽，你滿頭都白了。」

母子兩人無聲流淚，樞機想起在陸滿杜亞主教後，第一次帶著主教戒指見母親曾笑問她說：

「媽媽，你看這個多麼好！」

母親看著自己指上帶的年久暗黑的結婚銀戒指，悽然笑說：

「若我沒有這一個，也就沒有你那一個！」

這是女子作母親的光榮，作母親的驕傲。

一八九四年二月二日三松太太病故，撒爾多樞機立墓碑說：

「三松氏瑪嘉莉大，模範的女子，明智的夫人，拔萃的慈母，一八五二年五月四日喪夫若翰撒爾多，在憂難與喜樂中，平心靜氣，以男子丈夫的魄力，抱著基督精神，教養了九個子女。一八九四年二月二日，聖善去世，完成了勞苦犧牲的一生，享壽八十有一，若瑟撒爾多樞機率弟妹等，立碑紀念。」

三、赤足上學

若瑟撒爾多生於一八三五年六月二日，家人把若瑟縮成小名柏比（Beppi）。

小柏比體格結實，成天在田間奔跑，跟鄰近的孩童玩耍，有時替母親往泉邊汲水，有時幫父親跑信。清晨薄暮，則往教堂祈禱，充作輔祭小童。

到了入學的年齡，父親送柏比入鎮上的小學。第一兩年的考試，柏比都得了賞。

黎葉色鎮的小學，只有初級二年，三年級的學生，應該往七公里外的福郎各堡（Castel-franco）。那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纔去的。柏比只得輟學。

十一歲時，柏比初領聖體。第一次心中懷著天主耶穌，柏比感到耶穌特別愛他，便許下自己要進修院。回到家中，把自己所許的，告訴父母。父親忿忿不樂，母親卻暗中鼓勵。

黎葉色鎮本堂司鐸胡撒里尼（Tito Fusarini）聽說柏比有意進修院，正中他心中的想望。胡司鐸早已理會柏比在輔祭時，端重虔誠。又聽說他常率領兒童往一公里外的淺忒樂肋聖母堂拜聖母（Cendrole）。他早已想到柏比可以成個好的修生。

胡撒里尼神父因此決定派柏比往福郎各堡上初級第三年，每天晚晌，副本堂雅姑茲神父

(Pietro Jaccuzzi) 教他拉丁文。

從黎葉色到福郎各堡，於今有一條筆直的汽車路。遊客在福郎各堡下火車，雇汽車往黎鎮二十分鐘可到，這條汽車路是庇護第十登真福品後修造的，舊的一條路多繞大灣。

柏比往福郎各堡上學，走的是那條繞灣的舊路。來回步行十四公里（約當四十華里）。因午前午後有課，父親便托福郎各堡的一個朋友斐納基（Battista Finazzi），每天中午接柏比到家。柏比早晨出門，母親瑪嘉莉大給他一口小布袋，袋裡裝著麵包和奶餅，作他的中飯，斐納基夫人看著這個壯實的孩子，常怕他吃不飽，每天給他加點東西。柏比不願白吃人家的東西，便幫斐納基的孩子，溫習功課。

四年的工夫，除了假期，柏比每天往來福郎各堡道上，從沒有逃過學。冬天下著大雪，刮著冷風，他的足跡，一步一步的印在雪上。身上衣服雖薄，年輕的血氣正旺，夏天的清晨薄暮，空氣涼爽，柏比走出黎葉色鎮，立刻脫下靴子，把靴用麻繩繫著，放在肩頭，自己亦著腳走路，到近福郎各堡時，拭去腳上的沙泥，再穿上靴子進城。午後下了學，走出福郎各堡城，又脫去兩靴，背在肩上。走到快進黎鎮時，他纔穿靴回家。一次半途，遇著本鎮的一個老者，架著牛車回鎮，老者叫他上車，一同歸去。牛車入鎮時，老者見他穿靴，很以為奇，便問他怎麼走路不穿靴，回家反倒穿靴子。原來他是怕走破了靴，父親多花錢。進城入

鎮，赤著腳則不好看。

晚晌回家，吃了飯，跑到副本堂處讀拉丁文，從少就養成了這種不知道空閒，整天勤勞的習慣。柏比的天性很活潑，臉上常是笑嘻嘻的；可是他說一句話，算一句話，意志很堅決。他的天資格外聰明，在福郎各堡讀了四年的書，考試常是名列第一。

在最後一學年裡，弟弟安琪洛也一同去上學了；而且父親還買了一輛驢車。這大約是若翰撒爾多藉著妻子和女兒們的縫紉，積下了一點錢，或者是瑪嘉莉大三松，緊縮家裡的花費，再多趕幾次夜工，把節省和趕工縫衣所得，買了一輛驢車，免的兩個小孩，天天跑遠路。

黎葉色鎮，前些年有一個老頭兒，喜歡向人講柏比兄弟上學的事：「看他們弟兄倆去上學，很有趣。兩個都是小孩子，常常爭著架車，柏比總是得勝。他雙腳立在車上，揚著鞭，兩手緊握著韁繩，一拉一呼。」(一)

駕著車子，吆喝著驢兒，上了一年的學，小學六年已畢業了，柏比於今該進修院，父親和本堂司鐸都出不起學費，這有甚麼辦法呢？黎葉色鎮上的人，大家都搖著頭，說這事不會成功。

註
:

(1) F. Zanetti-Pio X. aneddotico. Roma 1937. P. 20

四、巴杜瓦修院

本堂神父胡撒里尼，多方沈思，找到了一條出路。一千三百六十三年，波洛讓（Bologna）城一位司鐸，在巴杜瓦（Padova）修院，設了獎學金，津貼貧苦修生，巴杜瓦教區隸屬威尼斯教省，威尼斯宗主教可以指定獎學金的一部份名額，在一八五〇年時，威尼斯的宗主教，恰好是黎葉色人 慕尼各樞機。

胡撒里尼神父央請本區副主教加沙克朗德（Casagrande），給慕尼各樞機上書，請為柏比指定一獎學金，書於一八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發出，庇護第十後來曾對自己的朋友馬格松神父（Angelo Marcheson）說：

「要處在同樣的境遇裡，纔可以懂得一個青年心裡的憂急。青年知道自己該當進修院，但是家裡一分餘錢也沒有，他一心等著求著，從甚麼地方可以給他一點幫助。」（一）

焦心地等了三個星期，三個星期裡全家誠切祈禱，八月二十八日，加沙克朗德副主教轉來威尼斯宗主教的回信，允給獎學金。胡撒里尼神父收到了回信，向柏比說：

「柏比你跪下感謝天主罷！天主對你將來必有特別的措置，不久，你可以進修院了，你

可以跟我一樣將來做司鐸。」(二)

本堂和副本堂，讓出兩件青色長袍，作柏比的修院服裝，母親瑪嘉莉大趕著也縫幾件換洗的汗衣，九月十九日，柏比在本鎮聖堂行「穿衣禮」，胡神父給他穿上長袍，求天主和聖母，降福他的聖召，全鎮的人也來向他道賀，祝他前程遠大。瑪嘉莉太太大吩咐其餘的子女們，以後向大哥應該有禮貌。

十一月間，柏比提著一口粗布袋，袋裡裝著幾件粗布衣，由父親陪著，帶著本區主教的證書，往進巴杜瓦修院。

巴杜瓦離黎葉色約半小時的火車。在文藝復興時代，城內的大學享過盛名。城內的修院在義大利的修院中歷史最古，院中設有印書局和圖書館。

若瑟撒爾多在一八五〇年進修院時，年十五歲。修院的紀錄冊上記著：他「身材中等，體瘦，一身骨頭。」

這個一身骨頭的修生，在各方面，馬上顯出駕乎人上。修院的紀錄，連年都繼續寫他的好評。第一學年考試，成績居同班第一，紀錄冊上有院長的按語：「品行完全，上等的聰明，記憶力很強，前途無限。」第二年的按語是「出類拔萃」第三年攻讀哲學，教授們的評語是：「教義科：成績出眾，對於講義的各部份，都留心注意。哲學科：成績出眾，具有推

理的智力，不平凡的學識。義文科：對文豪的作品，賞識力很高，作文，文筆通順，富於文學學識。希拉文科：徹底了解文規，翻譯正確。歷史科：對於近代史的史事和年系，學生中很少有像他一樣的了解。」哲學畢業後，攻讀神學。每年考試的評語，都是這樣的稱譽。最後一年的神學考試，紀錄是：「教義神學科：上下兩學期，成績出眾。講道科：口才成績，上下兩期，都出乎眾人以上。教授要理方法科，上下兩期，也是成績出眾。」(三)

每年暑假，柏比在家裡住三個月。早晨五點，起床，進聖堂行默想，輔彌撒祭。每週屢次領聖體。輔了彌撒，獨自念聖母小日課。白天，幫助本堂神父，幫助父親，做些雜事，晚晌，跪地念一章新約聖經，再和父母弟妹誦晚課。

暑假將完時，黎葉色的人家，彼此湊集一點捐款，送給柏比，作他買書縫衣和零用費。在修院的第二年五月初，若瑟覺到心中很不安，坐臥不定，他去見院長，要求許他回家。院長問爲甚麼。

「我父親有病！」他滿眼流淚答說。

「你家裡來信沒有？」院長很稀奇。

「沒有來信；但是我覺到父親必定有重病。」

立刻動身回家，到家時，父親病已垂危，一命歸天。喪事畢，再回修院，心裡切念家中的寡母。

過不多時，本堂胡撒里尼神父，年老多病，辭職退休。副本堂雅姑茲神父又調任他處。若瑟撒爾多感到本鄉已完全換了光景！昔日安樂地，今成憂苦鄉；但幸而還有母親在家。每年暑期仍舊回鄉看母。

第六次暑假時，母親借了一輛馬車，打發女兒德肋撒和她的丈夫駕車往巴杜瓦接他。柏比很感激母親的好心，把衣箱放在車上；叫妹子趕著車先走，他說：

「我高興看一看巴杜瓦城的街道。出了城，我纔上車。」

回到家，柏比請母親以後若派馬車，車上不要有女人，另外不要有年輕的姑娘，瑪嘉莉大太太笑說：

「德肋撒不是你的妹子嗎？」

「我知道她是我的妹子；但城裡的人怎麼能夠知道，他們只會說一個修生，同一個年輕的姑娘坐馬車！」

但是若瑟撒爾多並不是一個拘拘束束，不明世事的修生，他看事有判斷力，而且從少就好談諧。某年暑假，一晚在本堂司鐸家裡遇著本區拉匝理教腳（蒙席 Lazzari）拉蒙席素愛自己「教腳（同主教）」的身份，衣服上常炫著紫色，這一天晚晌，他把手杖忘在朋友家裡。柏比獻勤去拿，剛走出門，忽然轉回來說：

「蒙席，朋友家裡的手杖有好幾根，我不願拿錯了，蒙席的手杖，是不是上面帶有紫絨的？」

大家一聽，哄然大笑，拉蒙席也明話意，張口笑說：

「小頑皮，快些跑！」

柏比早已飛跑出門了。

一八五八年，他給雅姑茲神父一信，說他節省用費，從修院的印書館買了《聖金口若望全集》二十四冊。巴杜瓦修院那時正選印教父們的名著，修院的印書館在一六九八年時，已刊印聖多瑪斯的《神學大綱》，若瑟撒爾多的哲學神學思想，多受聖師們的著作的薰陶。若瑟撒爾多又性好音樂，至最後一年，成了修院聖樂班的指導。

一八五八年夏，神學畢業，他優越地完結了修院的學程。九月十八日，在福郎各堡城聖堂，晉陞司鐸。

註：

- (一) René Bazin-Pio X. Paris 1928. P. 19.
- (二) 同上。
- (三) 見René Bazin-Pio X.第二章。Dal-Gal-Pio X.第一章。

五、東波洛副本堂

一八五八年九月十九日，若瑟撒爾多在黎葉色本堂舉行第一次彌撒聖祭。八年前的同一天，瑪嘉莉大曾看著柏比第一次穿著修生長袍，那時心中充滿著希望，也充滿著恐懼：誰敢保柏比一定達到目的呢！八年後，她在本堂裡已經看著柏比走上祭壇，穿著司鐸的祭服，他已是耶穌的司祭，他已登壇行祭，瑪嘉莉大這時心中一切憂懼都消失了，她只流著喜淚。

首祭後，若瑟撒爾多在家休息了一個月。十月中，接到本教區主教的命令，委他任東波洛 (Tomboio) 的副本堂。

「媽媽，我被派到東波洛去！我不太喜歡那個地方。但是長上既有命，我就動身。」(一)
東波洛是一個兩千人上下的小鎮，在黎葉色鎮以南福郎各堡以西。居民多半是牛販，生性粗暴，好飲酒，喜動口角，惡語瀆神，所幸的是尙保有鄉間的好習慣，樸素誠實。

撒爾多司鐸於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東波洛。瘦瘦的身材，滿頭栗髮、額高、眼大。所有的行李，是身上的一件青袍，一件黑大氅和手中的一口舊皮箱；箱裡幾件換洗的衣服，幾冊神學哲學書。但是他有兩件隨身的法寶：即是他少年的體力和內心的熱誠。這兩件

法寶，正是東波洛本堂司鐸公斯當定義神父（Antonio Costantini）所等候的，因為他自己久已是體弱多病。

少年的撒爾多神父，馬上成了東波洛青年們的朋友。音樂班、運動會、教義科，接二連三地在幾個星期內都組織了。撒爾多神父教他們唱歌，跟他們一塊兒踢球，給他們講教義。

一個晚晌，幾個青年講到了販牛，埋怨自己不識字，遭人的欺騙。撒爾多神父說：

「我們成個夜校罷！」

「巴不得了！」青年們齊聲答應。

第二天就開始報名；願意上夜校的，不單是青年，而且也有成年人。有的稍爲識字，有的完全不識字。

「識字和不識字的分成兩班，——撒爾多神父給他們說——市立小學的教員教那班稍識字的，不識字的歸我教。」

「爲甚麼你教不識字的呢？」別人問他。

「因爲更難，更費事。」他笑著答覆。

「我們該給甚麼報酬？」東波洛的牛販們，習慣講價交貨，便問他要甚麼。

「錢和報酬，我都不需要；所要的，是你們要許下不再出言瀆慢天主！」

青年和成年人們，便一個一個地伸手和他握手。這緊緊的一握，就是表示接受入學的條件，每個人許下改除瀆神的惡習慣。

夜間有夜校，他白天更是沒有空閒。公斯當定義神父大半的歲月，消磨在病榻上，一切的職務，都靠副本堂代替。本堂神父的姪女說：

「每天清早，若瑟神父到本堂神父住宅裡，爽爽快快地問我叔叔今天有甚麼地方不舒服，若是叔叔回答今早身體不大好，不能夠起來。若瑟神父說：莫著急，莫著急，不要發愁，有事讓我去做。叔叔說：你今天有一次講道呢！他說：不必管這個講道，我也可以講兩次。」

「若瑟神父身體很瘦，天天總是累的不堪，但是他自己似乎不理會，常像一架流動不息的機器。」(一)

一次，若瑟神父遇著一個鄉下婦人，舉起腳對她說：

「你看，我的靴底走穿了，走遠路去看你病在床上的老祖父，走破了我的靴。」

靴底，大約不是爲看一個老病人走破的！他常是整天流動不息，靴底那耐得住呢！可是走路看病人，靴底受的摩擦，一定更多；而且藥鋪裡，常掛他許多的帳。他自己素來不生病，絕不吃藥，藥帳都是替別的窮苦病人買藥而掛的。

副本堂的收入很少；有時往鄰近教堂講道，略有額外的收入。積下來，寄往家中的寡

母。可是若寄的稍晚，錢就流入別的窮人手里了。

一次，他被邀去講道，得酬報費金元一元；這是一宗例外的大款。當他回來時，袋裡的金元卻不見了；已經在半途給了窮人。

又一次，他被喜大德拉城 (Citfabelia) 的本堂，邀去作一次弔喪演講，回來時，高興地向公斯當定義神父說：

「他們給了我一個熟諾亞銀元。」

「於今你可以爲你自己買點東西了。」——本堂神父吩咐說：

「我已給了人了！」

公斯當定義神父睜眼看他，搖搖頭。他身上的衣服真是粗舊極了，另外那件大氅，別人都笑他是從戰場上帶來的呢！一次他到福郎各堡去講道，本堂司鐸勸他在鎮上買幾尺布，回來做件新的。講完了道，正要上街買布，忽然遇到他叔父。叔父走來訴苦，他便把講道的酬金，悉數給了叔父，自己仍舊披著舊大氅回來。

他床上的布褥，補綻加補綻，一天妹妹洛莎把自己縫衣積下的錢給了他，要他到喜大德拉城去買兩條新的。他謝謝妹妹，拿著錢走了，當他轉來時，卻是一隻空手，布既沒有，錢也沒了，他笑對妹妹說：

「布褥還可以再補，可以等一下纔買，沒有麵包吃的人，我不能叫他等著！」

鄉間本堂和副本堂司鐸的收入，多是農家所送的農產品。若瑟撒爾多神父每年也收得一些麥子，和一些玉蜀黍。一八六一年春天，地方上鬧饑荒。一個壯丁來找撒爾多神父，想借十個「呂耳」（義幣）作路費，到外省找工作。撒爾多神父說：

「有錢我一定給你……錢……我那裡有！」

「玉蜀黍有沒有？」

「玉蜀黍是有！」

「那麼……」壯丁口吃吃地想說，又不敢說下去。

「那麼，你就去拿一口布袋來！」撒爾多神父很爽快地完結了壯丁的話。

壯丁帶著布袋來了，撒爾多神父指著屋角一堆玉蜀黍說：

「把這一堆分成兩半，你拿一半，一半留給我，你看好不好？」

「好極了！」壯丁的眼角，掛上了幾顆粗大的淚珠，臨別時，吻著副本堂的手，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又一年的夏天，他剛收了三袋玉蜀黍。一個失業的窮人，妻子病在床上，兩個小孩嗷嗷待哺，若瑟神父去看他們，問失業的人說：

「你有一口布袋嗎？」

「我只要一點玉蜀黍粉，蒸一塊饅頭就夠了！」失業的人很謙和的答說。

若瑟神父卻給了他一布袋的玉蜀黍。而且吩咐妹子說：明天還有一個窮人要來，便把另一袋玉蜀黍給他。

餘下的一袋當然不夠自己吃。撒爾多神父並不掛心，他告訴妹妹：天主不會讓救貧的人餓死。

身上穿的那件青色長袍，實在破舊不堪了，青色將變成黃色了。妹妹們和朋友們都異口同聲地說應該縫一件新的，他想，這一回布是不得不買了。

他回到黎葉色鎮，上一家熟識的布店，說是要買一件青袍的衣料，選定了布，講好價，他忽然向布店老板說：

「巴斯卦先生，你聽我的喉嚨真好。我到東波洛作副本堂，學會了唱歌！」

他便放開喉嚨，大唱信經（Credo）布店老板懂得了唱信經的用意，笑著說：

「本來我就希罕，你這次來，衣袋裡規規矩矩竟分文不少！」

順手拉過帳簿，寫上「掛帳」（Credo）（三）把布交給他。

黎葉色的人，大家看見過他從小長大，知道他捨己爲人。他要賒點布，那能不答應呢！

註：

- (一) Maria Sartor 羅瑪列品案件 第四十頁。
- (二) A-Marchesan-Pio X. P. 113
- (三) 信經(Credo)是大禮彌撒的一段歌曲，這話的拉丁原文和義大利文的賒帳一語，聲音相近。

六、講道成名

黎葉色鎮上的牛販子，多是深夜回家，清早出門。當他們回家和出門時，經過若瑟撒爾神父的窗下，窗口常見燈光，他們彼此問副本堂夜裡究竟熄燈嗎？

「說說實話，你一夜睡幾點鐘，可以算是睡夠了？」——一次他們真的去問副本堂。
「睡四點鐘就夠了！」——若瑟神父坦白地答說。

一天早晨，公斯當定義神父因故黎明出房，看見副本堂的門隙有燈光。彌撒後，便取笑他昨天過於累，上床竟忘記了熄燈，若瑟神父答說，那時他不是睡在床上，他已經是坐在書案前了。

「你起來這麼早幹什麼？」本堂神父睜著驚異的眼睛相問。

「有多少東西該讀該寫！」

深夜清晨，若瑟神父獨對書案，閱讀神學哲學書，預備講道稿。講道稿寫了以後，常念給本堂神父聽，請他指導。在第一年，一次，公斯當定義神父聽了他的講道稿，苦笑著說：

「若瑟神父，這不是講道，這是亂七八糟。以後再不要這樣了。」

若瑟神父高高興興把稿子重寫了一遍，以後請本堂司鐸聽一遍講道稿時，本堂司鐸間而說：

「若是我去講，在這一點上，我就不這樣說。」

若瑟神父爽爽快快地接受本堂司鐸的指點，把那一處加以修改。後來，本堂神父越聽越佩服，屢次笑著說：

「若瑟神父，你加小心，你講的比本堂神父好，那就不高明了！」

公斯當定義神父同若瑟神父已經住了八年，徹底認識他的品格和才識，不但成了好友，而且很不願意他埋在東波洛。一八六六年的春天，本堂教區的一位參議，馬朗哥尼教（蒙席 Luigi Marangoni）因事到東波洛鎮，本堂司鐸乘機向他稱讚本堂才德。

「參議蒙席，請到主教府說一說，一位副本堂這樣有才德，被埋在一些牛羊販子裡，實在不大公道！」

「你說得有理。但是這個青年是從巴杜瓦修院出來的，本教區的人都不認識他。」

「那麼更應該向主教府去說。」

「你相信你的副本堂能夠在主教大堂作聖安多義節的講道嗎？……你知道這次講道非常重要，不單是本城主教大堂的聖職人員和教友們，都來聽講；而且每年講道的，常是有名

的講道司鐸。

「他很能夠去講。」

「好了！你的副本堂就請來主教大堂講道。」

六月十三日，聖安多義節，撒爾多神父往德維索城 (Treviso) 主教大堂講道，他不知道本堂司鐸事前的週旋，但是講道稿是經過公斯當定義神父聽過的。本堂神父寫信催朋友們去聽：

「你們多約朋友去聽，回來告訴我，成績怎樣。你們留心我的話：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要見他作一個重要本堂區的總鐸，以後再要披紅戴紫……以後……？」

聖安多義節的講道，轟動了全城，大家都問從那個村裡能來這樣一個口如懸河的青年司鐸？本區齊能理主教 (Mons. Zinelli) 賞識了這位副本堂。過了六個月，令他參加「本堂司鐸職」的競考，考試獲中。一八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升為撒爾匝諾城 (Salzno) 本堂總鐸。

正當這時，奧皇割讓了威尼斯給法王拿破崙第三。拿皇又轉讓與義大利。撒爾多一家於是成了義大利的國民，滿了素日的心願。安琪洛原是充當警察，大家勸他不必改業，安琪洛卻認為會向奧皇宣過盡忠的誓，所騎的馬也是奧國政府的，自己應該先到奧京，講求奧皇免誓，把馬歸還奧國政府。他到了維也納，奧國警察局卻說，地既割讓，盡忠的誓失了效力，

馬匹更是不必還了。

撒爾多一家清貧，兄弟姊妹爲人正直，舉止不苟。

註：

- (一) Dal-Gal. Pio X. P. 44
- (二) René Bazin Pio X. P. 38.

七、撒爾匝諾總鐸

撒爾匝諾是德維索教區的一個大本堂區，位在鄰近威尼斯教區的農村裡。市鎮上的人民，素稱富饒，智識程度也高。他們的總鐸，歷代都是教區很有聲望的司鐸，這次，鎮上聽說一個年纔三十二的鄉下副本堂，調升他們的總鐸，都憤憤不平。他們選派紳士和一個資格較老的市議會議員往見本區主教，要求收回成命。齊能理主教早知來意，在他們沒有開口以前，劈頭就說：

「我委任了東波洛副本堂作你們的總鐸，對撒爾匝諾，我可以說是很有功勞。我給你們選了一位金玉可貴的本堂神父，他雖沒有什麼頭銜，你們只要試一試，心中必定滿意。」

齊能理主教順手就給他們介紹新總鐸，他們剛被主教的一席話，說的還不知道答覆時，忽然看到一個灰塵滿頭，剛從鄉下趕到的青年司鐸，瘦面蓬髮，大家都瞠目相向，臉上顯出失望的神色。老市議員轉頭附耳向一個紳士說：

「主教說對撒爾匝諾很有功勞，……他真作了一樁美事！」（一）

齊能理主教沒有讓紳士們說明來意，吩咐新總鐸於七月十四日往撒爾匝諾上任。

七月十三日星期六，下午，若瑟撒爾多神父抵撒爾匝諾，三個妹子已經先到了，收拾了房屋。次日主日，大禮彌撒新總鐸登台講道。撒爾匝諾人覺得這位鄉下來的副本堂，講話很入他們那班城市人的耳。紳士們也感到主教的話大約不錯；「你們只要試一試，心中必定滿意。」新總鐸的口才，還可以配得上撒爾匝諾。

前任總鐸深居簡出，遇有人敲門，女僕先開小窗，問有什麼事。撒爾多總鐸到後，立刻開著大門；來見的人用不著敲門，可以直入他的辦公室。無論早晚，來者必見，見者必滿意而歸。

還是許多不來見的人，撒爾多神父便去找他們。他挨門依戶，拜訪本堂區的居民。一進門，就有他宏亮的笑聲，坦白的笑容，跟男女老少很和氣地談話，詢問家裡的光景。撒爾匝諾的本堂區，原先像是一口死靜的塘水，於今忽然感到水動了，雖然尚是微風起波，但大家理會水塘將要決口，死水將變為流動的活水了。

撒爾多總鐸訪問了各家住戶，他已認識了本堂區，他知道第一樁該動的事，即是宗教教育，從小孩到成人，都應加上一番教理訓練。鄉村裡的本堂住戶少，本堂司鐸終年講要理，教友對於教義很清楚。大市鎮裡的本堂，住戶多，司鐸忙，宗教訓練便忽略了，城裡的人，知道教義反不及鄉下人。撒爾多司鐸把本堂區的教友分成各級的訓練班，每班每週一次受教

義訓練，有不到的，下次必去找來。他寧願容忍教民不參加宗教儀禮，不願容忍教民不來受教義訓練，爲引起教理訓練的興趣，星期日下午，舉行對話式的教理講解，一位司鐸發問，一位司鐸作答。結果來聽講的人，不僅是本鎮的教友，鄰鎮的人也多有趕來的。鄰鎮的本堂司鐸因此有向主教抗議的：說是星期日下午，自己的聖堂都空了，教友被撒爾匠諾本堂吸引了。主教答說：你們就不知道照樣去作嗎？

爲預備小孩們初領聖體，撒爾多神父更加用心。前幾年撒爾匠諾一對老夫婦，還能憶起若瑟總鐸講要理的光景。老婦人說在初領聖體前，一次聽講要理時，絮叨地跟同伴談笑，撒爾多神父走來，把自己的三角帽，用勁向她頭上一按，她一臉通紅，頂著三角帽。一直頂到講完了要理。老漢也說在初領聖體前，聽要理，常站在講台下面，稍微不規矩，總鐸把三角帽一扔，就扔在他的腦上，若是另一個小孩又頑皮了，撒爾多神父把三角帽抓去，按在那一個頑皮的頭上。因此小孩們都彼此計算著戴三角帽的次數，便知道了受懲罰的次數。(一)

本堂區若有病人，撒爾多神父常是自己去看，不叫副本堂替他，一個病人病久了，他便多次去訪問。白天，事務無論多麼忙，看病人，他是必要親身去。

一八七三年，撒爾匠諾發生瘟疫，病亡枕藉，民心惶惶。撒爾多神父晝夜奔走，給染疫的人，施行聖事。一天，他走進一個房間，黑沈沈地，只聽喊說：

「神父，我死了，我死了！」

「呵！你怎麼樣死了！你不是還活著嗎？」

「我就要死，我就要死，快些給我行告解！」

「當然，給你行告解。」撒爾多神父壯聲答應著。

忽然轉身向病人一個親人說：

「快到蘇加洛 (Sogano) 酒店買兩斤酒來，掛我的帳。」

聽了告解，酒也買來了，若瑟神父倒下一杯酒，勸病人喝，病人只搖著頭，咕嚕咕嚕地說：

「神父，我就死了。我不喝酒，……我喝酒就死了。」

若瑟神父理會了病人的心理。病人是信人家傳說醫生用毒藥毒殺染疫的人。怕酒裡有毒。他一舉手，自己把那杯酒喝乾。再給病人倒一杯，病人開始喝一口，又喝兩口，三口。喝了一杯，再勸一杯，連勸四杯。病人夜間發一陣熱，第二天病竟好了。

染疫死的人，都在夜間發葬，撒爾多神父是有葬必送，一路誦經陪著棺材入墓園。一個晚晌，他穿著小白祭衣，披著黑領帶，站在一口白板的棺材前。昏昏的黑夜，周圍都是死靜，三個抬棺材的人，呆呆等著，可是第四個人，總不見到。撒爾多神父便一聲不響，走到棺材一角，說一聲：走罷！他口誦聖詠，抬著棺材走。

瘟疫過去了，他總算好，沒有染上瘟疫；但是他一身已是骨瘦如柴，面黃，眼陷，朋友和妹妹們強迫他回家休息。過了一個月，精神纔恢復。

撒爾匪諾人，現在已經親身試過了，他們都愛他們的總鐸了。無論家事私事，大家都找他問主意。他過路時，一路都有人向他打招呼。小孩子看見他走來常是一擁而上，吻手牽衣。一個星期日午後，他從鄉下看了病人回來，走到將進市鎮時，遇著從多洛(Dolo)鎮來的一隊少年。少年們大聲呼嘯，趕著馬車迎頭衝他，路旁站著的撒爾匪諾人，看見多洛人的無禮取鬧，彼此一招手，舉著拳頭，向多洛人跑去。少年們看看來勢不佳，掉轉馬頭，一溜煙地逃了。

註
:

- (一) 德委案列品案件 第五〇六頁。參看 E. Bacchion-Pio X, Arciprete di Salzano. Padova 1925. P. 53.
- (二) Don Cojazzi-Papa Sarto 取 "Il Quotidiano." 16 febbraio 1951. Roma.

八、借債救貧

撒爾匝諾的居民，多半業農。市鎮外，阡陌相連，四望都是田疇，田間夾著溝渠，渠旁種著榆柳。

威尼斯省爲義大利農產富饒的地區；但是鄉村裡也少不了窮人，春夏之交，兩年的收穫若不相接，窮苦的農民，竟至家無餘粟。撒爾多總鐸便提倡組織雛形的合作社，給農民們貸款。

市鎮上有幾家小工廠。一家絲織廠，由一猶太人主辦，廠主名雅古爾（Mose' Vita Jacur）。廠裡有女工三百人，撒爾多神父跟雅古爾接洽，改善女工的待遇。這個猶太人後來成爲義大利上議院議員，終生和撒爾多神父爲好友，常慷慨幫助他救濟貧人。

若瑟撒爾多胸中有一顆「欲濟天下」的大心，只可惜手不從心，手上常沒有餘錢。他唯一的兩件銀器：一隻銀錶，一個銀盤，不斷地在當舖裡出入，窮人要錢時，銀器入當，手裡有了錢，再贖出來。

一天中午，妹子洛莎進到廚房，忽然兩手抱著腦袋喊說：

「啊呀！鍋子怎麼不見了！」

她剛把一塊肉放在鍋裡，架在灶上燉湯。出去祇一會兒，回來只見了空灶。若瑟神父笑說：

「貓吃了。」

「貓吃肉，怎麼吃鍋子？」洛莎心裡有些氣憤。

若瑟神父便把實情告訴她。剛纔來了一個窮人，妻子病了，家中四個孩子，中午沒有麵包，他便連肉連鍋，給窮人拿去，叫病的婦人吃點肉湯。

「那麼今天自己吃甚麼呢？」妹妹睜著眼問他。

「麵包和奶餅！」

撒爾匠諾總鐸的收入，比較東波洛副本堂的收入，多過好幾倍。可是若瑟神父的飯桌上，常是清淡的蔬菜；有時則連蔬菜都不見，僅只見黑麵包。

一八六八年的冬天，天氣特別冷，冬天又特別的長。若瑟總鐸屋裡放著一大堆柴。一位來訪的司鐸問撒爾多神父說：

「你那堆柴，我看每天減的很快，你怎麼燒那麼多？」

「這裡的門都是開的。」撒爾多神父帶著半滑稽半認真的神氣答著。

「門開著，也不會燒那麼多的柴！」作客的神父仍舊懷疑。

「門開著，便有人來拿柴。」

「柴都拿了，你怎麼辦？」

「我還年輕，不怕冷。」

冬天終於過去了，那一年的收成卻又很壞。撒爾多神父向各處爲本鎮募捐，他自己認捐玉蜀黍二十袋。妹子們抗議說：「這是把自家所有的都捐盡了。」他的答覆是：「天主不會讓我們餓死。」

捐盡了玉蜀黍還不夠！一天，一個男子抱著嬰孩來受聖洗，向他訴苦，他又吩咐妹子，把屋裡所有的豆子，都給了那個男子。

有一個名叫德馬基 (Andrea De Manchi) 的窮漢，常向他借錢，但到期必還。撒爾多神父很喜歡他，他也很敬重總鐸。有一天，窮漢提著兩隻火雞，要送給總鐸。撒爾多神父笑說：「把雞提去賣了罷！我有麵包和奶餅就夠了，我不慣吃雞呢！」

總鐸住宅裡，有一輛馬車，若瑟神父往鄰近的市鎮時，間而坐一坐。照常馬車常是被人借走。過不多時，車子用破了，馬更累的不堪。一天，借車的人不習於駕車，把馬的雙腿跌得鮮血橫流。撒爾多神父憐惜那匹不幸的馬，央請一位來訪的舊友司鐸把車子賣了。舊友說：「我可以替你把馬賣了，車子是沒有人要的。」以後，來借車的，則要自己備馬了。

窮人來求接濟，凡是手頭上可以遇到的東西，他便順手給人。自己的衣衫和床上的鋪蓋，也有時不翼而飛。妹子們無法阻止，只好把緊用的東西藏起。他所有的衣服，雖有妹子們經常洗刷，縫補，但有時實在補無可補。一天早晨，來了一個叫賣的布販，恰巧遇著撒爾多神父的一位好友司鐸來訪。洛莎便偷偷地求長兄的朋友說：「若瑟神父連換洗的衣衫都沒有了，他昨天收到一點錢，請你勸他買幾尺布。」朋友答說：「盡力，盡力。」但是無法說服若瑟司鐸。他便吩咐賣布說：把布剪了。剪了布，講價。講好了價，轉身向撒爾多說：「布已剪了，錢歸你給。」洛莎喜的眉開眼笑，那次算是勝利了。

這樣捨己濟人的司鐸，天主不能不聽他的祈求。一天，他下鄉看一家教友，近處人家忽然失火，水少，火勢兇猛，無法撲滅，火焰已將延燒馬草堆，家中人號啕痛哭，撒爾多神父趕到，心中很不忍，大聲說：「不要怕！不要怕！火就滅了。」立時，火焰轉了方向，不一時，火竟自滅了，大家都驚為奇蹟。

一年，鄉間的葡萄生了一種怪蟲，嫩枝變成了煙黃色，慢慢地就焦萎。居民心極不安，不知道殺蟲的方法。撒爾多總鐸告諭教友說：「下星期日，聖堂打鐘，我為你們的葡萄林行祝福禮，你們同我一同祈禱。」祝福禮畢，蟲即絕跡。(一)

但是在金錢上，天主不大願意顯靈。鎮上的醫院，又舊又小。撒爾多神父勸募善捐，改

建新醫院。得的捐款不敷用，他只得借款兩萬五千呂耳。這個數字，在當日說來驚人。

本區主教來視察教務了。撒爾匝諾人沒有不說總鐸好的。齊能理主教很高興自己前日所說的：「我委任東波洛副本堂任撒爾匝諾總鐸，對撒爾匝諾我可以說很有功勞。」今日完全應驗了。視察後，寫著評語說：

「本堂口的宗教精神很好。教民和本堂司鐸一心一德。教民勤領聖事，使主教心中很有安慰。領聖體的數字很高；小孩對於要理，有很好的訓練。一切關於宗教禮儀的節目，事事合法。」(一)

評語不能再好了；但有一樁事卻叫齊能理主教擔心，就是撒爾多神父的債務。債務的理由，千真萬確；可是若多積了債，將來怎樣還呢？他把若瑟神父召到府內，向他說：

「將來你會叫討債的人，把聖堂的燭台都拿去作抵押。爲預防你再去冒險，我升你爲主教的參議。」(二)

若瑟神父慌忙辭謝，說自己是鄉下粗漢，不諳人情世故。齊能理主教接著又說：「即日發表你爲主教府秘書長，兼修院神師（訓育主任）。」若瑟神父只好垂頭聽命。

怎樣把這事告訴妹子們呢？在東波洛時，妹妹洛莎和安娜已經助他理家，到撒爾匝諾，露絲也來了，理家的是三個妹妹。露絲後來和管聖堂的青年波斯金（Luigi Boschin），發生戀愛，被送了回去。於今他該往德委索城，住在修院裡，妹妹們不能去。

他從主教府回來，面有憂色，妹妹們心中有疑，便問他，主教說了甚麼事。他爽直地說：

「主教要我到德委索去做參議。我做司鐸，就是為聽命。你們也該順聽上主的聖意，你們自己去作工糊口。」

送走了兩個妹妹，還清了一部份債。餘下的債，約定以後每年分期償還。交代了一切事務，告別了教友，他便往德委索城去了。臨別時，灑了許多滴淚。他寫信給朋友說：

「我離別我的教民，我的小學生，我的窮人，我的花木，我曾痛哭了一場。」^(四)
在撒爾匝諾住了九年。撒爾匝諾當時一個當地土語詩人，作詩讚美他說：

「來時衣裳舊且破。

去時篋中沒汗衫。」^(五)

註

- (一) 德委案列品案件 第三百三十，三百三十一，三百四十二頁。
- (二) Dal-Gal-Pio X. P. 70
- (三) Rente Bazin.-Pio X. P. 49.
- (四) F. Zanetti.-Pio X. aneddotico. P. 57
- (五) Dal-Gal-Pio X. P. 76.

九、修院神師

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撒爾多教卿（蒙席）第一次在德委索修院向修士講道：

「可愛的青年修生們，你們不要想我是具有教育青年的長久經驗，具有豐富的神學和神修學的學識。也不要想我長於發表思想，知道穩當地引導你們，指點你們，藉著天主的助佑，在德行上前進。我不是這等的神師，這些長處，我一點也沒有。我只是一個鄉下的本堂司鐸，因聽天主的命，纔來到這裡。天主的聖意既是這樣，你們也只好安心聽聽鄉下的司鐸講道罷！若我沒有合於上峰所派定的職務、應有的才德也請你們原諒。」（一）

因為他自己說沒有才德，修生們反而信他有才德了。修生們聽了第一次講道，彼此驚嘆說：「你聽了鄉下本堂神父講道嗎？一遍多麼好的道理。」

知道借債救貧的人，不能不愛青年修生。愛修生的神師，修生們一定全心信任，有疑必問，有答必從。德委索修院的修生們，立刻愛敬撒爾多神父。

一個修生，家中遭難，要緊有一百五十呂耳。他往見神師，撒爾多教卿答說：

「我很抱歉，我手頭只有幾個呂耳！」

修生一聽，雙淚直流。撒爾多神師拍他的肩：

「不要哭，不要哭！明天你再來，誰知天主不想法呢？」

明天修生來了，兩眼包淚。撒爾多神師笑說：「好了！好了！我找著了！」遞給他一百五十呂耳，囑咐他說：「不久，你將晉司鐸。那時，你再慢慢還我。這些錢，是我特爲你借的。」

有些修生，家境清貧，缺衣缺靴。撒爾多神師曾經親身經歷過窮苦修生的困難，特別對他們表同情，盡量與以幫助。

但是他最注意的，是修生們內心的修養。他極看重司鐸的地位；所以對於修生的神修，很認真，很嚴格。一有錯，便直言不諱。旁人有責他過嚴的，他答說：「你們知道，他們是要晉司鐸的。現今若不教他們好好走直路，日後成甚麼樣的司鐸呢？」

修生們不怕他的嚴格；在他的嚴格下，大家感到一顆充滿慈愛的赤心。他儘管指責，修生們卻更加信任。

撒爾多神師在修院裡，不辭辛苦，每早講默想，每主日講聖經，每週作神修訓話，每月行反省日，每星期兩次聽告解。在嚴冬裡，修院不生火，他在一間小房裡，坐聽告解好幾點鐘，手足僵凍心常鎮定。附屬預備修院，有小學生初領聖體，撒爾多神師親自講要理。修院

副院長勸讓人代講，他說那是神師的職務。

主教府秘書長，是主教府最忙的差使。撒爾多教卿在主教府，上午辦了五小時的公事，纔夾著皮包回修院。皮包裡有主教府來往的公文，夜間人靜時，他再繼續清理。每夜常是最後一個熄燈。隔壁的一位教授每每敲牆壁，勸他早睡：

「蒙席，上床去睡罷！公文留到明天再辦。工作太多，作事反少。」

「神父。你說的對，那麼你先請上床，好好睡去罷！」

他繼續燃燈工作。次早則是第一個首先起床。他的窗戶，向著西肋河（Sile）。河傍有幽靜的小園。在精神疲倦時，到窗前小立，對著窗外的一片幽靜，心神爽快。無論在工作怎樣繁劇的日子，他不改他愉快的心情，中餐晚餐時，和同席的教授們，談笑詼諧。

當時的一個修生，後來在德委索列品的案件裡作證說：

「撒爾多神師有種引人信任的吸力。他從不拒絕人，在人有疑難向他述說時，他絕不顯露絲毫燥急的神氣，常是細心的聽，不著急表示同情修生所說的疑慮和愁悶，修生問主意時，他常穩當地答覆他們，使他們心中平安愉快。」

「我們感到似乎天主指導他答覆我們，因為他的答覆，常合乎我們的需要，除去我們的憂慮。」（一）

註
：

- (一) F. Zanetti-Pio X. aneddotico. P. 62
- (二) 德委索列品案件 第九百九十八頁。

一〇、主教府秘書長

撒爾多教卿身兼三職，主教府參議即主教大堂執事。早晨，給修生們講了默想，行了彌撒，到了主教大堂參加唱日課經和大禮彌撒等儀節，然後往主教府秘書處辦公。午後兩點，出秘書處，回修院午餐。下午，接見修生，聽告解或講道。

主教大堂執事 (Canonicus)，在義大利許多教區裡，因著古來的遺傳，多號稱「蒙席」(教卿)披紅佩紫，有的胸掛十字，儼然第二主教，撒爾多教卿在大堂行禮，身著禮服，禮畢，青袍黑靴，不顯一絲紫色。同班執事蒙席，俱抱不平，認為有損執事身份，但過了一兩月，別的執事，也放下了紫袍，都仿效撒爾多蒙席的樸素了。

齊能理主教，在當時義大利的主教中頗負名望。但那時已到了老年，不能親理教務；副主教也上了年紀，又多病；於是主教的府大小事務，都壓到秘書長的肩頭。當年與撒爾多教卿常常見面的一位司鐸，後來述說：

「在接見來客最忙的日子，例如每週星期二，鄉人趕齊上市，教區的本堂和副本堂神父們，也都上來主教府，你看他坐在主教府樓下的一間大房裡，你可以欣賞一幅美景。他的頭

微側，臉上有永不變色的和氣。他接見一總的人，態度簡單自然，談話很短。……他的答覆快，但不徧急，叫人放心，表示信任。……所採的辦法，犀利堅決，……有從心內發出的滿臉笑。……司鐸們出來時，都覺滿意，無所掛慮。」(一)

齊能理主教曾告人說：「自己沒有見到一位像撒爾多教卿那樣勤快的秘書，誰也不能像他那樣的耐勞，見事就做，那樣的辦事有方，知道接見各等來見的人，解決各種複雜的棘手問題。」(二)

誰來求他幫助，總不會聽他推委，司鐸請他向主教進言，他常是盡心；但並不是不分皂白。一次，一位神父請代求主教改善某副本堂神父的待遇。他直爽地答覆，私人可以接濟，正式請改善待遇，於理不合；因為那個副本堂的人品，該改正的點還多哩！

撒爾多蒙席有表兄弟兩人，都是本教的司鐸，彼此過從很親密。但是他從沒有乘機叫他高遷，而且當他後來任代理主教時，一個表兄弟反向後退了一職，他不徧袒親人的原則，終生不變。

承印主教府公文書信的印刷店，常是先印後算帳。一次印刷老闆，要緊有一千呂耳爲還債，向主教府要錢，主教府經理人口頭答應，手頭卻遲遲不交款，印刷老闆跑去見秘書長，訴說他自己情形的狼狽，撒爾多教卿大動於心，默思了片刻，然後給他說：

「不要失望！天主照顧一切的人，也照顧窮人，從不拋棄依靠他的人。我自己常是分文沒有，但很願意替你想法。」

他退到隔壁的一間房裡，翻箱倒篋，找出許多信封。在這些信封裡，放著公家和他人的存款，他從信封裡抽出所有的錢，再放進一張紙條，註明取出的數目。他湊足了一千呂耳，救了印刷老闆的一難。

一八七九年六月十二日，齊能理主教去世，教區參議票選撒爾多蒙席為臨時代理主教。臨時代理主教，職在維持教區現狀，不能擅自有所更改，主教府經費，因主教出缺，義大利政府大加減縮。代理主教函告威尼斯財政廳，財政廳回信，允每月增加呂耳一百。撒爾多教脚素不愛錢，但為主教府權利，乃嚴加抗議：

「一月呂耳一百！惟郵費已需呂耳四十！窮者僅可得富者之殘羹冷飯，然余既有教律與民律之文明，余不欲人之責余未為正義而爭也。」(一)

有人說修院的經費，漏洞百出。代理主教乃叫修院的經理，清報帳目，查出收支不符，立時開除了他。他自己本人把修院經費加以整理，穩定了修院的基金。

一八八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德委索教區新主教加肋加里主教 (Giuseppe Calligari) 到任，撒爾多蒙席又退居秘書。新主教在任兩年，調任巴杜瓦教區主教。兩年裡，主教和秘書長成了摯友。庇護第十登極後，所選的第二位樞機，就是巴杜瓦的加肋加里主教。

繼任主教，名亞波洛尼阿（Apolonio Giuseppe）。加肋加里主教請撒爾多蒙席往巴杜瓦，任教區副主教。撒爾多蒙席回信謙辭說：

「雖心戀本區，情不欲捨；愛主教偉座之心，與偉座共赴艱難之情，將使僕不特趨奔前來，亦且飛赴座右。然思維再三，聞僕心有言：加肋加里主教不久即將見知於巴杜瓦……余往，適足以增其困難也。」^(三)

任代理主教時人多傳言他將任本區主教。撒爾多蒙席於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給一表兄寫信說：

「無論誰向你提起我，你可以坦白地答覆：我自己認識我自己相當清楚，我怎敢貪那種地位……四年在主教府裡的經驗，使我知道那種職位上所有的荆棘、危難和責任，絕不是一根權杖的光榮所可抵償的。而且這點光榮也要煙消，想想聖斐里伯能里的話罷：「過後……過後……過後是死亡。」^(四)

後來又有人傳說，他將升維遺匝（Vicenza）教區助理主教。表兄弟一再寫信給他。他在一八八〇年六月三十日答覆說：

「外間對我的傳說，都是毫無根據的空話，叫我心裡很不好受。你可以向朋友和相識的人，極力否認。你可以告訴他們，我連渺茫地也沒有想到那種高位。我知道自己的薄德，我

安心接受教會裡最小的職務。秘書長一職，爲一個小才的我，已經太高了。」^(五)

他不認識羅馬教廷的要人，只來過羅馬兩次。第一次在一八七七年，教宗庇護第九舉行晉主教金慶，第二次在一八八三年，教宗良第十三，舉行晉司鐸四十五年大慶，他在領了教宗降福後，就動身回去了。他不認識羅馬，羅馬卻已認識了他。他連渺茫地也沒有想主教的高位，羅馬教宗竟決定擢他爲主教。

註：

- (一) L. Ferrari-Dalle mie memorie Vicenza 1922. P. 16. 卍Dal-Gol-Pio X. P. 85.
- (二) Dal-Gol-Pio X. P. 93. -A. Marchesan-Pio X. P. 214.
- (三) Dal-Gol-Pio X. P. 101
- (四) 同上。P. 99.。
- (五) 同上。

一一、滿杜亞主教

一八八四年九月，亞波洛尼阿主教出巡本區各堂教務。一天午後，突然回到主教府，誰也不知道爲甚麼中斷了視察的日程。第二天早晨，秘書長照常在辦公室辦公，亞波洛尼阿主教走進辦公室，請撒爾多教卿一同往主教府小經堂。進了堂，主教說：

「蒙席我們一齊跪下祈禱，有一樁事關係我們兩人，我們要緊祈禱。」

秘書長莫明其妙，心中很有些不安。跪地祈禱了一會，主教起來，遞給他一張信紙，說是教宗於九月十六日委任他爲滿杜亞教區主教。

撒爾多教卿似是晴空聞了一聲霹靂，兩手抱頭，雙淚直流，一時心中紛亂，連主教所說鼓勵的話，也沒有聽清楚。回到房中，心緒漸漸平息，頭腦稍稍清爽，便拿起筆，向教宗寫呈文，堅辭新職。

辭職未照准，只好動身往羅馬，動身前，先回家看母，十一月五日，入凡蒂崗謁見教宗良第十三。後四日，由羅馬代理主教巴洛基樞機手，(Card. Lucio Maria Parrocchi) 領受祝聖主教禮。當天午後，入宮，再見教宗，得良第十三賜贈胸佩十字一支，主教禮儀書五

冊，觀畢辭出，教宗向人說：

「若是滿杜亞人不愛他們的新主教，那就是說他們不會愛任何別的一位主教了，撒爾多主教是主教中最可愛的。」(一)

德委索，撒爾匝諾和黎葉色，各處都很熱烈地慶祝新主教。在撒爾匝諾的聖堂裡，新主教兩次登台講道，重話九年前的舊事。夾在聽眾裡，有巴杜瓦的加肋加里主教。他特從巴杜瓦趕來，參加慶祝會。

黎葉色鎮上，更是家家作慶。爲幫助當日柏比的修院經費，他們家家都拿過幾枚錢，今日看見昔日的柏比，陞了主教，他們每個都覺得自己有功，可以慶祝。撒爾多主教不想是錦衣還鄉，但願和同鄉人快樂快樂，一天晚晌，獨自和老母對坐談笑，舉著手上的主教戒指，問老母說：

「媽媽，你看這個多麼好！」

三松太太伸開自己滿了皺紋的老手，手指上戴著白色轉黑的結婚銀戒指，笑向兒子說：「若我沒有這一個，也就沒有你那一個！」

次年二月十六日，義大利政府按當日的習慣法，聲明同意撒爾多主教任滿杜亞主教。新主教預備即日往滿杜亞就職。三月六日，親筆函滿杜亞縣長，祝望政教兩方，同心合作。信

上說：

「新任主教兩袖清風，惟富有好心；無所貪戀，惟求益人靈。願團結眾人，如親如友。……愚謹向台端，伸手合作。愚衷心所喜者，在人自呼爲愚之同鄉愚之神子之日，愚能克盡爲友爲父之職也。」(二)

青袍黑靴，往巴杜瓦城訪問加肋加里主教。清早入城，往主教大堂想行彌撒，本堂司鐸看他是一外省人，便按例查問來歷，聽說來自德委索問：

「在德委索有甚麼職務？」

「甚麼職務也沒有！」撒爾多主教認真其事地答說。

「怎麼樣？一個職務也沒有，不是本堂司鐸？不是副本堂？」

「都不是！」

「我很希罕！德委索教區正需要神父哩！若是願意我向貴區主教說幾句好話，我很高興做。」

撒爾多主教謝了他。行完彌撒，往主教府。主教大堂本堂不久也到主教府，加肋加里主教向他說：「我給你介紹滿杜亞的新主教。」本堂司鐸一看，正是剛纔說在德委索甚麼職務也沒有的那位神父，不覺大吃一驚，紅色上了耳根，連聲抱歉請罪。

決定了動身往滿杜亞的日期，辭別了德委索城的舊友。動身前一夕，交給修院院長一個

信封，囑咐院長說：「我沒有勇氣向修生們告辭，請在我動身以後，向大家把這封信念一念。告訴他們，我把他們每個人都放在心裡，叫他們多爲我祈禱。」^(三)

通宵沒有安眠，兩眼常是淚滴，九年來，修院成了他的家。次早，天尙未亮，他悄悄地走出修院。附近有一輛馬車等著他，他坐上馬車，直奔火車站。

註：

- (一) René Bazin—Pio X. P84.
- (二) A. Marchesan—Pio X. P. 236.
- (三) Dal-Gal—Pio X. P. 106.

一一一、整頓教區

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撒爾多主教到滿杜亞上任。

滿杜亞 (Mantova) 位於義大利北部平原，為當年最難治理的教區。前任主教洛達 (Mons. Rota) 任主教九年，(一八七一—一八七九)，曾遭馬松黨的逼害，被拘禁又被驅逐。馬松黨派的社會黨和猶太人，狼狽為奸，橫行城鄉。本區教民，多信唯物物的社會主義；本區司鐸，多不留心職責。在新主教到任的前八月，主教府參議亞爾提各司鐸 (Roberto Ardig) 竟傾向唯物論，脫了司鐸的青袍，還俗結婚，往巴杜瓦大學教書。

撒爾多主教上任視事後，第一件新政，在整頓教區修院。沒有優良的司鐸，怎能有善良的教民？況且滿杜亞區司鐸的人數，不夠應付需要。撒爾多主教於一八八五年六月二日寫信給朋友說：

「我缺少司鐸在修院作教授！在城裡在教區裡，處處我都缺少司鐸。真叫人失望。」(一)
七月二十四日，又寫信嘆息說：

「八月第一星期日，我也將要行禮，祝聖一位新鐸，一位五品。這是我的修院今年所有

的收穫，真太可憐了！叫我心痛！我要緊最少有四十位新鐸。」(一)

整頓修院，便成了急逼不容緩的要事，是年七月五日，撒爾多主教向全教區發佈公函，通告教民，說他最關心的事，在於擴充修院房舍，提高修生教育。大家都痛心許多本堂區，或者是本堂司鐸年老，無人補充，或者是荒涼空寂，沒有神父。全區教友應該同舟共濟，在精神上在物質上，協助修院的復興。

過了一年，滿杜亞修院已有大小修生一百四十七名。因缺少司鐸作教授，主教自己教倫理神學和音樂。

一次，撒爾多主教巡視教區時，到了一鄉鎮。鎮上有從修院回家的一個修生。主教便問他爲什麼不再回去。

「我的父親出不起學費！」修生憂愁地答說。

「你有聖召沒有？」撒爾多主教雙眼釘住青年，沈重地發問。

「我有！」青年毫不遲疑地答覆。

「那麼若是你父親沒有錢，我有錢，你回修院去！好好地讀書，勉力成一位好神父。」青年回了修院，不花學費，成了司鐸。

撒爾多主教修改了修院章程，整頓了院中的規律。他在主教府時，每天必往修院，同修

生們談笑。他認識每個青年的性格，面訓耳提，待他們像自己的眼中珠。九年任主教職，培植了一百七十多位司鐸。

培植司鐸，爲教區的基本事業。但爲指揮和發動教區的教務，先應認識教區的情形。撒爾多主教到任後，剛過了四個月（八月十八日）通函本區司鐸，告以即將開始「教務視察」，竭盡自己的體力，要走遍全教區的各本堂。囑咐司鐸們，在主教到時，應避免一切花費。

「每位本堂神父緊緊記著：若是他給我預備了他自己每天所吃的飯，不請客，不加菜，若是他同我分吃他每餐的便飯，我在動身離別時，心裡絕對會滿意。我所高興的，是在早晨，能同許多教友們，一齊在教堂祈禱。」(三)

視察教務時，清晨即起，默想畢，進堂聽告解，按時行彌撒，向教友們講道，傅堅振聖事。早餐後，視察本堂檔案處，翻閱文件和各種登記簿；然後往看本堂區抱病的教民。回來時，若是午飯尚未預備好，便往本堂司鐸的書房，看看架上有甚麼書籍。若見神學書籍積上灰塵，拿出來，拭去塵，放在桌上，暗暗指示本堂司鐸，應該多多翻閱那冊書。中飯後，跟本堂司鐸和副本堂長談，聽他們報告本地教務和民情，那一方有困難，那一方有發展。下午，進聖堂，考問小孩的要理，聽他們的告解，傍晚，給教友們講解教義。凡有來請見的人，隨來隨見，夜深也不拒絕。

滿杜亞教區那時有本堂二百六十四區，撒爾多主教費了兩年工夫細心地視察了每個本堂，多數本堂區的情形，令他心中焦急。一八八六年十月三十日，他寫信給加肋加里主教說：

「……這裡就好像在外教的國家裡一樣！你想一個三千教友的本堂，主教行彌撒時，僅只有四十幾個女教友望彌撒，僅只有八個人領聖體……講要理時，大約有一百個小孩，還有一百個好奇而來的成人，主管本堂教務的人，還想勸服我，說情形並不如我所想像的那般壞！」^(四)

視察完畢，知道了教區的現狀，乃決定召開教區會議 (Synodus dioecesana)。一八八七年二月十六日，通函本區司鐸，囑咐他們盡心籌備，使會議有良好的結果，每人研究是否有可建議的事，但所建議，則應切近實際，可以見諸實行，議而不行，將使會議失去威信。

滿杜亞教區最後一次教區會議，是在一六七九年舉行的。兩百年中，教區情形有了許多的變換，主管的人則保守舊例，許多該廢該興的事，都沒有做。撒爾多主教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於一八八八年九月十日舉行教區會議開幕禮，參加會議的司鐸，共約兩百，會議三天。

凡關於教區內的宗教教育，要理訓練，初領聖體，婚姻聖事，宗教社團，宗教出版事業，以及政教兩方的聯絡，都詳加討論，規定條文。撒爾多主教很滿意司鐸們參加會議的熱烈，感

激他們的誠心。會議閉幕後，把全部議案的拉丁原文附加義文摘要，印成小冊，分散全教區。

議案公佈後，撒爾多主教願意知道議案執行的成績。次年，一八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通函教區司鐸將即舉行第二次教務視察：

「第一次教務視察，是你们的主教，以基督的聖名，來問候你們，來認識你們，來與你們接談。……於今既舉行了教區會議，我很高興宣佈第二次教務視察，即將舉行。這次視察，有教區會議議案可以遵循，為你們為我，兩方都較便利。」(四)

在教區會議議案中，撒爾多主教最注重宗教教育和要理訓練。每一位本堂司鐸星期日該給小孩們講要理，該向青年們和成人們講教義。若本堂司鐸，無故疏懶，不盡這種職責，良心上即負重罪。撒爾多主教又禁止本堂司鐸在星期日接受邀請往別處講道或參加禮儀。星期日，本堂司鐸該在本堂裡。

一次，聽說鄉間一位本堂司鐸，星期日下午，常常出去閒遊，不講要理。撒爾多主教在一個星期日下午，驅車往本堂，本堂司鐸已經出門。主教命管堂的人打鐘，集合教友，自己給他們講教義。本堂司鐸在外，忽然聞到鐘聲，不知道有甚麼事，趕回來探視，卻見主教在堂講道。連忙道歉請罪，說是被人約請，不能不出去片刻。撒爾多主教笑說：「很好！下次有人請你時，你先通知我，我便來替你講教義。」那位本堂，自後星期日，即使有人三跪九

叩請他出去，他再也不敢出門了。

一位本堂司鐸，貪睡晏起，教友們早晨爲辦告解，常要等候很久。主教勸戒他，他早起幾次，後來又依然如故。一個清早，撒爾多主教驅車來堂，看見教友們等著辦告解，便入神工架。過了些時，本堂司鐸起來了，很驚訝自己的神工架裡坐著有人，走去把布簾一掀，卻面對著自己的主教。以後，他便常是按時必起了。

又一位本堂司鐸，遇著有病人延請，他常常遲遲不去。一個晚晌，一個病人遣人請他，他答說明早去。人家把這事立時告知了主教，撒爾多主教馬上出府，去看病人，給他聽了告解，然後順路走到本堂。本堂神父慌忙出迎，預備款待。主教吩咐說：「不必麻煩，我來告訴你，我已經去看了那個病人，聽了告解。於今你去替他送臨終聖體！」

一個本堂區，有家富翁，家中常是花天酒地。一個星期五齋期富翁請本堂司鐸午宴。本堂司鐸要求東家備一素菜，便去赴宴。撒爾多主教聽到了這事，傳該本堂司鐸來，責備他一頓。本堂司鐸答說自己並沒有吃葷，撒爾多主教怒道：「就差了沒有吃葷！明天夜裡，若你本堂區，有一家舉行跳舞會，請你去赴會，你也可以去。我責備你，你也可以說：我並沒有跳舞；那便甚麼過錯都沒有了！」

本堂司鐸受罰行默靜數日，反省反省，以後食必擇地。

大家都說某一本堂司鐸，聲名狼藉。撒爾多主教屢次勸告他；可是聲名狼藉如故。撒爾多主教不願發案傳審，便想勸他自動辭職，命本堂司鐸默靜數日。默靜畢，主教問他良心上，有天主的啓示否。本堂神父答說：「自己的良心，好像聽到天主叫我繼續任本堂，改過遷善。」撒爾多主教則說：「我也求了天主，似乎天主說叫你辭職。你再去默靜幾天罷！看看天主究竟怎樣啓示你。」第二次默靜後，本堂神父簽名辭職。

一天，一位本堂司鐸，來見主教，說自己本堂區有古來傳下的習俗，舉行聖母出巡禮時，女教友抬聖母像，這次教區會議，則已明文禁止。他求主教開例，讓本堂區保留原有的習俗。撒爾多主教平心靜氣地讓本堂神父把話說完，然後舉手指著房門，叫他退出去。這正是觸犯了他在教區會議以前所說：「議而不行，將使會議失去威信。」

撒爾多主教素日爲人，溫和可愛，人都以爲他生性柔和；然而在應該剛強的時候，他卻有斬釘斷鐵的勇氣。在他登教宗位後，淺薄的觀察者，忽略了這種「直而溫，彊而義」（聖經 申陶謨）的德性，把許多重要的措施，歸之身旁掌握的樞機。實則他遇事盡責，從不退縮。

滿杜亞城當年爲慶祝義王翁白爾多的生日，在三月十四日那天，全城軍政長官到教堂參與謝恩求福典禮。禮畢，全體又往猶太人教堂，參與同一意義的宗教禮儀。撒爾多主教到任的第一年，先期函知滿杜亞省長，若是當天軍政長官仍舊參與猶太教禮，他便禁止公教教

堂，舉行爲國王求福的儀典。一時全城軍政當局，憤憤不平，人民也是議論沸騰。省長乃向政府首相克里思俾 (Crispi) 請示。首相索性反對宗教，回示兩方教禮，一律不必參與，撒爾多 主教日後向人說：「無論怎樣，克里思俾 總算幫我取締了一種傷風敗俗的事。」在義大利全國信天主教的國家裡，行政長官豈可把公教教儀跟猶太教儀相混！

本教區加富里亞納縣 (Cavriana) 本堂司鐸一次來報，該縣縣長爲凌辱教會，下令在義大利軍隊入羅馬，驅逐教宗的週年日，即九月二十日，縣內聖堂應鳴鐘作慶。本堂司鐸無法阻止。撒爾多 主教恰巧視察教務到該縣。習例，主教入城時，聖堂鳴鐘歡迎。這次，竟鴉雀無聲，鐘樓噤若寒蟬。大家都很稀奇。傍晚，撒爾多 主教登台講道，說明自己曾禁止今天鳴鐘，因爲聖堂的鐘已被人所褻瀆。縣內竟有人鳴教堂的鐘，慶祝教宗和教會痛心的暴舉。主教又聲明聖堂的鐘隸屬教會神長，不容政府干涉。以後，九月二十日，加富里亞納縣再不鳴鐘作慶了。

波奇阿魯思哥縣 (Poggio Rusco)，社會黨人勢力囂張，縣內所生嬰孩，幾乎一半不受聖洗，一年，社會黨人妙想天開，決定在義大利奪取羅馬的英雄加里巴爾提 (Garibaldi) 去世週年，在教堂舉行十八個小孩受聖洗禮。且向本堂司鐸說明，行洗禮時，縣城軍隊隊入聖堂，奏加里巴爾提 進行曲。本堂司鐸回答，洗禮可行，樂隊不能入堂，進行曲決不可奏。

社會黨人接受了這種條件。但是在洗禮開始時，軍樂隊一擁而入，立時鼓號喧天，在教堂內大奏加里巴爾提進行曲。本堂司鐸馬上停止了洗禮，電告主教。撒爾多主教於次日，趕來縣城，鳴鐘召集市民，宣言本人臨時代行本堂司鐸職務。每天登台講道，訓告市民賠補麥瀆聖堂的大不敬，又敦勸市民把沒有受洗的小孩們，送來傳洗。全縣小孩們，於是魚貫被引入堂，領洗領堅振。撒爾多主教在離別縣城時，竟能感謝天主，把壞事變成了莫大的善事。

「柔而立，直而溫，彊而義」這種不傲不屈的精神，乃能把滿杜亞教區的沉沉暮氣，變為蓬勃的朝氣。

註
：

- (一) Dal-Gal-Pio X. P. 110
- (二) 同上。
- (三) 同上 · P. 124.
- (四) 同上 · P. 127.
- (五) 同上 · P. 134.

一三、溫和愛貧

滿杜亞的市民日報 (Il Cittadino) 曾記錄撒爾多主教的生活說：

「清晨五點，在小堂行彌撒。主日或聖節日，彌撒後，往主教大堂聽告解。差不多從不用早餐，僅只喝一杯黑咖啡和一口 Fernet 藥酒。誦了日課，開始辦公，每天的事，既多且忙，而又常是一樣地無變換。夜間，全城入睡，主教府裡辦公室的燈，半夜不熄。接見來客，沒有規定的時間，好似一個好爹爹，誰來就見。對於富人，很和氣；對於窮人，更和氣。來見的人，只要沒有作過大錯事，出去時，都是面有喜色。……若是你犯了大過，主教則言如烈火，責斥過失；又用溫和的言語，提拔你走上正路。」

主教府應門的人，是他的妹子或隨身秘書布肋散神父 (Bressan)。有時妹子們出去了，秘書很忙，撒爾多主教每自己開門，延進來客。一個清早，主教聽見門外有人敲門，起身去看，是一位年輕的「教卿」(蒙席)。教卿自己介紹自己名叫拉提 (Mons. Achille Ratti)，來滿杜亞圖書館作些研究工作，特來拜訪。因在大門沒有找到看門的人，自己直闖進來，很覺抱歉。撒爾多主教連忙笑說：

「大約還沒有行彌撒罷？」

「謝謝，彌撒已經在大堂行過了。」

「那麼便請喝一杯咖啡。」

主教走出辦公室，一聲喚洛莎，一聲叫安娜，一聲喚瑪利雅。三個妹子都不作聲。撒爾多主教說：「她們都尚在堂裡望彌撒。這沒有關係，我們自己到廚房去。」

主教自己開火燒咖啡，自己找糖，找麵包。拉提教卿後來即位教宗，號稱庇護第十一，親口述說這段軼事：庇護第十爲庇護第十一親煮咖啡！

撒爾多主教親自下廚房，當年必定不只一次，當滿杜亞舉行聖類思逝世三百週年時，義大利公教進行會負責人肋澤拉 (Rezzera) 和波諾米 (Bonomi) 到滿杜亞見主教，商議組織一朝聖團。那一天，恰好逢大齋，主教問兩位來客在那裡用中飯，來客說早上喝了咖啡，午後一點半就要上火車，來不及吃中飯，正好守守齋。撒爾多主教說：

「這不能！聖教會叫守齋，並不是叫人餓死。你們兩位在我這裡吃頓窮飯罷！」

那時，還不到吃飯的時間，管家的妹子們都不在家，他自己下廚房，找出罐頭沙丁魚，核桃，麵包和酒，擺到桌上。兩個來客後來常說：那次是他們一生最快樂的午宴。不宴菜，在宴人情。

撒爾多每天的飯，常是窮人的飯。因爲所有的錢，不夠救濟窮人。撒爾匪諾的猶太人雅古爾，曾贈他一隻很貴重的寶石戒指（主教權）。過不多時，雅古爾太太來看他，眼睛常望著主教手上的戒指，撒爾多主教理會了，便笑說：

「這顆發光的寶石，只是一塊有色的玻璃。原來的真寶石，已經借給人賣了！」

每天來主教府請求接濟的人，男女老少，不絕於路。滿杜亞那時有一名歌女，曾享過盛名，年老了，錢名雙空。一天來見主教，訴說自己的苦命，主教當即送些錢。府裡的人，後來都批評那個女人不配受接濟。撒爾多主教憤然說：

「她沒有拿我的錢，所拿的錢，是天主的。」

一天，秘書拿來一本小冊子。從第一頁到末一頁，都攻擊撒爾多主教。冊上沒有作者的姓名，大家都知道是社會黨人莫能達（Alciade Moneta）所寫，秘書勸主教起訴，訟他毀謗，撒爾多主教說：

「你們不知道他不是要緊有人訟告，是要緊有人替他祈禱？」

莫能達沒有吃官司，但是行商失利，竟致蕩產，被債主逼得無路可走。撒爾多主教聽到消息，囑咐一個善心太太說：

「請拿這點錢給莫能達的妻子，但不要說是誰給的，若是她硬要知道給錢的人是誰，你便說是那位最慈心的太太——聖母。」

滿杜亞城省立中學的一位教授，病重垂危。這位教授小時領過洗，生平則不信神，所以不願在去世前領受終傅聖事。撒爾多主教替他憂急，寢食不安。最後託人去問教授，是否願意接見「朋友撒爾多」。教授一聽，不好拒絕。撒爾多主教便連夜趕去看他。第二天早晨，全城都知道了，那位教授已經向主教行了告解，領了聖體，受了終傅。

教區裡有一個背教的司鐸，病了很久，不願歸正。撒爾多主教親自去看他。一進房門，病人厲聲怒罵，說他自己所以有今日，過在以前的主教，把他逼上了梁山。撒爾多主教一言不出，讓他洩完了怒氣，溫言相勸，背教的司鐸，竟回頭了，得了善終。

勸化罪人，最是表現聖人的德能，聖撒爾多在滿杜亞時，別人說他曾顯靈治病。爲主持聖類思三百週年，他在聖類思故鄉，住在一個學校裡，校役巴斯多里（Pastori）侍候殷勤。一天，校役滿面憂愁，哭告主教，家中小兒中了傷寒症，命在旦夕。主教往他家裡看視，眼見校役夫婦的焦急，便安慰說：「安心，小孩不會死！」小孩竟無藥而癒。

滿杜亞地稱富饒，但是人口過剩，有些人便移殖美洲、澳洲。撒爾多主教很痛惜這班離井背鄉的人，尤其懷念著在美洲、澳洲得不到義大利司鐸的照顧。一次，他對三百零五個移往美洲的教民說：

「你們在這裡領了聖洗，學習了經言；你們在這裡初次領了聖體，多以參與了天主的聖

節；於今你們要離開你們的本堂，你們往遠方去。在那邊，一年一次可以見到神父。想到這裡，我不能不痛心。」

說時，泫然淚下。親手分給每人一冊教義要理，幾件宗教紀念品。誠切囑咐他們，莫忘懷故鄉。

因此撒爾多主教很關心社會問題，極力贊助那時義大利新起的「公教社會運動」，又提倡組織「公教進行會」。義大利公教進行會當時取名「公教集會工作」(Opera dei Congressi Cattolici)，一八九〇年，在洛提城(Lodi)開全體大會，撒爾多主教演講，激勵會員，加緊團結。

撒爾多主教濟貧愛人的德名，已傳遍義大利。一八九一年，聖類思逝世三百週年大慶，又名震全國，教宗良第十三，乃於一八九三年，擢升撒爾多主教為樞機，調陞威尼斯宗主教。

註·

(一) F. Zanetti-Pio X. aneddotico P. 81.

一四、擢升樞機

威尼斯宗主教雅各斯提尼樞機 (Card. Agostini) 於一八九一年除夕病逝，遺缺過了兩年，還沒有繼任人。威尼斯主教自古習稱宗主教 (Patriarca) 多為樞機，為義大利最重要的主教之一。一八九三年三月，報上忽傳出消息，說是滿杜亞的主教，將調往威尼斯。事實上在這一月裡，撒爾多主教到過羅馬，聽到國務卿蘭波拉樞機 (Card. Rampolla) 說教宗有意選他作雅各斯提尼樞機的繼任人，他向國務卿說盡了各種理由，堅持不願接受，國務卿答應把這事作罷！他已安心回了教區，後來他見到報紙上的傳說，心中生疑，連忙上書教宗，懇切言辭，他在五月九日，給巴杜瓦的主教寫信說：

「我馬上上書教宗，舉出許多理由，求聖父免賜樞機的高爵。於今我是一半惶恐，一半希望；可是惶恐更多於希望。那只有承行天主聖意。」(一)

他希望教宗接受他堅辭的理由，但又惶恐教宗不接受，正在惶恐和希望兼半時，國務卿樞機在五月中給他一信，說明若再堅辭，教宗心中將很不痛快，他只好承行天主聖意了。

六月七日，撒爾多主教覲見教宗良第十三。老教宗很親熱的接待他，並且說明，自己是

陞滿杜亞的主教爲樞機，並不是因爲他調往威尼斯宗教，假使法律家不生阻難，新樞機在未到威尼斯上任以前，保留滿杜亞主教銜。樞機的榮爵是給撒爾多主教本人的。(二)

六月十二日，教宗召開秘密御前大會，發表撒爾多主教爲樞機，六月十五日公開御前大會，教宗任命撒爾多樞機調威尼斯宗教，在未履新以前，兼任滿杜亞代理主教。

羅馬的六月天氣，已經很熱鬧，陞樞機的儀禮節目很多，似乎有點繁文縟禮罷，新樞機等紅袍紅氅，或進或退，一次，忽有人傳說，撒爾多樞機頭暈，身體不適，教宗的御醫趨前看視，幸而不是不實的謠傳。作完了各種儀禮，接見了教廷各部首長和駐教廷的外交團，回拜了羅馬的新舊樞機，六月二十三日，撒爾多樞機回滿杜亞。

滿杜亞閣城上下，排列在由車站到主教府大路的兩旁。城中貴紳黎巴弱公爵 (Conte Di Bagno) 架著自己的高車，迎接撒爾多樞機登車回府。馬車剛出車站，人叢中擁出一隊青年，解開了馬，前挽後推，簇擁著新樞機的高車在歡呼夾道的路上，緩緩地走向主教堂。

一個街角裡，站著一隊社會黨，大喊打倒樞機，中間一個散髮瘦面的大漢，嘶喊更兇。撒爾多樞機走過時，臉上作著憐惜的微笑。

過了幾天，在一家咖啡店前，人家看到那個嘶喊打倒樞機很兇的瘦漢，低頭寫信，神氣似乎很頹喪。別人問他爲了甚麼，他說家中絕了糧，正在寫信求撒爾多樞機接濟。別人便

問，是否記得前幾天的拚命嘶喊。他臉上慘笑，自己相信樞機不會計較以往。撒爾多樞機果然不計以往，遣人把他叫去，笑對他說：

「這次的救濟費，特別的多。上次你喊打倒我，賣的氣力也比別人多。所以你要緊多吃點東西，恢復恢復你的氣力。」(三)

從此，他開口閉口只是稱讚樞機了！

各處都邀請新樞機主持典禮，新樞機則是天天想回家探母。老母那時已臥病床褥，不能出門，弟弟安琪洛在他動身往羅馬時，曾請陪他去領紅帽紅冠。他曾答覆說：

「我很高興你一同去，可是沒有錢給你作盤費。」

「錢，我自己有。」

「你有多少錢呢！」

「我多少積了兩百呂耳。」

「兩百呂耳！你真富了！拿兩百呂耳，你可以走遍天下呢！」

弟弟安琪洛便在羅馬參與了各種典禮。老母則在病榻上等著見榮譽樞機的兒子。

十月十四日，新樞機回黎葉色鎮，沿途火車站有東波羅和福郎各堡的人擠擁歡迎。黎葉色鎮三天舉行大典，家家慶祝。三松老太太看見兒子的樞機紅袍，喜的滿眼流淚，她覺到自己可以安然謝別人世了。樞機看見老母的滿頭白髮，也預覺這次將是最後的母子聚會了，感

傷流淚。

各方的慶祝完畢了，義大利政府對威尼斯新主教的人選，還不聲明同意。

威尼斯舊爲獨立國，後來屬於奧國。奧皇因教宗庇護第七的恩許，有推薦威尼斯宗主的特權。義大利政府既得了威尼斯，貪想保留奧皇的舊制，仍舊推薦威尼斯宗主。撒爾多樞機沒有經過義王的推薦，義政府便拒絕予以同意。教廷認爲推薦威尼斯宗主，乃是教宗恩許奧皇的特權，並不隨著威尼斯而轉移。況且義大利政府，還沒有得到教廷的承認，與教廷爲敵國呢？

兩方堅持不讓，撒爾多樞機乃有意辭宗主教職，然而一個法律問題，不是辭職可以解決的，教宗因此不允辭職。外間又傳撒爾多樞機將調往羅馬，出任教廷一部部長。他在一八九四年三月寫信給朋友說：

「外間作談笑資料，所有的傳說，都是毫無根據，而且也不可能。這大約是二三好心人，自己所作的希望罷！可是我自己決不這樣希望。我作了五十九年的林中自由鳥，真不想去被關在籠裡。」^(四)

到教廷聖部辦事，他看作被關在鳥籠裡，沒有做主教的自由。後來選任教宗，他便把凡蒂崗嘆爲一座美麗的鳥籠。

威尼斯不能去，羅馬不願往，他繼續在滿杜亞主理教務。一八九四年九月，德委索一舊友雅弱肋提教卿（Mons. Agnoletti）來訪，聚談舊事，快活了幾天，舊友在動身回去的前一晚，告訴次日的火車很早，動身前行彌撒。第二天清早，老朋友要行彌撒，不見輔祭的人，便問說：

「樞機，輔祭的人呢？」

「他在這裡！你問甚麼？」

「樞機輔彌撒？」

「怎麼？你想我不知道輔祭？你太小看一位樞機了！」

一面說，一面相幫老朋友穿祭衣，跪在他身旁，輔祭如同小孩。

就在這九個月裡，教廷把東非義大利殖民地厄里忒肋亞（Eritrea），成立一監牧區，任命一義大利教士爲監牧，義政府表示感激，便聲明同意撒爾多樞機任威尼斯宗主教。

滿杜亞人聽說了，成天結隊往主教府，向樞機送別。主教府秘書嫌來客太多，而且多半是窮人，便設法阻止。一次，一個窮太太，弓著背上樓梯，值日作招待的修士，順手給她救濟費，打發她走，窮太太不收錢，硬要見樞機，大聲吵鬧。撒爾多樞機聽見了，開門出來，吩咐修士說：「讓他們自由地來見主教！在動身以前，我要看看一總的人。」老太太和樞機談了話，出來對修士說：「跟樞機講話倒容易，跟你們這輩昨天剛生下來的孩子們講

話，真難！」

又一次，來了一個鄉下老頭兒，手裡提著一隻籐籃，值日的修士，給他救濟費，老頭兒說：「我來不是求哀矜。我走了三十公里，整整走了一通宵，是爲來見樞機。」修士往內通報，立即被接見，老頭兒走到客廳門首，看見樞機立身等他，蹣跚地不敢前進，囁嚅地說：「大人，聽說要走了。我還記得大人到我們鄉下來過……我想大人在走以前，嘗一嘗麵條。」他獻上籐籃，籃裡有白麵粉一包，雞蛋六個，足夠作一頓飯的麵條。

十一月十一日，撒爾多樞機在滿杜亞主教大堂，末次舉行大禮彌撒。彌撒中，講道，沒有提到向教民告別。彌撒後，別人問他，他說：「你難道高興看見主教在講道台上流淚嗎？」

他也不願在車站裡，對著大家流淚。滿杜亞全城預備歡送他上火車。撒爾多樞機卻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四點，全城尙沈在睡夢中時，偕著三位司鐸，滿身青帽青袍，悄悄入站，登上火車。他又是一次偷著走了！

註

- (I) Dal-Gal-Pio X. P. 209.
- (II) René Bazin-Pio X. P. 88
- (III) Dal-Gal-Pio X. P. 211.
- (IV) Dal-Gal-Pio X. P. 217.

一五、威尼斯宗主教

威尼斯乃水上的仙都，爲人世的奇景，在連接大陸和水城的長堤上，看著層樓大廈，躍出水中。夜間遙望水城燈光，似乎船燈相結，舳艫千里。

全城建在海中，一條街一條港，千百小橋，連接街巷。沒有車，沒有馬，只有無數的小艇，渡著遊人。城中穿城的大港，號稱「大運河」。運河兩岸，立著最華麗的樓房，白石雕窗，畫棟臨水。

「大運河」由火車站到聖馬爾谷殿。殿稱金殿；殿外金色細石，鑲嵌牆壁；正門上，銅馬四匹。殿前一廣場，三面高樓圍繞，樓下遊廊，商品奪目。夜間萬燈齊明，拿破侖曾嘆爲人世最美的街市。廣場右角，有聖馬爾谷鐘塔，紅色細磚，高聳天際。大殿側，有諸侯府（Palazzo Ducale），威尼斯獨立時爲獨立諸國執政侯的府第。侯府作長方形，牆壁衣白色大理石，雕鏤細緻，遠望有如象牙的瓊樓玉宇。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撒爾多樞機乘著花艇，由大運河進威尼斯城。全城萬鐘齊鳴，城民擁擠運河兩岸。岸側樓房，掛燈結綵。花艇抵馬爾谷碼頭，樞機捨艇登岸，由

全教區司鐸，接入聖馬爾谷殿。

次日，大禮彌撒，全殿金石鑲成的牆壁，照著萬盞明燈，彩色奪目。撒爾多樞機高冠權杖，登講道台，第一次向威尼斯人訓話：

「若是不愛你們，我來這裡作甚麼？耶穌託付自己的羊群給伯鐸時，三次要他，保證自己確實愛他。這就是告訴我們，作人靈魂的善牧者，要具有高度的愛情。

所以我從今天起，我愛你們全體。我愛你們不是用世上的愛情，是用天上的至大的愛情，只謀你們靈魂的利益。我雖然還不認識你們，我心裡已經藏著你們每一個人。

本堂司鐸們、聖職人員們、市政府長官、貴族、富人、平民、窮人、你們和我，合成一個家庭，你們作我的心，成我的愛，我不向你們要求甚麼，只要你們以愛還愛，我希望你們能夠坦白地說：我們的宗主教，心地正直，遇事不妥協，他高擎著教宗的旗幟，他所求的，只在保障真理，提倡善舉。……

一位主教有宣講真理的職責。這種真理，是天主在聖經上所默示的。主教在教民裡，對於這種真理，有忠信解釋的義務。一位主教，怎樣可以捍衛真理，不被社會上攻擊真理的狂言所淹沒呢？聖經上說：禍哉啞吧狗！禍哉守夜的兵卒，不喊口號！因此，我有神聖的義務，為捍衛真理，坦白直言。這樣，對於任何人的喪亡，天主不致於要我交帳。

工作即是快樂，勞苦乃是光榮。主教舉行儀禮，講道、訓話、傳堅振；你們佩服他勞苦工作。但是主教的工作，最可欽佩的，是他走入民間，跟被人輕看的平民們相週旋，舉手祝福他們，用和平愛情的言語，安慰他們的窮苦。

主教的金銀，昔日稱爲窮人的金銀。但是今日主教們，已經沒有金銀，他們的錢箱常是空的，他們沒法救濟人的窮困。因此，每位主教，心中都有痛苦；他知道有多少人憂苦流淚，有多少鰥寡孤獨，死於貧乏！自己設法救濟！有錢的人們，請你們協助你們的宗主教，行善濟貧。神子們，你們便可以說救濟了耶穌！

呵！在現在不幸的時代，多少人走入歧路，竟至喪亡！若是這些人是我的神子，叫我怎樣地傷心！我可以告訴你們，爲救他們，我寧願犧牲我的血，和我的生命。爲救他們，我不惜任何代價。爲救一個靈魂，若該接近惱恨公教主教的人，我也高興去。只希望我的工作，中悅天主的心，可以收到效果。但是若不見效，如同在荒野裡工作，我還是高興去做。我只願用古經馬大弟亞的宣言，向你們呼號說：「凡是忠守天主規誡的人，你們都跟著我來，你們來幫助我，來同我一齊工作。我求天主賞賜你們豐富的聖寵。我也誠心祝福你們。」(一)

第二天，威尼斯的抗敵日報 (La Difesa) 讚譽新宗主教的訓話說：「我們的宗主教，可以說是講道的妙術，他的言辭有宗徒的氣態，深入人心，服人動人，他不像那些說話文雅的人有裝飾，悅耳動聽，但不入人心。我們的宗主教，剛一開始講道，已經就引人注意，

得人的同情。」(二)

到任第三天，撒爾多樞機親自到聖西握斯多島 (Peschiera di S Silvestro) 給一病重的貧家少女，傅堅振聖事。從小島繞道往城中聖若望葆樂醫院，看視病人。十二月二日，往男女監獄看問牢中囚徒。又往聖安娜醫院慰問病人。後兩日，往育嬰院，看院裡所收留的小孩。十二月十三日，往城中軍醫院，十四日往看精神療養院。

威尼斯人聽到宗主教的行蹤，明瞭了宗主教的性格人品。他的工作大綱，只是一個愛字。

註：

(一) Dal-Gal-Pio X. P. 234-236.

(二) 同上 - P. 233 n. 2.

一六、聖職人員

威尼斯人送給新宗天主教的禮物，是一隻烏木小艇。船頭船艙，鏤雕花紋，划小艇的水手，穿著花邊鑲衣的中古服裝。

撒爾多樞機，每天午後，稍有空閒，坐艇到馬爾谷碼頭對岸的聖喬治島，上岸看教區的修院。

從碼頭到修院，有一條小石鑲路的古道，道上少有行人，只有海水的浪聲。撒爾多樞機每星期多次踏著這條古路，披著海風，敲修院的大門。

威尼斯修院，辦理素稱完善。但是撒爾多樞機覺得管理和課程，尚該改善，他便親筆訂立修院章程，把附設的院外學生宿舍關閉，避免修生和世俗學生相混。在修院創立一公教法學院，請求教廷立案，准授法學博士學位。

一八九五年正月十七日，撒爾多樞機向全教區聖職人員，發佈通函，討論宗教教義教育，督責聖職人員，忠心守職，勸戒他們少作漂亮的演講，多向教民講解教義：

「講道過於多，訓練則過於少，應該把漂亮辭句的演講，拋在一邊，向教民用簡單誠切

的言語，講解信仰的教理，講解教會的誠律，和福音的訓示，以及倫理方面的善德和惡習。教民中，常有受過高等教育，對於公教教義，或是不知，或是誤解。他們的教義要理、智識，不及一個愚蠢的兒童。在講道時，司鐸應多顧及靈魂的利益，不要只顧辭句的美麗。教民們所渴望的，是真理，你們便該給他們靈魂所急需的智識。」（一）

爲認真講解教義，應有充分的學識，一位司鐸出了修院，便應該繼續求學。撒爾多樞機爲本區司鐸，組織了定期的學術演講，整頓了倫理問題的討論會。

一位年老的司鐸，自以爲歲數高了，可以不來參加倫理問題討論會。多次不來出席。撒爾多樞機質問他。他答以上了年紀，可以不必再學了。樞機告訴他說：「請你來與會，你可以指教別人！」老神父受了樞機的指教，以後每次都來到會，「指教別人了！」

若一位司鐸偷懶，不奉上命；那是撒爾多樞機最不容忍的事。有幾位司鐸，不按時參加每月的司鐸退省日，藉口說事忙。撒爾多樞機半笑半認真地引用聖經的話說：

「他們既沒有娶了妻子，又沒有買了五條耕牛，當然可以來。」
停了一會兒，認真地說：

「他們若要逼我，用更可服人的理由來勸戒；那就叫我心裡很不痛快。」

大家都懂得「更可服人的理由」暗示著甚麼。那是暗示著要按法處罰！司鐸們沒有再藉

故不來參加退省日的了。

一位年輕司鐸，不高興奉調出城，希望在城內跟家人同住。撒爾多樞機吩咐他說：

「你去罷！不然，在城裡你便不能行彌撒；這叫我很痛心。」

又一位司鐸，被委到一本堂任副鐸。他往見樞機，要求另換他職，他說本堂司鐸的脾氣很難相處。樞機安慰他說：

「你去罷！第一次本堂神父跟你起衝突，你寫信給我；我馬上來安頓一切。」

樞機會下令，禁止教區司鐸在行教民的殯禮時，在聖堂作讚譽亡人的弔詞，違令者處罰，禁止舉行聖事。一次，一個號為救國英雄的教友（奪取教宗國土）死了，許多人勸一位神父作演講，神父答應了。當他剛下講道台下，樞機主教處罰的命令已經到了，罰他停止彌撒。但是樞機憐他窮苦，在他停止彌撒的期間，每天給他相當於彌撒獻儀的津貼費。

號令嚴明，撒爾多樞機不容屬下司鐸萎靡不振。他自己以身作則。天沒有亮，就起床；深夜一點鐘，纔上床休息。一次，下著大雨，兼發大風，全海怒號。撒爾多樞機動身，步行出門，往城內救世主本堂，參加一個集會，主教府裡的人都勸他不要冒著風雨出門。

「叫人家等著」——樞機答說——「總不是好事；另外是作人上的，更不應叫人家久等。不然既是失禮，又缺愛德。」

他便撐著傘走了。司鐸們的演講會，倫理討論會，每年退省週；每週退省日，都在主教

府舉行。撒爾多樞機親自主席，退省日他自己講道。

但不是一切的聖職人員，都高興樞機主教，這般的認真作事。一次，一個老友來見樞機，談到幾位司鐸，作了一些令樞機不快的事，嘆息說：「這些司鐸都受過樞機的恩惠。這樣作法，真令人難堪。」

樞機正色說：「這句話說的不對。我沒有想到你會說這樣的話。施恩難道爲望報呢？切不要再這樣說了。」

註：

(1) Dal-Gai-Pio. X. P. 239.

一七、社會思想

一八九四年九月五日，在沒有到威尼斯上任以前，撒爾多樞機給威尼斯教區發第一封教務公函。公函上說：

「政教分離論，把天主從政治方面趕走了；懷疑論的各種學說，把天主從學術方面逐出了；實證主義，把天主從美術方面驅逐了；肉慾主義而成的倫理，把天主和法律分離了；現在人們還想要把天主從家庭裡驅出去，他們要把家庭的基本，消滅宗教的意義，使婚姻不再有聖事的聖寵。」

那麼，我們應該第一就攻打現代社會為首的大惡：這種大惡即是褻瀆神明，以人替代天主。要緊把聖經上的規誡和勸告，把教會工作的學理光明，運用到各種問題上去，對於這些問題，聖經和教會，都已給了明瞭的和有效的答案。例如教育、家庭、和產制，社會權利義務……；社會上的各種階級，最重要的是基督的和睦。所以我將來在你們中間，所有的使命，就是在於使天上與人間，不生衝突。使一切的事，都歸屬天主的治權，都聽耶穌和他在世代權教宗的指導。」(一)

到威尼斯以後，撒爾多樞機繼續以往工作的熱誠，督率本區的聖職人員，力求教民生活的革新。

他第一件操心的事，是宗教教育，威尼斯人民的教義訓練，雖較比義大利中部和南部的人民爲高，但是程度還是淺。撒爾多樞機苦口婆心，勸司鐸們少作漂亮的演講，避免浮華的講道，用樸素的言語，多給教民講要理。他自己常登台講道，講教義，作訓話；詞句簡樸，說理清爽，深入人心。

一個馬松黨人，病已臨危了，願意一見司鐸。家人和朋友卻竭力阻止，不容司鐸進門，且加恐嚇。撒爾多樞機得了訊，進入聖堂，跪禱片刻，恭取聖體，自己去查看病人，家中人有說醫生囑咐不宜見客，有說病人不喜見教士，有說病人神志不清，有的竟出言譏諷。樞機挺身直入病人寢室，反手關上門，給病人行了告解，聖體和終傅。出門時，滿臉笑容，向屋裡人握手言別。

威尼斯的軍醫院，一年復活節前，神父講了退省週，預備病人滿四規，竟有三十多個病人，不願告解。一天撒爾多樞機便親自來醫院行彌撒。彌撒中講道，聽的人大動於心，拒絕滿四規的病人，彌撒後都向樞機行了告解。

到威尼斯纔半年，撒爾多樞機宣佈將視察教區。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發佈公

函，對全區本堂司鐸們說：

「我來視察，是爲叫你們記得一樁事：即是說我們信仰的創始和完成者——耶穌基督，常是不變換；他昔日怎樣，今日還是一樣，將來也仍是一樣。我來視察，又爲肯定一件事：即是天主所默示的真理，帶有永久不變的標記。人間的智慧，不能給基督所講的教義，加上片言半語。

我來視察，要告訴你們，真理只有一個，信仰只有一個，教會只有一個。真理和信仰，存在教會裡。誰脫離教會，誰就要徒勞無效。」(一)

這封通函，和在滿杜亞所發的公函，內容有些不同了。視察威尼斯教區，特別注意思想。十九世紀末葉，歐洲公教學術界鼓吹一種時髦主義。主張教義隨時代變換，迎合時潮。在滿杜亞時，撒爾多樞機已告戒聖職人員，莫隨這種時風。威尼斯素爲文化繁盛之地，時代風氣更易流行。宗主教因此特別關心，怕聖職人員受這種風氣的渲染。

在這一年裡，威尼斯城舉行了聖馬爾谷殿建築七百週年。四月二十五日，聖馬爾谷節，七百週年大慶期，樞機登台講道：

「威尼斯自由邦，當日認爲自己可以自豪；因爲他們的長官公開地信奉天主。威尼斯人當日不單在家庭以內，信奉公教，他們在國家的公共事業上，也表示信奉天主。

當日的時代，政治不吝奮向天主屈首；因此國家的威信，受人尊重，國家也受尊重。

那時人民享有自由，然而自由並不是放任。放任則已是專制。若是一天，人們不願敬服一位導師，大家都願成爲導師。一個民族大家都是導師，便要失去導師，變成獨裁者的奴隸。

可憐的人民，爲欺騙你們，有人說你們是主人翁；然而你們卻輪倒在灰塵裡，替那些欺騙你們的人作坐凳，他們圖謀站在你們身上往上爬，你們該起來反抗。

服從天主，並不是作奴隸。天主是我們的大父，服從天主，乃是作天主的兒女，兒女是家裡自由的人，不是家裡的奴隸……」(三)

義大利雖是一個公教國家，人民百分之九十，是領洗的公教徒。但是多數人只有教徒之名，而無其實。政府的政治，那時以無信仰爲立場。撒爾多樞機告戒威尼斯人，若想脫離信仰以求自由，所得的必是成爲奴隸。威尼斯昔日的獨立政府，公開地奉信天主，人民的自由幸福，較比今日無信仰的政府的時代還要高呢！

義大利當日推行公教思想的組織，有「公教集會工作」。這種組織召集全國的公報人士，每年研究各種社會問題。總部設在威尼斯。撒爾多樞機常去參加他們的集會。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參加威尼斯省區集會時，撒爾多樞機訓話說：

「我只說一句話，囑咐大家一樁事情：就是工作，不須要多作演講，閒話讓政客們去

說，我們只應當工作。每一個本堂區的會員，應相幫本堂司鐸進行教務；講解要理，助理教產，勸和家庭：……這樣使教宗，能夠有效地假教友的力量，去保障教會的權利。幾時教會的權利受剝奪，人民就要失去信仰，失去倫理。」(四)

那是義大利政府，因強奪了教宗國土，還沒有簽訂「辣德朗條約」，和教廷爲交戰國。教宗庇護第九會禁止公教人參政。但是義大利公教智識人士，對於社會工作，已有人主張應該參加政治，彼此意見不合。撒爾多樞機知道公教人的力量，在於團結，人心一分，在社會上就失去影響。他因此竭力勸導「公教集會工作」的會員，在基督的愛德裡，同心同德。

二十世紀初葉，社會主義很時髦，而且來勢很兇，常發生武力的暴動，而且把教會也放在該反對的侵略階級裡。教會人士大起反響，極力攻擊社會主義。撒爾多樞機則以爲僅僅攻擊或禁止社會主義的思想，不足以挽回局勢，社會裡的窮人，實在是受人欺凌，應當從窮人方面，提倡合理的保障。一九〇一年社會黨人在威尼斯組織大罷工，圖謀吸收煙草公司的兩千工人。樞機便親自到煙草公司，召集工人訓話，保證改善待遇，工人們全體鼓掌贊成，拒絕罷工。

威尼斯有一小島，名布郎諾 (Burano)，以織花邊爲業，著名全國。但因銷路不良，花邊工業漸漸衰落，手工技術幾乎失傳，島上居民，也因此失業。樞機乃整頓一家花邊手工廠，招收島上四百女工，又通函教區司鐸，囑咐協助推銷。

當撒爾多樞機第一次進威尼斯城時，「大運河」兩岸，家家懸燈結綵，只有市政府的門緊閉，寂無人影。那時市政府，由馬松黨人把持。次年七月，市政府改選，撒爾多樞機發給教民三句口號：「預備、祈禱、投票。」在主教宮署，召集城內各本堂司鐸和公教各團體負責人，舉行籌選會議，指示機宜，發動和非公教的團體一齊合作。七月二十八日市民投票，公教人大勝，新市長克里馬尼伯爵 (Conte Filippo Grimani) 爲一虔誠的公教徒，後來終其生，連任市長二十五年。

一八九六年威尼斯省主教會議，宗主教提議次年的國際聖體大會，在威尼斯舉行，以賠補上年賊竊城內聖堂的聖體盒，拋擲聖體的大惡。全省主教一致贊成。教宗良第十三欣然批准。一八九七年八月九日，國際聖體大會在威尼斯聖馬爾谷殿開幕，盛典空前。威尼斯全城成了一大教堂，水面飄蕩著聖體歌韻。

聖馬爾谷殿殿側的鐘塔爲全球著名建築之一。一九〇二年七月十四日，鐘塔忽然坍塌。全城人，如同自己倒了家屋，人人痛心，決定重築鐘塔。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聖馬爾谷節，舉行鐘塔奠基禮，義王和義政府，派代表與禮。義政府代表教育部長納西 (Nasi) 素無信仰，致辭時，追述昔日威尼斯獨立國反抗教宗葆樂第五，自由國元首諸侯，給威尼斯人的口號說：「第一是威尼斯人，然後公教教徒。」撒爾多樞機起立致詞，面色嚴肅。大家都

感到他要答覆納西。樞機說：

「威尼斯人，我慶祝你們，因為你們表示不是你們祖先的不肖子孫。你們的祖先深信一條真理，即是『若沒有上主的照顧，你們白白地興工建築。』你們的祖先，在開始建築這座城時，——這座崇信基督的城池——他們擇定開工日，即在基督救贖工程開始的紀念日。他們後來無論有甚麼工程，在勵工時，先必呼求天主的聖名，請求聖母的祝福……」

我預祝新鐘塔因著上天的祝福，重又興起合於藝術的風度，和這座大殿，和這個世無雙的廣場，互有調協，我預祝聖馬爾谷鐘塔，因著上天的祝福，重又興起，從奠基到塔頂，不遇傷害工人的厄運。我預祝聖馬爾谷鐘塔，因著上天的祝福，重又興起，很快的能見到那一天，鐘塔的鐘聲，再能宣揚威尼斯的光榮：歌唱著：天主受享榮福於天，良人受享太平於地。」(五)

這是撒爾多樞機最後一次向威尼斯人的演講。上天天主，居於中心，跟他第一次給威尼斯人的公函，前後互映。

註：

- (一) René Bazin. Pio X. P. 94.
- (二) Dal-Gal-Pio X. P. 267.
- (三) Dal-Gal-Pio X. P. 257.
- (四) La Difesa日報——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五) Dal-Gal-Pio X. P. 321.

一八、教民之父

「在滿杜亞時，我是窮；到了威尼斯，我簡直成了乞丐。」撒爾多樞機一次給一位要求津貼的司鐸寫信時，曾寫了這幾句話。

宗主的薪金。每三月領取一次過了一個半月，錢必用光了。下一半月則靠借貸；因為撒爾多樞機把錢給了窮人。

一位司鐸，代表宗主教每月送款到一孤兒院，作兩個孤兒的生活費。這位司鐸有次述說：

「一天，我往主教府取款，竟叫我很失望，聽到宗主教坦白地說，自己手中一分錢也沒有了。他為湊集兩百呂耳，救一個家庭的急難，連妹妹們的私蓄都用了。宗主教說：看著一個人跑在跟前求救，作主教的人，有什麼別的法子呢！」

在威尼斯修院裡，撒爾多樞機設獎學金十名，每月由自己的薪金支付，津貼十個家庭貧寒的修生。

一天，一個失了家產的老人，向樞機求救，他答應說：

「真對不起你，我手中連分文都沒有！就請你把這尊小象牙十字架拿去。這是一件藝術品，很有價值，你大約可以賣得些錢。」

這尊象牙十字架，據說是教宗庇護第九的遺物。

撒爾多樞機只有一件貴重的東西，不能出當出賣，救濟窮人，他心中有些抱歉。一天，他向朋友加爾米納提神父（Carminati）說：

「年代已遠了！你記得從前一隻銀錶，在東波洛和撒爾匹諾，常常上當舖，於今不能做了。這隻金錶是波爾朋王室加祿王爵（Don Carlo de Borbone）送給我的，他爲逼我保存這個錶，特別在錶背刻了宗主教的徽璽。」

威尼斯城有些小舖子，間而一星期也沒有上門的顧客。樞機憐惜這班窮商人，自己穿著可鐸的青袍，故意到小店裡買些零用東西。出外散步時，有時遇著窮苦的漁夫，便裝著高興吃魚，叫隨行的秘書買魚。凡是窮人到宗主教府請見，不論早晚，必定接見。秘書和侍僕有時遭走了幾個。樞機責斥他們說：

「你們記著！窮人，該讓他們先來見我，見在別人以前！」

樞機私人的生活，跟昔日作本堂司鐸時，一樣的樸素，三個妹子管家，她們自己上街買菜。宗主教府只有秘書一人，掌小艇的划手一人。多次，有客敲門，樞機自己開門延客，笑

說：「願意見宗主教嗎？在下就是！」

宗主教也不愛熱鬧的排場。一八九九年八月，被請到克肋思班諾城（Crespano），主席學年閉幕禮，料到火車站，必有歡迎的群眾，便提早動身的時刻。寫信告訴那邊的一位司鐸，在某天某刻，駕馬車到車站，接兩位威尼斯神父。火車抵克肋思班諾車站，那位司鐸，忽見撒爾多樞機下火車，忙想通知站長。樞機連忙舉手作勢，叫勿聲張。

一九〇一年八月四日，撒爾多樞機登威尼斯的克拉巴（Crappa）高峰，祝聖聖母像，紀念二十世紀的紀元。峰高一千七百公尺，樞機騎著駱子上山，領著一萬朝聖的人。下山時，朝聖的人，採摘雪中的白星花，編成圓冠，加在樞機的帽上，他們沒有預料白星花的白冠，預示了兩年後，撒爾多樞機白袍加身，踐登教宗高位。

一天，樞機步行，往傳一病重小孩的堅振，半路遇一婦人，抱著小孩。小孩喊說：「媽媽！媽媽！你看教宗。」秘書聽到了，引聖經上的話細聲說：「從嬰孩口中……」話沒說完，樞機用手腕觸他：「莫要胡說。」

威尼斯人似乎有這種預感，可是他們愛戴自己的宗主教，又捨不得他走。

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日，教宗良第十三，以九十歲的高壽，駕崩。撒爾多樞機於七月二十六日動身往羅馬，參與教宗選舉會議。秘書白肋散司鐸忙著收拾行李，樞機吩咐甥女雅瑪

莉雅（Amalia）說：

「去看若翰神父在幹甚麼！你告訴他，上羅馬並不是去美國。」

外甥女卻答說：「開了選舉會，馬上請回來！」

樞機登小艇往火車站，威尼斯全城鳴鐘，人民都站在橋上和兩岸，鼓掌送行。火車站前，人山人海，樞機登岸入站，大家齊喊：「樞機，請早些回來。」

樞機五臟爲之動，伸開兩手，大聲答說：

「或死或活，我一定回來！」

舉手祝福威尼斯人民，登車出發。那時是午後兩點三十五分。車出威尼斯城，走過長堤，樞機憑窗望聖馬爾谷殿金色殿頂，泫然淚下。

一九、當選教宗

教宗良第十三，御極了二十五年，號爲「天上之光」，他的才智學識，在歷代教宗裡可稱稀見，他是哲學家，神學家，兼拉丁詩人，對於現代的各種社會問題，頒發通諭，指示詳細的原則。當然教皇國在一八七〇年，被義大利吞併以後，國際上多以爲教宗的地位將一蹶不振，良第十三竟能使教宗的地位，在國際上較比沒有失國以前還更高，所以在他已年近九十時，各方紛紛議論繼承人選，大家都感到他的偉業，難有續人。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日，他駕崩了，繼承人選，立時成了國際輿論的中心，多數人推測只有國務卿波拉樞機可以繼承前任教宗，法國一家報紙也提到撒爾多樞機，說他「差不多總不上羅馬，……絕對不用手段。撒爾多有威尼斯人的崇拜。」(一)

撒爾多樞機從威尼斯動身時，向人借了三百呂耳，作來回的路費吩咐秘書白肋散只收拾幾件隨身的東西。他自信在羅馬最多住兩個星期。

二十七日清晨抵羅馬，下榻龍巴爾提學院，教宗良的遺體，已入殮閉棺，葬於一臨時石墓中，各方趕到羅馬的樞機，每天舉行選舉籌備會，在籌備會中，法國波爾多(Bordeaux)

總主教肋各樞機 (Lecot)，坐在撒爾多樞機身側，一次，問他來自那個教區，他操拉丁語答覆，說自己不講法文。

「不講法文？那麼便不能作教宗！作教宗的應該會講法文。」肋各樞機也用拉丁語答他。

「正對！我不能作教宗！感謝天主大恩！」撒爾多樞機含笑作答。

七月三十一日，教宗選舉開幕，全球當時有六十四位樞機，兩位因病不到，三十一日傍晚八時，六十二位樞機列隊入凡蒂崗西斯篤殿，按法宣誓，選舉會秘書長墨里德瓦總主教 (Mery Del Val)、選舉場監督智奇王爵 (Prince Chigi) 也繼續宣誓，樞機院院長阿肋里亞樞機 (Card. Oreglia) 偕秘書長和監督，巡視凡蒂崗宮各門，上鎖加印。

西斯篤殿，以壁畫馳名全球，正壁的終審判圖和殿頂的造世圖，是大畫師彌格安琪洛的傑作。兩側的耶穌傳和摩西傳，也是文藝復興時名家的作品，在這座藝術之宮裡，舉行教宗選舉會，兩側靠牆，安置樞機坐位。坐位都是紅緞紅綬，上覆華蓋，形如寶座，因坐在座位上的每位樞機，都是候選的教宗。小殿正中的祭壇，設在終審判圖下。圖上耶穌躍然起立，呼出判詞，就在這座祭壇的中央置一票箱，投票時，每位樞機離位，捧票走到祭壇前，在審判萬民的耶穌的嚴肅眼光下，投票入箱。

八月一日，午前，彌撒畢，舉行第一次投票，西斯篤殿的殿門緊閉，殿內只有投票的樞機，樞機院院長同兩位被選監票的樞機，開啓票箱，唱讀被選姓名，第一次投票結果：國務卿郎波拉樞機得票二十四，傳信部長歌提樞機（Card. Gotti）得票十七，撒爾多樞機得票五，共餘十六張散票，按法，被選人應得票數三分之二。第一次投票沒有結果，西斯篤殿頂的煙囪，照例放出黑煙，聚集在聖伯鐸祿廣場的民眾，知道沒有選出新教宗。

八月一日午後，舉行第二次投票，每位樞機，顛巍巍地捧著票走向祭壇，眼看壇上的終審判圖，心上都戒慎恐懼終審判日，這次選票，要受耶穌的審判。投完了票，宣讀票數，郎波拉樞機二十九票，歌提樞機十六票，撒爾多樞機十票，餘下七票散票，西斯篤殿頂煙囪，又是一次黑煙。

次日上午，第三投票以前，奧國克拉各維亞主教布籍納樞機（Card. Puzyna）忽然立起來，懷中取出奧皇方濟若瑟的聲明書。宣言否決郎波拉樞機當選。宣言驟然而來，有似乎殿壁圖上天神的號角，轟然一聲，大家震的耳聾，茫然四顧，稍一定神，樞機院長阿肋里亞憤然起立，嚴詞抗議，選舉教宗，為樞機院的神權，不容任何政權的干預，奧皇的聲明，置之不理，郎波拉繼起發言，聲音莊重平和：

「我很痛惜教會以外的一個政權，侵犯教會的自由，侮辱樞機院的尊嚴，因此我鄭重抗議。至於對我自己卑微的私人，我聲明這種遭遇，為我最有光榮，最恰我心。」（一）

布籍納樞機面色慘白，汗流如雨，第三次投票的結果，郎波拉樞機二十九票，撒爾多樞機二十一票，歌提樞機九票，散票三。二號下午第四次投票，郎波拉樞機得票三十，撒爾多樞機二十四，歌提樞機三，散票五。

在選舉會的第一天，撒爾多樞機同樞機們的談笑，怪他們拿他開心，選票上有他的名字。第二天下午，他心緒不安，他的票數已上到第二了，在第四次投票以後，見自己的選票又增，便聲明將不接受當選。

八月三日，午前，第五次投票，撒爾多樞機名列第一，得票二十七，郎波拉樞機二十四，歌提樞機六，散票五。

中午，樞機院長派選舉秘書長，用樞機院的名義，正式問撒爾多樞機，是否堅持不願當選。墨里德瓦述說這次訪謁的經過說：

「我立刻去尋撒爾多樞機。人家告訴我，撒爾多樞機不在房裡，大約在「葆樂小殿」裡可以遇到他。

那時是正午，我進小殿，殿中靜寂暗淡，聖體前的長明燈，火光閃閃，祭壇上，在「善導之母」聖像前，燃著幾支蠟燭，我看到在靠近祭壇的大理石地板上，跪著一位樞機。樞機收斂心神，在虔誠地祈禱，他兩手支著頭，兩腕靠著一條小凳。

那位樞機就是撒爾多。我悄悄地走到跟前，跪在他身側，細聲將樞機院長的話，轉告了他，他聽到我的話，抬起頭來看我，雙眼含著淚。我對他那一幅憂急的面容，屏聲靜氣，等待他的答覆，樞機和氣地說：『是！是！蒙席轉告樞機院長，給我這個大恩，改選他人。』(三)

八月三日，午後第六次投票，撒爾多的票數，增到三十五，郎波拉退到十六，其餘歌提七票，散票四。

當晚，許多樞機都勸撒爾多樞機接受當選。米蘭總主教薩拉理樞機 (Card. Ferrari) 說：「你要回去，就回威尼斯去罷！可是你的良心，終生不能太平。」撒多里樞機 (Card. Sottili) 也力勸接受，聽他答說已經許下死活總要回威尼斯，撒多里樞機便說：「保不定就是死著回去，火車常出險呢！可是違抗天意，死了，怎樣見天主？」他被這些話，說的心神更亂了，一夜不能安寢，輾轉床褥。郎波拉樞機住在隔壁，敲門，勸他靜心休息，他悽然說，「於今兩方對換了，前兩夜是我勸樞機靜心安眠呢！」

八月四日，樞機們大家都笑容滿面，步履也輕捷了，大家知道當天必定可以結束選舉了，上午第七次投票，撒爾多樞機以五十票當選，其餘郎波拉十票，歌提兩票。唱票畢，樞機們全體起立，樞機院長操拉丁語，照例問被選的人說：「你是否接受當選為教宗？」撒爾多樞機默然不答，淚如泉湧，過了片時，用聖經的話答說：「請免了我喝這苦爵罷！但只奉

行天主的聖意。」

樞機院長認爲答語不明，再依例問道：「你是否接受當選爲教宗呢？」

「現接受當選，視同接受一支十字架。」

「願用甚麼名號呢？」

「我既然要受苦，便採用受苦最多的教宗的名號，我號稱庇護。」

西斯篤殿的大門開了，禮官等進殿，將六十一個寶座上的華蓋放倒，留著撒爾多樞機座上的華蓋，新教宗退到殿側便室，更換教宗白袍，然後，再入殿，端坐祭壇前，接受樞機們的朝賀。

西斯篤殿的煙囪，這時放出白煙了。教宗已選出的消息，一瞬間傳遍了羅馬，羅馬人趕著往聖伯鐸祿廣場，首席五品樞機馬智 (Card. Machi) 從聖伯鐸祿大殿正門陽台上，照例向大眾操拉丁語說：「我給你們報告一個大喜訊，我們已經有了教宗，即撒爾多樞機，他取號庇護。」全場鼓掌，一時雷鳴，大家魚貫進聖伯鐸祿大殿，恭候新教宗的祝福，庇護第十立在大殿正面的窗欄前，第一次祝福全羅馬和全球的教民。

從大殿回宮，宮內人員請問指定居所，庇護第十同內侍等商量，指定宮中第三樓，爲臨時住室，吩咐一切從簡，房中不要安置鏡子。

薄暮八點，選舉秘書長登樓請見，呈上致各國元首的公函，請求簽署，墨里德瓦總主教說：

「明知聖父今天累極了，本不敢再來煩勞，但要緊簽署致各國元首的公函，正式通知當選。」

「對！對！蒙席，你不是也累極了嗎？我看你這幾天多麼忙。」

庇護第十抽出一張白紙，在紙上寫著「庇護第十」，笑問秘書長說：「這樣好不好？」簽署完畢，墨里德瓦向教宗告辭，請求祝福，說明自己的職務已經完結了。庇護第十驚訝說：

「蒙席，怎麼你也捨了我呢？不要走，你暫時留在我這裡……留在這裡任代理國務卿。」四

深夜就寢，心緒不寧，久不就寐，又聽到門外有沈重的腳步聲，踱來踱去，起來開門一看，一個值夜的瑞士警衛，在走廊裡走著，警衛一見教宗，屈膝行禮，庇護第十靦然說：「好孩兒，你去睡罷！這樣爲你也好，爲我也好。」

註：

- (一) René Bazin-Pio X. P. 119.
- (二) Dal-Gal-Pio X. P. 332.
庇護第十當選後，立即下令，嚴禁以後教宗選舉會中，樞機代表任何政府，發表意見，違者褫職，按現行教宗選舉法，選票經過，俱不能透露會外。
- (三) Mery del Val.-Pio X. Padova 1949. P. 15.
- (四) Mery del Val.-Pio X. P. 22.

二〇、加冕登極

八月九日，庇護第十行加冕禮。

清晨，聖伯鐸祿大殿，擁擠著十萬民眾，殿內沒有一寸的隙地，樞機、主教、教廷要員、外交團、羅馬貴族，穿著各式的禮服，按次排列在大殿，「寶座祭壇」的兩側。黎葉色、東波羅、撒爾匹諾、德委索、滿杜亞和威尼斯的朝聖團，聚齊在正中大祭壇的周圍。大殿裡各處張貼告示，禁止鼓掌歡呼。

庇護第十由宮廷儀仗隊，導引入殿，教宗坐敝輿，至殿前遊廊，下輿登寶座，接受大殿供職的要職的朝賀。朝賀畢，登輿進殿。銀號齊鳴，掌聲四起，教宗忽然立起，站在敝輿上，用手指置唇前，吩咐停止鼓掌，大殿頓時息靜。聖殿為天主之宮，教宗也不過是天主的僕人；在主人宮裡；僕人不當受歡呼。他所以不願保留殿中鼓掌的習慣。

敝輿抵聖體小殿，教宗下輿，跪拜聖體，祈禱良久。然後步行往聖額我略側殿，行更衣禮。教宗登御座，樞機等，魚貫往朝。更衣畢，教宗著祭服，走向正中祭壇。行時，禮官一位，手持掃帚，燃火燒帚，跪向教宗說：「聖父，世上的榮華，常是這般煙消。」

行抵正中祭壇，教宗開始大禮彌撒。六品唱聖經時，用拉丁文和希臘文。領聖體時，教宗跪於寶座祭壇前的御座上，用金管吸取聖血。彌撒畢，正式行加冕禮。教宗坐於正中祭壇上，首席五品樞機馬智，手舉三層皇冠，加於教宗頭頂，口中念說：「請接受這三層高冕的皇冠，你該知道，你是王侯的公父，人世的仲裁，上主耶穌在世的代權。敬祝上主耶穌，世世享受光榮。」

黎葉色鎮昔日赤足上學的童子，今日成了普世王侯的公父，走到了人世權威的極頂。但是他只看到教宗尊位的重任。

「剛壓在我肩上的重十字架」——當選的次日，教宗寫信給巴杜瓦的主教說——「使我尚神志不清。我感覺要緊給好友寫幾句話。你想不到我怎樣希望見著你，把我滿懷的感想，傾注你心。但我沒有勇氣，馬上叫你來羅馬……」(一)

三個妹子洛莎、安娜、瑪莉雅，已經來羅馬。教廷舊例，教宗的兄弟姊妹應加尊銜。國務院文書處向教宗請命，教宗不答。再請命，庇護第十回示說：「稱爲教宗的妹子儘夠了！」

有人建議，弟弟安琪洛應召到凡蒂崗。庇護第十答覆，安琪洛的職業，做一小鎮的郵局局長，足夠生活。照例，教宗的姪兒外甥，若是司鐸，便進宮供職。庇護第十很愛外甥葆阿

林司鐸 (Battista Paolin)，大家都請召他進宮。教宗說：「若望是一位很好的神父，但還年輕，應該經管教友。他有一個本堂區，在那裡比在一座宮裡好。」

教宗的廚房，原有佣人七個。庇護第十命把七人都調用他處，廚房只調巴杜瓦修院的一個廚子來管理。廚子自己上街買菜。

第十七世紀時，教宗吳爾巴諾第八規定宮中儀節，教宗獨自進餐，庇護第十，當選的次日，命秘書陪同用飯，宮中人皆有礙成規，教宗笑說：「以前的教宗，規定獨自進餐，我用同等的權力，規定不獨自進餐。」命隨侍的兩個秘書：白助散教卿和白洗尼教卿 (Mons. Pescini) 一同陪餐，一同陪食。秘書另坐一桌。

三個妹子，和一個甥女，住在聖伯鐸祿廣場外一條小巷裡，每週，數次進宮，坐談一小時許。當選教宗的次年，聖若瑟節，白助散秘書在自己的飯桌上，多排了四個坐位，午餐時，請教宗的妹子甥女入席。給教宗賀主保節，以後，每週大節期，妹子等屢被請入宮午餐。

加冕禮後，威尼斯省各處的朝聖團，入宮朝賀，教宗在宮中葆樂小殿，為他們行彌撒。八月的天氣很熱，教宗心中又很感動，彌撒後，忽然暈眩，過了幾分鐘纔清醒。在朝聖團裡，有教宗的妹夫。白助散秘書從人叢裡把他叫出來，吩咐他進裡面去，單獨見教宗。妹夫走到廳門，持矛的瑞士警衛，攔住去路。他一聲不響，連忙退回。白助散見他退回，料到了

他的遭遇，囑咐他告訴警衛，說是教宗的妹夫。瑞士警衛看著村夫又走來，又照樣攔路，他鼓起勇氣，細聲說：「我是教宗的妹夫。」警衛一聲口號，站在旁邊的警衛，立刻排成隊伍，擎起長矛，立正行禮，等他走過。妹夫不知用意，大吃一驚，連忙又縮回去了。

全球的人，都知道新教宗原是一個村夫。大家用稀奇的眼光，等著新教宗的設施。

新教宗的第一件設施，是給羅馬的窮人，施捨十萬呂耳，給威尼斯的窮人，施捨五萬呂耳。

八月六日，新教宗正式接見駐教廷的外交使節，使團領袖葡萄牙大使致賀辭。教宗作簡單答詞。然後周行全廳，接見使團人員，隨即退出。使團覲見新教宗後，往訪新代理國務卿。普魯士公使問墨里德瓦總主教說：「蒙席，請告訴我們，這位教宗爲甚麼一見就會使我們傾心呢？」別的大使公使也都說：「請給我們說一說。」可是代理國務卿也只能說，自己剛認識新教宗，也是一見就傾心。(一)

近代每位新教宗的行政大綱，常是在第一封通諭裡，公佈全球。庇護第十在當選後的第二月——十月四日，頒佈了第一封通諭，名爲“*Ex Supremi Apostolatus Cathedra*”（從教務最高的講座）。(二)他的行政大綱，總括在一個標語裡「因著基督，整頓一切。」(一)

Justaure Omnia in Christo)

「仗著天主的德能，我們聲明在教宗任內，所有的行政大綱，就只是因著基督，整頓一切，使基督成一切事的中心。當然有些人，他們專門以人世的利害，計算天主的聖事；他們必要審查我們的路向，把祂屈解到政治上的企圖，和政治上的黨爭。為斷絕這班人的妄想，我們決斷地向他們聲明，仗著天主的助佑，我們不願意作任何別的事，我們只是天主的職員，我們只隸屬於天主的權威。天主的利害，即是我們的利害；為著天主的利害，我們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因此若是有人，向我們請示一句號令，包括我們的意向，我們就常向他說這句：「因著基督，整頓一切。」

二十世紀初年的世界，卻正是反對基督的世界。庇護第十說：「誰不知道今日的社會，所有的病症較以往更重更深呢？而且天天加壞，病已深入膏肓，使它快要到喪亡了。可敬的神昆們，你們知道這個病症是甚麼：即是離棄天主，反背天主。」因此人們雖是渴望和平，而不得有和平。

「因為逐出了天主，就是逐出了正義。沒有正義，一切和平的希望都要成爲幻影。……我們知道，有許多人因愛慕和平，追求安全的秩序，他們彼此成群結社，希望作成社會秩序的有力份子。但可惜，這也不過是一種虛想，一切都是徒勞。在紊亂的社會裡，唯一能作成社會秩序的有力份子，只有一種，就是信從天主的份子。對於這一點，應多加宣傳，應盡力發動，使真正愛和平的人們，都歸向到這種信念。」但是歸化人類，轉向天主，

使人信服天主的尊嚴和號令，這一切都要全靠耶穌基利斯督。因此，我們所說的因著基督整頓一切，和歸化人類信服天主，同是一事。」

「那麼，有那一條路，可以引我們走向耶穌呢？可敬的神昆們，你們已經看到，這條路排在我們的眼前，這條路即是聖教會。因此你們可以見到我們和你們該有的職責了。我們共同的職責，是在引著這個已經遠離基督的訓示的人類。服從教會，教會再引他們服從基督，基督再引他們服從天主。」

為能盡到自己的職責，教會第一該注意的，是培植優良的聖職人員。庇護第十囑咐全球的主教們，盡心管理各自的修院，務求能夠栽培一班德學兼優的司鐸。

司鐸們最重要的職務，則在宗教教育。社會的反背天主，由於人們不認識天主。大多數的公教教友，不明教義。然而人們都有願意認識天主的慾望，司鐸們便該滿足這班人的慾望，用確實的學識，給他們講解教義。

教會為整頓一切的事，不能僅靠聖職人員，教會要求教友們也盡一分的責任。聯合全球的教民，在主教指導之下，進行這種因著基督整頓一切的偉大工作。庇護第十結束他的第一封通諭說：

「祝望天主，仁慈無限，早日使人類革新，歸於耶穌基利斯督。」

註

- (I) Dal-Gal-Pio X. P. 345.
- (II) Mery Del Val-Pio X. P. 26.
- (III) Acta Pio X. v. I P. 1-16.

一一一、選任國務卿

新教宗登基後，教廷各部部长照例都不變動，只有國務卿，則須另加任命。良第十三的最後一位國務卿波拉樞機，自一八八七年五月得教宗良的任命，居國務卿職十六年。良第十三駕崩，國務卿隨即停職。

庇護第十，在被選的當天，任命墨里德瓦總主教任臨時代理國務卿。

教廷的聖部，由各部首長直接向教宗負責，沒有首相或國務總理。一切大權，操在教宗之手。國務卿掌管國務院，輔佐教宗指揮教廷的外交和一切與政治有關的事務。其他各部首長按期一週或一月覲見教宗，報告部務，聽取裁決。國務卿則每晨入見教宗，共商天下大事。國務院設政務常務兩次長。兩次長也輪流每日入覲。

墨里德瓦代理院務，過了兩月，教宗還沒有決定新國務卿人選。庇護第十素不來羅馬，不熟識教廷的樞機，不能在短時間裡，找出一位政見相同，又得他信任的國務卿。按照慣例，教廷任用人，代理某職，日後即命他真除該職。可是，代理國務卿墨里德瓦，年纔三十八，又屬西班牙籍，而且還沒有升樞機，大家都以為他不能真除。

十月十八日，忽然傳出墨里德瓦被任國務卿的消息，全球驚爲一件奇事。

墨里德瓦自己述說他任命的經過說：

「一九〇三年十月十八，星期日，上午，我照常陪教宗坐談半小時，處理所有的事務。當我起身告辭時，教宗交給我一個大信封，信封上有教宗親筆寫的地址：地址是寫給我的。教宗好像是想起了一樁剛已忘記了的事，向我說：『呵！蒙席，這個是給你的。』」

以往，教宗也曾交給我一些信封，信封裡封著一些重要的文件。因此，這一次，我收到信封，一點不稀奇，也不大注意。我把信封夾在別的文件裡，簡單地回答：『聖父，我研究了以後，明早奏明結果。』」

走過長廊，回到我的辦公室。路上遇到莫謙尼樞機（Card. Mocceni）。樞機的神氣，看來是當天早晨見到教宗，知道一些事情。

莫謙尼樞機待我素來很好，當我八年服侍良第十三時，他對我常是很親熱。

這一天早晨，他用他的粗燥的語氣問我說：「今早我們可以有甚麼消息呢？……誰是新國務卿？」

我答應說：「我可以保證樞機，我是一點也不知道。教宗從沒有向我提起這件事。」樞機的面色忽然變了，很驚訝的說：「這是怎麼回事？……你到我的房裡來。」我跟

著樞機，進到他的辦公室。（莫謙尼樞機任教宗宮宮長）樞機一再地追問我。他以爲絕對不可信，怎麼我不知道教宗的決議。我再三答說今早覲見教宗，沒有特別事故，對於未來的國務卿，連一句話也沒有提。只是我臨別時，教宗在許多文件裡，交給我一個信封。

樞機喊說：「一個信封？……在甚麼地方？……爲甚麼不開呢？」

我開開信封，大略地看看內容。我不勝驚惶。莫謙尼樞機微笑地看著我，像是事前已經知道一切。他親熱地在我肩上輕輕一拍。

信封裡，除親筆信外，夾有一大包的鈔票；因此信封裡看來東西很多。聖父多情，要我接收這種禮物，爲酬報我兩個月不願領取薪俸，也爲相幫我升職時該有的費用。

教宗的親筆信說：

致代理國務卿墨里德瓦總主教。

蒙席閣下：

樞機等曾選用閣下爲選舉會秘書長，閣下盛情，又願於此數月肩任國務卿之勞瘁，忠心盡職，謹小慎微，因是余欲閣下正式任余之國務卿。

十一月九日，余於下次御前大會，陞任閣下爲樞機；以滿余心中感恩之情，且余可以告閣下者，余之處置，中悅眾樞機之心，彼等與余，俱佩閣下所得天授之才德，俱信閣下於教

會，能有更多的貢獻。

爲玉成此事，余特頒賜閣下以宗座遐福。

庇護第十，一九〇三年十月十八日，梵蒂岡。」

我的心緒稍定後，立刻入見教宗。聖父盛情相接，但不許討論他所採的決議。教宗吩咐說：他既這樣決定了，我只有俯首聽從天主的聖意，他自己本人，接受教宗的重任時，也是俯了首，服從天主。」(一)

但是外間的批評，不因此而減少。這些批評，也傳到教宗的耳中，教宗後來對一位樞機，說明自己任命墨里德瓦的理由：

「我選了他，因爲他通多種語言。他生在英國，在比國受教育，國籍屬於西班牙。他是外交官的兒子，自己也是外交官，他明瞭世界各項問題，而且爲人很簡樸，有聖人的德操，每早來奏呈世界大事，我從來沒有見到可以指責的地方。他辦事總不半途妥協。」(二)

墨里德瓦的父親曾任西班牙駐教廷大使，爲西班牙貴族。一八六五年十月十日，他生在倫敦，母親爲英國人。他的父親在大使任滿時曾引兒子覲見教宗良第十三，把他託於教宗，他有志修道。良第十三很鍾愛青年的墨里德瓦，在他還只領了五品聖職，沒有晉司鐸以前，

就升他爲「蒙席」，於一八八七年派爲恭賀英皇后維多利亞金慶特使團秘書，次年又派爲甲 唱德皇威廉一世並恭賀新皇福里得里克二世特使團秘書。在這一年的十二月，他晉陞司鐸。次年隨教廷特使團往奧京。一八九一年，任爲教宗的「中常侍」。一八九八年，任教廷外交學院院長。後兩年，升總主教。一九〇二年，充教廷參與英皇厄杜亞二世加冕禮特使。一九〇三年，因教廷御前大會部秘書長，在良第十三逝世以前數天去世，教宗選舉會沒有法定的秘書，樞機院乃選他充教宗選舉會秘書長。

墨里德瓦生於貴家，習於外交禮儀；庇護第十出於寒門，最不受虛文儀節，然而兩人都德性湛深，愛簡樸，喜捨己，因此性情很相投。庇護第十終生信任墨里德瓦，一次有人勸他改換國務卿。教宗憤然答說：「叫我們離開墨里德瓦？那更好是割掉我們的腦袋。」(三)

每年達到國務卿的主保節，庇護第十常寫一封親筆信，帶著一件禮物差人在國務卿未入見以前送去，給他賀節。墨里德瓦樞機陞司鐸二十五週年，教宗親筆給他寫信說：

「因著樞機的謙虛，沒法知道首次獻祭二十五年的確定日期；但是我希望樞機同樣地接受我的祝賀；祝賀樞機能見到晉司鐸，陞主教，和升樞機的五十年金慶。同時也希望樞機高興接受我的一點賀禮，以表示我心中感激之情；感激樞機年來明智忠誠，廉潔從公，助我治理教會，不惜犧牲，希望天主也用豐美的聖寵，作爲酬謝。」(三)

這不是一位元首寫給一個屬下的手諭，這是朋友寫給朋友的賀函。庇護第十待自己的國

務卿，又親熱，又禮貌。遇事必共同商量，他的意見，常是計出必從。

墨里德瓦樞機敬重庇護第十，超過中國所說的：「士爲知己者用。」他景仰庇護第十爲聖人，爲恩師。庇護第十逝世後，他每年夏天，往黎葉色拜訪庇護第十的故居。他自己死時的遺囑，希望能夠葬在庇護第十的墓側。

庇護第十於今登了聖品，墨里德瓦列品的案件已經開始。他們兩位，真可以說是聖人識聖人。

註：

- (一) Mery del. Val-Pio X. P. 35-39.
- (二) Mons T. Cenci-II Cardinale R. Mery del Val, Roma 1933. P. 138.
- (三) Ferruceio de Carli-Pio Xie. il suo tempo. Firenze. P. 157.

一二一、改革聖樂

庇護第十在威尼斯識到了一個音樂天才。

當他受任爲威尼斯宗主教，因著義大利和教廷的爭執，不能上任視事時，一天，有一個音樂教師引著自己的兒子，到滿杜亞來見他，音樂教師名若瑟白樂思（Giuseppe Perosi），他的兒子名老楞佐白樂思。少白樂思那時年二十二歲，有志陞司鐸，父親把他託給撒爾多樞機，請求提拔，給他學習音樂的機會，在一八九〇年十月，洛提城開「公教集會工作」的會議時，撒爾多樞機曾欣賞過少白樂思表演鋼琴，很賞識他的天才。這次，聽了他父親的付託，立刻任命他爲威尼斯馬爾谷殿的音樂導師，先派他到威尼斯去，次年樞機也到了威尼斯，白樂思便住在宗主教府裡，一面研究音樂，一面攻讀神學。一八九五年，撒爾多樞機祝聖他爲司鐸。

一八九七年，威尼斯舉行第五屆國際聖體大會，撒爾多樞機示意白樂思作「耶穌受難聖曲」。十二月耶穌受難曲前部，在米郎大戲院演奏，一鳴驚人。次年，又作「耶穌顯聖容聖曲」，「賴柴魯復活聖曲」，和「耶穌復活聖曲」演奏後，全國輿論大加讚揚，教宗良第十

三升他爲梵蒂崗西斯篤殿音樂導師。西斯篤殿音樂導師，乃教廷的音樂導師。(一)

白樂思的聖曲，爲近代音樂開一新生面，他的聖曲把教會傳統的聖樂和近代歐洲俗樂，互相調溶，聲調樸素，表情真摯；在樂器與人聲的合奏中，能聽到幽雅入神的「額韻」。

近代教會的聖樂，因受歐洲俗樂的影響，漸漸放棄了古傳的「額韻」，於是聖堂似乎成了戲院，只聽到雄壯或瑰麗的歌聲，互相追逐，互相爭巧；宗教的情感，則已失去無遺了。庇護第十生性喜音樂，很痛心當時聖樂的流弊，在威尼斯時，已借著白樂思的天才，改革教區的聖樂，使歌調由繁入簡，充滿宗教的熱情。

他即位爲教宗，馬上想把白樂思聖曲的成績，標示全球，將教會的聖樂，引上正軌。聖樂的目的，在導引人心，歸向天主，不是在於快樂人的耳官。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庇護第十頒發「自諭」，改革聖樂：(二)

「在管理教務的許多思慮中，最重要的一種，無疑地是在加增天主聖殿的尊嚴；因爲在聖殿裡，舉行教會最崇高的聖事，……因此在聖殿裡不宜有任何事，可以擾亂或減少教友們的熱情或敬心；不宜有任何事，可以引起合理的敗興或反感；更不宜有任何事，可以直接玷辱聖事儀典的尊嚴和神聖，……對於這一點，我們不能列舉可能有的各種惡習。我們於今只注意最普通的一點，——這一點最難絕根，所以最容易引起人的痛惜，——這就是對於

聖樂的一切惡習。我們曾經觀察到，或是因為這種藝術的本性流動易變，或是因為時代的興味和嗜好隨時改換，或是因為戲院俗樂對於聖樂的不良影響，或是因為音樂所引起的興趣不常走正軌，或是因為對於聖樂的許多成見，——即使是一些誠心和有威望的人——死守不改，因此便常有要把聖樂引出正軌的傾向，使聖樂失去為教儀效勞的宗旨。……我們因此視爲我們的第一種責任，申斥凡是在教儀上和教會敬禮上所有不合法定的惡習，都應視爲非法。……

聖樂既是合成教會盛典的部份，更分有教儀的共同目的。這種目的，在光榮天主，提高教友的精神，聖樂而且還是爲增加教儀外表的隆重。因此聖樂的歌調，在使後教儀經言原文的拉丁語，加增感人的效力，使能容易動人的心。既是這樣，聖樂便該具有教儀的特性，在結構上表示聖善。」

聖樂因此該是聖樂，不能跟俗樂相混，更不能把聖樂變成了俗樂。在聖堂歌唱的人，也宜除去俗氣，衣冠宜整，男女不相混。吵雜叫囂的鑼鼓，更該摒在教堂以外。聖樂的歌調，宜合於藝術，含有精神的高尚美性，歌辭純潔，協於樂譜；不宜重覆多回，以後慢聲委靡，有失尊嚴。

庇護第十不但是說明了這些原則，在「自諭」的第二部，詳細規定了實際方法。諭令各區主教，組織教區聖樂委員會，提高修院的音樂教育。羅馬各大聖堂，首先改革樂譜，作全

球教會的模範。教廷聖樂學院宜加整頓，培植音樂人才。

十二月八日，又手諭羅馬代理主教肋斯畢智樞機 (Card. Respighi) 著令認真執行上月改革聖樂的諭令，次年四月二十五日頒佈額韻經本，通行全球，以求劃一。

庇護第十並不是反對近代音樂要加禁絕。也並不是主張在聖樂上，只用「額韻」。他所禁絕的，是在教堂內歌唱絕無宗教意味的俗樂。墨里德瓦樞機曾述庇護第十「批評一些固執的人，願意走向極端，把凡不是純粹額韻的音樂，都除在音樂以外，教宗說這是一種過激的怪性。」^(一)

註：

- (一) Teodoro Onofri-Pio X nei ricordi di Lorenzo Perosi ^長 Osservatore Romano. "一九五二，三月二十三日 F. B. Felicini-Gliottanta anni di Perosi. ^長 II Quotidiano"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二) Pil X v. I. P. 75-87.
- (三) Mery del Val-Pio X. P. 83.

一三三、制定法典

庇護第十登基，國務院政務次長嘉斯巴里總主教 (Mgr. Pietro Gasparri) 入見奏事。

教宗問：

「政務部現在有什麼工作？」

「聖父，於是該編纂教會法典的時候了！」

「這事有可能嗎？」

「聖父，可以辦到！當然是樁難事；但是爲聖教會有無限的利益。」

「好罷！那麼我們就辦，即使我們不能親自頒佈這冊法典，我們的繼任人，一定可以頒佈。」

「不！聖父自己得頒佈這冊法典，我們大家一面求天主，賞賜聖父能夠享有前兩任教宗的高壽，一面盡力趕緊編纂，務使這冊法典稱爲庇護第十法典。」

教會現行法典的編纂，就在這一次談話中決定了。消息傳出後，各方都懷疑事情能否成功，巴黎教會大學法律教授瑪尼 (Mani)，連作兩篇演說，說法典的編纂，必要徒勞無功。

但是庇護第十不是見難而退的人，嘉斯巴里更是計劃編纂，已經多年。一九〇四年五月五日，教宗頒佈詔書，諭定編纂法典，任嘉斯巴里爲主持人。

嘉斯巴里生在一八五二年五月五日，故鄉在義大利中部烏西山村（Ussita）。父母以畜牧爲業，二十五歲陞司鐸，繼續考有哲學、神學、民律和教律博士，任羅馬傳信大學法律教授，從法律名家墨爾德樞機（Mertel）遊，充秘書。因著墨爾德樞機的介紹，教宗良第十三派他爲巴黎教會大學法律教授。在法京住了十九年，升爲教廷駐秘魯大使，後四年，調任教廷國務院政務次長。在巴黎執教時，他的法律著作，已經名聞法律界。

這位法學家，爲人梗直，少言笑，舉止不拘儀節，但是他的觀察力極強，意志剛毅。庇護第十登基，他便看到新教宗勇於辦大事。他平生編纂法典的抱負，可以因著這位教宗去實現了。

公教法典的編纂起於克拉濟亞諾（Gratianus）。克氏在十二世紀時，以私人名義，編纂了一部教會法令集成，後來竟成爲大公認的法典。他以後又有五重新法令集成，都編於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之交，一二三四年教宗額我略第九，以聖賴孟多爲主編，總收以往的法令，編成了後代著名的《額我略法令集成》，以後的三世紀，又附加了四部增訂集。十五世紀後，再沒有新的法令集成了，教宗格肋孟多第八雖曾預備編纂，然而沒有實現。後代教宗

則只是繼續頒佈法令，因此造成了教務行政上一種很大的困難：「因為第一，不能知道清楚，現在實行的法律，究竟有多少。第二，有些法律，在當日頒佈時，很適合時宜，於今時勢變遷了，法律已難見諸實行，然不知究竟是否作廢。第三，前代法律有與後代法律相衝突者，不知該怎樣有合法的解釋。第四，後起的合理習俗，有與前代法律相齟齬者，不知究能發生習慣法的效力否。第五，對一些事件，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則不知應若何定斷。第六，法律集成等書過於繁亂，檢討很不容易。」(一)

庇護第十，一生治理教務，親身經歷過這些困難。他知道教會的主教們，都希望有一種完備的新法典，遇事知道有所遵循。因此嘉斯巴里的建議，正中他的希望。他敏銳的眼光，也看出建議的人恰好是做這種工作的理想人物。

嘉斯巴里不是一個富於幻想的詩人，他研究法律，素重實踐。在建議編纂法典以前，他已估計一切的困難。後來在去世前幾個星期，參加世界公教法學會，他作了一篇演講，追述當日編纂法典的阻難說：

「誰也可以明瞭當日研究聖教法律的困難，而從以下所說的更可看的明瞭：一、《教宗上諭集成》，教廷各聖部與法庭的〈法令和答案集成〉，《脫弟騰公議會紀錄》，《教宗大事錄》，等書，僅以年代的先後為標準，較古的《克拉濟亞諾法令集成》，則並此年代的次序也沒有。其餘的法令集成更多是殘缺不全，遺漏的法令很多。二、從教會法律的史料中去

研究，也是收不得效果，反而常給研究工作添加困難，因為或是與法律集成相重覆，或是史料與法令不分，未成的草案，而混於法令以內。三、各聖部的一些答案，雖然都是對於一局部問題而發的，而實際上多可引伸為普通的法規。為研究這些法規，須得費去許多工夫。四、對於一些事件，教會法律完全沒有規定，因此便當向羅馬法或法律家的意見去探索。……既是如此，真沒有方法，可以給教會法律下一界說，祇能像黎維物 (LIVIUS) 稱羅馬法為一些法令再上一些法令的大堆。」(一)

編纂教會新法典，就是要從這一大堆的法令再加法令裡，編出一冊有系統的法典，前代的法令，可存者存，該改者改，該加者加。庇護第十親自監察指示編纂的工作，一九〇四年，三月二號，他交給國務卿樞機，一個親筆寫的組織草章，草章上說：

「更好在第一次開會時，就決定以下數款：

(1) 任命兩個副秘書，(一人選可自嘉斯巴里指定)，相幫嘉斯巴里蒙席，預備開會時的討論案，在嘉斯巴里不能出席開會時，代他出席。

(2) 任命本城顧問。

(3) 選派一位或兩位樞機，為顧問會議主席。

(4) 行文全球主教：A、請在該地選定一法律顧問，或派來羅馬，或與羅馬往來信

件，表示意見。B、請指出教律上何者該與以修改，並表示該怎樣修改。

(5) 決定每月樞機委員會開會次數，顧問會議開會次數。

(6) 是否一切顧問，同時研究法典的一章，或更好每人分章研究，共同討論。

(7) 囑咐應即開始工作，不要遷延，等候時機。」(三)

編纂法典的詔諭頒佈後，嘉斯巴里總主教任編纂委員會總秘書，厄里里蒙席 (Eugenio Pacelli) (現任教宗任副秘書) 編纂委員會分上下兩級，下級委員會由法律學者三十餘人組成，分甲乙兩組，每組每週集會一次。每組開會前，嘉斯巴里親作草案，先期付印，送發各委員。開會時，就草案討論，討論畢再付印，送交上級委員會。上級委員會，由二十五顧問組成，就下級委員會決定之草案再開會討論。開會時因人多，意見紛歧，每一疑難，常爭論一小時，後乃改爲書面討論。秘書長將下級委員會之草案，陸續寄送每個顧問，顧問在收到草案後，十五天以內，以書面就草案發表意見。秘書長收到顧問等的意見書，加以整理，移交下級委員會，再開會討論，第二次討論議決的草案，送交最高委員會審查，最高委員會由樞機數人組成，嘉斯巴里任該會秘書。樞機委員會審查草案，如有認爲該修改者，批交下級委員會修改，如遇有疑難，則呈請教宗指示。墨里德瓦樞機述說：

「當編纂工作進行時，有時遇到各方意見不合，很難決定該加的或該改的法律。因爲贊成和反對的，兩方都有理由；各處主教們的所表的希望，彼此互有衝突；羅馬的法律顧問，

又堅持自己的主張，於是要緊特別加以考慮，庇護第十使用他自己素有的實際觀察力，按照所認為最好的理由，公佈一道法令，作為一種試驗。試驗的成績，在法典最後的草案裡，或者全文加入，或者修改，或者廢除。」^(四)

這樣，一九〇八年，庇護第十創設教廷公報 (Acta Apostolicae Sedis) 在公報上，陸續公佈教諭組織法，教會婚姻法。

一九一二年，春天，全部法典草案經過了最高委員會的審查，庇護第十於三月二十四日，把法典草案頒發全球主教，諭令主教們或親自或委派法律學者兩人，就法典草案加以研究，研究後，呈報各自的意見。

兩年後，庇護第十駕崩，應驗他所說的：「即使我們不能親自頒佈這冊法典，我們的繼任人，一定可以頒佈。」

繼任人本篤第十五，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四號，召開御前大會，宣佈將頒佈法典。次年聖神降臨節正式頒佈。

這時嘉斯巴里已經作國務卿樞機了。

註：

- (一) 羅光—羅馬公教法學界泰斗嘉斯巴里 新北辰 民二十四年，十二月號。
- (二) 同上，並參考 *Gli 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Giuridico a Roma 1934*
- (三) *Mery del Val-Pio X. P. 94.*
- (四) 同上。

二四、宗教教育

教宗良第十三，時人稱爲「天上之光」，他用「通諭」，訓誨全球教民。他的通諭，陳說學理，對於社會各種問題，指示途徑。老年時，滿頭銀髮，身高體瘦，白袍飄飄，望之有如天上降來的天使。他的理智，飛在人上；他的姿態，也不同於凡人；大家恭之敬之，然而覺到距離很遠。

庇護第十來自民間，喜與民眾接近，而且好講淺近的教義要理。登位以後，凡蒂崗宮乃有從古未見的一種奇景。星期日下午，羅馬百姓，男女老幼，魚貫進宮，集台在「達瑪索天井」裡，聽教宗講要理。庇護第十站在紅毯鋪地的講壇上，用樸素的言語，向他們講道。

這似乎回到上古聖教初興的時代，像教宗聖良，聖額我略等，星期日在聖堂向民眾訓話。

教宗是羅馬城的主教。庇護第十便認爲自己有向教民講解教義的職責，而且願意天下的主教司鐸，都感到這種責任心。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五日，頒佈「痛心」通諭，督促加強宗教教育。(一)通諭上說：

「人們的意志，因著原罪的餘毒，忘記了天主，一心愛虛假，求荒謬。這種意志，既走入歧路，又被慾情所蒙蔽，要緊有一個領導者，指給他正路的方向，引他到所拋開的正義大道。這個領導者，乃是我們的心靈。但是這個領導者，自己看不到光明，不認識天主，那就要像盲者引盲者，一同掉入深坑！……」

耶穌的教義，乃唯一的教理。祂給我們宣講天主，宣講天主的德能。祂所講的超過我們理智所可想的。……耶穌的教義，乃唯一的教理。祂給我們宣講人的尊高品位。人是天主的義子，人的歸宿，是在永遠同天主幸福地生活。因著這種品位，基督乃教訓人應該彼此相愛如兄弟，在世上生活著，應配稱為光明之子，不該在飲酒作樂，淫逸放恣，好辯鬥爭中度日子；應該加惠於人，且該加惠仇敵；應該把精神利益看在暫世利益以上；應該看重謙遜，作為真正光榮的根基，抑制驕傲。

就是這種教理，教給人們以精神的智慧，使不落於肉慾的假慧。……因此只有耶穌的智慧，可以給我們心靈上一種光明，使易於求到真理。也給我們意志一種熱情，叫我們的心靈，舉向天主，藉著修德行善，同天主相結合。」

那麼使教民受宗教教育，明瞭信仰的教義，即是給他們該有的生活指導。現代歐洲社會所以遠離了宗教，即是因為教民多不認識自己的信仰，教會的負責人應該盡力補救。庇護第

十在通諭裡規定：

「在每主日（星期日）和聖節日，——沒有例外——本堂司鐸應該用一點鐘，給兒童們講解要理。」

在堅振和初領聖體以前，兒童應該有一期特別的教理訓練。

在每個本堂區，應正式成立教理會，在司鐸少的本堂區，應借助教友作教授要理員。

在各大城市，城中有大學或中學，為學生們應組織教義班，講解信仰上的真道，以助成宗教訓練。」

這些條文，後來都收在新法典裡，成了教會通行的法律。

在一八八九年時，義大利主教在畢亞淺匝（Piacenza）舉行全國教理教育會議。庇護第十那時任滿杜亞主教，因為視察本區教務，沒有前去參加。他給教理教育會議寄去了一篇演辭，建議大會上書教宗，講求頒行劃一的教理本。良第十三接受了這種提議，但沒有付諸實行。庇護第十便指派了一個委員會，編定義大利教理本。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八日，手諭羅馬代理主教肋思畢智樞機頒佈新教理本，著令採用。手諭說：

「從我們開始任教宗時，就特別注意教民的宗教教育，尤其是兒童們的宗教教育，因為我們相信，今日教會所遭遇的困難，多是因為人們不明教義，不識教規。……：

我們乃將舊日的要理本，加以修改，編成一種新縮本，親自加以審查；且令義大利全國

主教，也各自審查一遍，表示對全書的意見，又按每人的經驗，指出該修正之點。

既然各位主教，都贊成這種要理本；而且我們又令按照他們可貴的指示加以修正；我們認為不必再等了，可以用新要理本代替舊本子……」(一)

新要理本，後來譯成了他種語言，直到現在還是教會要理的標準課本。

註·

- (一) "Acerbo nimis" Acta Pii X VII. P. 69-84.
- (二) Acta Apostolicae Sedis 1912. P. 690.

一二五、社會問題

教宗良第十三在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頒佈「新事故」通諭（*Rerum Novarum*），討論勞工問題，指示解決問題的原則。「新事故」通諭成爲現代公教社會事業的大憲章。

庇護第十生於寒家，在農村管過本堂，在工商繁盛的威尼斯當過主教，一生與貧民相接近。他對於社會問題，有親身的經驗。登教宗位後，繼續良第十三的精神，指導當時公教界的社會事業。把發生的幾種糾紛，明正地予以處置。

義大利當時的公教社會事業，因著政府與教廷的特殊關係，公教界人士，內部發生糾紛，義大利政府攫取了教宗的國土，那時兩方還沒有簽訂和約，維持一種交戰狀態。教廷不承認義大利政府，禁止義大利公教人參政。但因爲公教人士不參政，義大利政府被馬松黨人所操縱，而且社會主義在社會上極力活動，吸引有血性的青年。公教從事社會事業的人，乃有一派主張把「公教集會工作」的組織，改爲「基督民主」集團，正式作爲政黨。另一派則主張保留「公教集會工作」的宗教性，從事社會活動。兩派相持不下。主張組織政黨的一派，多屬激進青年，思想不純，因遇到教廷的阻難，乃倡政治脫離倫理，教民組織政黨完全

不受教會的干涉。

庇護第十在登極後的第四月，（十二月十二日）給義大利主教頒佈「基督人民運動」通諭（一）。把前教宗良第十三的社會原則，作一摘要，歸爲十九點，裡面是：

1. 社會按天主所定的，由各种不同的份子構成。以人爲的方法，勉強使社會上的人，完全一律平等，決不可成，而且那就是摧毀人類社會。
2. 社會上的人，他們所有的真正平等，在於都是天主所造，都是愛耶穌聖血所救贖，日後都要同樣受天主的審判。
3. 因此，社會裡有治者和被治者，有貧富智慧，有僱主勞工。這種階級並不反對天主所定的天理。但各種階級應以愛德，互相聯絡，互相扶助，以達到人生的目的。
4. 人對於物質，不僅是有享有權，也可以有私產所有權。
5. 私產權爲人性的權利，由人的勞力所造成。但是私人應該合理處置自有的財產。
6. 爲減少勞資雙方的衝突，便該極力維持正義。凡相反正義的事，都宜加以糾正。
7. 勞工在正義上的義務，在於遵守自由訂立的工約。爲爭取自己的權利，不宜採取暴力。
8. 資方在正義上的義務，在於償給公平的工銀，勿攫取或騙取工人的儲蓄，給與工人

以信仰的自由，不加重超過體力或年齡性別的勞動。

9. 愛德的義務，要求資方接濟貧苦的工人。

11. 勞資間的結社，如工會，如保險等制度，可以協助解決勞資兩方的糾紛。

12. 「基督人民運動」或稱「基督民主運動」，所有的目的，在按照公教教義的倫理原則，從事社會事業，因此不能違背教會神長的指導。

13. 「基督民主運動」，不宜干與政治，不能為政黨所利用；只在按照福音的原則，為人民服務。

19. 公教作者在維護勞工的權利時，不宜使用過激的言詞，使勞資兩方，懷恨積怨。公教作者，應記住耶穌願人類彼此相親相愛。

次年，一九〇四年六月十一日，又頒佈通諭，重申上次的訓令。但是義大利主張從政的教民，由教士慕里（Romulo Murri）的引導，公然反對教會神長，不接受教宗的指示。庇護第十於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函諭義大利主教，解散「公教集會工作」的組織，同時加強義大利的公教進行會，使已經組成的青年部，多有發展。因此義大利日後宗教性的公教進行會，和基督民主運動，分道揚鑣，基督民主運動近年組成政黨，指揮義大利政治。

法國公教社會事業，結成「西翁」組織（Sillon），提倡教宗良第十三的社會原理，很有成績。後來這種組織採用法國革命的標語：自由、平等、互愛，在解釋上，離開公教學

理，竟至主張廢除治權，廢除資產階級，廢除學術界；人民全體在政治經濟學術上，一律平等。庇護第十乃於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向法國全國主教，頒發通諭，(一)痛駁這種謬說，責為反背教理，擾亂人心，驅使勞工受人宰制。「西翁」因此瓦解。法國公教社會事業，另有新興組織。

德國的公教社會事業，也因著一種特殊問題，發生糾紛。德國的天主教民和基督教民，互相雜居。西德天主教教徒較多，東德普魯士，基督教民較盛。德國公教社會事業的組織，於是發生純公教組織和聯合基督教組織的爭論。在天主教民較多的西德，公教人士主張聯合基督教人共同組織，在天主教民較少的普魯士，公教人士主張單獨組織。庇護第十於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頒佈通諭(二)，諭令公教社會組織，應取純粹公教組織制。通諭上說：

「我們毫不遲疑地聲明：每一個公教人，無論在私人生活上，在政治社會上，第一種該盡的義務，應是堅決地，公開地服從教會對於人生所講的原則，毫無畏懼。」

這就是「因著基督整頓一切的原則」。不但在社會事業上，在一切的事業上，庇護第十的主張常是一貫，絕不妥協。

註

- (I) " Azione popolare Christianae " Acta Pii X. VI. P. 117-125.
- (II) " Notre Charge ' Apostolique " Acta apostolicae Sedis. V. II. P. 607-633.
- (III) " Singulari Quaedam Caritate. " Acta Apostolicae Sedis. V. IV. P. 657-662.

二六、法國政教之爭

庇護第十不妥協的精神，在法國的政教之爭，表出光芒萬丈。他「柔而立，彊而義」的德性，使法國反對教會的人，也對他表示佩服。

路易拿破崙失敗後，法國第三共和政府出現。法國公教界的名流，多傾於王室，不願與共和政府合作。教宗良第十三，因為義大利馬松黨人不能與教廷言和，乃謀與法國政府接近，暗示法國教民，放棄帝制，改向共和。(一)法國政府終教宗良第十三的一生，在國交上，對於教宗常表敬重；但在內政上，一意貫徹反對宗教的政策。

一八八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法政府取締教會私立初級學校，禁止宗教科目。

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法政府頒佈婚姻法，採用反對教會婚姻法的法規。八月十四日，廢除國會開會時的祈禱儀式。十二月二十九日，禁止教會社團置有產業。

一八八六年十月三十日，禁止修會修士擔任教職員。

一八八七年七月十五日，下令司鐸一律服兵役。

一九〇一年七月一日，頒佈人民有結社自由之法律，同時卻禁止自由設立修會，修會應

有國會的認可。

一九〇三年三月，國會拒絕討論認可五十一個男修會和九十一個女修會的法案。

一九〇四年七月七日，禁止修會辦理教育，又令專辦教育的修會，於十年內應自動解散。(一)

這一連串限制教會自由的法令，愈來愈緊，越走越兇。教會的權利幾乎盡被剝奪了。

庇護第十登位後，過了四個月，即於十二月二日，親筆函法總統魯白 (Loubet)，慨嘆成千的法國修士修女，被迫奔往外國，修會要求合法的認可，議會竟拒絕討論。這種趨勢，不但是預備政教分離，而且必要使法國喪失遺傳的宗教特性，社會人心更將浮動，減低法國的國際聲威。教宗在信上最後說：

「萬一不幸，假使這種預料竟成爲事實，我們雖然痛愛法國，有如痛惜教會的長女；但我們剝切聲明：聖座若被逼到這種極端時，對於自己的職務，對於自己的神聖使命，凡是環境所要求的一切處置，聖座必不失責。至於那時可以產生的結果，應由他方，獨負其咎，聖座只深信法國教會保有自存的發育。」(二)

法總統等到次年二月十七日，纔作答覆，滿紙虛辭敷衍，說是按據法國憲法，總統不能干預政府政策。

過了兩個月，四月二十四日，法總統魯白忽然正式來羅馬，回拜義王。從庇護第九在一八七〇年喪失國土後，教廷不容忍別國元首來羅馬訪問義王，因為這是無形中承認羅馬作義王的首都。一九〇三初夏，各方紛傳法總統將來羅馬答拜義王的訪問。良第十三的國務卿，訓令教廷駐法大使，照會法國政府，若法總統回拜義王，不來羅馬，選定義國另一城市，作會晤地，教廷可不抗議，若來羅馬，教宗必將抗議，且將拒見法總統。

在那一年，法總統沒有來義大利。

次年四月，法總統竟來了，而且來羅馬拜會義王！號稱教會長女的法國，竟正式公開地侮辱教宗！素來責備義王併吞教國土的法國，今日隆重地承認羅馬為義王的首都！莫非法國政府，以為良第十三的繼任人，不會繼續前教宗的政策，向他們抗議嗎？四月二十四日當天，教廷即向法政府提出書面抗議，且訓令教廷駐外使節，把致法政府的抗議書，轉知各駐在國政府。法國境內的摩拉哥小獨立國的攝政王，把消息透露給巴黎「人文報」(L'Humanite)，五月十七日，該報披露教廷抗議書全文，又載教宗有意撤回駐法大使。五月二十日，法國駐教廷大使尼撒爾(Nisard)面見國務卿墨里德瓦樞機，以法國國務總理名義，質問「人文報」的消息，是否屬實，請即當面答覆。墨里德瓦樞機請法使作一書面公文，教廷即以書面作答，法使謂時間已迫，不開作書，墨里德瓦不願口頭答覆，尼撒爾拒絕用書面公文，法政府遂藉口教廷不答覆質問，下令大使回國。法使離羅馬前，聲明回國，並

非絕交，法駐教廷使館將由代辦主理。

這時法國拉瓦教區 (Laval) 的熱益主教 (Mons. Geay) 和提雄教區 (Dijon) 的德諾爾 (特主教 (de Nordez))，受了教廷的責問。熱益主教在前教宗良第十三時，因品行不端，教廷促他辭職。德諾爾特主教則因思想不純，屬下司鐸不願再受他的節制。庇護第十下令，著兩主教來羅馬，聽候處置。法國務總理龔白 (Cambes)，忽聲明教宗沒有權力，直接管理法國主教，兩主教不必赴羅馬。墨里德瓦照會法國政府，說明兩方所訂的條約，沒有這類的條文，況且教宗直轄主教的教權，屬於教會的本質，決不能讓與他人。但是法國政府，仍舊逼迫教宗收回成命，以任命和廢除法境主教之權，屬於法國政府，教廷堅持不可。法政府於一九〇四年七月三十日，乃與教廷絕交。逼迫教廷駐法大使即日離開巴黎。教廷公佈一白皮書，敘述一切經過。

次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國國會通過政教分離法，沒收教會財產，全國教堂充為國有。一時巡警稅吏，橫行全國，衝入法國六萬教堂，把堂內席捲一空。鄉間教民紛起自衛，通國騷然。庇護第十於一九〇六年二月十一日，向法國頒佈通諭，嚴重抗議。^(四)

在頒佈通諭的前一晚，庇護第十入聖伯鐸祿殿，在聖伯鐸祿的陵墓前，跪禱良久。次日，向國務卿樞機說：「我們一眼看著十字架上的耶穌罷！」

眼睛看著耶穌，他深知自己的職責，世上的威權，不能叫他膽怯。教宗在這封通諭裡，措辭的森嚴，不可復加：

「我們抱著我們宗座的職責，深知我們負有嚴重的任務，為維護教會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使這種權利，完整無損，能夠抵抗任何的攻擊。因此我們對於法國的政教分離法，應嚴加申斥，予以譴責。這種分離法，既重重地侮辱了天主，承認國家不敬奉天主的謬說，又違背性律，毀壞國際條約，侵犯教會的神聖組織，掠取教會合法取得的財產，這種財產，且有雙方條約的保障。政教分離，也輕侮教廷的尊嚴，凌辱教宗本人，侮辱全法國的主教。

因此我們正義填胸，盡力抗議。凡是關於這次政教分離法的起草、投票、公佈，我們都嚴重予以抗議。我們同時聲明，這種法律，絕對不能束縛教會不能割棄的權利。這種權利，將永存不變。」

法政府似乎認為這種抗議，在理論上教廷不能不說；在實際，不能阻止法政府法律的效力。法國教會既弄得一貧如洗了，以後的生存，不能不仰給政府。法政府乃頒佈宗教儀禮社團組織法，凡加入這種社團的宗教團體，可領政府的津貼，因而便受政府的統制。法國公教界意見分歧，有人主張參加，有人主張拒絕。一九〇六年五月三十日，法國全國主教在巴黎開會，一致議決不接受政府的宗教儀禮社團法。大會委派代表，往報教宗。教廷各部門人員，有以爲這項決議，足以毀滅法國教會，寧可暫時妥協，庇護第十靜默不言，長久祈禱。到了

八月十日，乃向法國主教頒發第二次通諭，(四)諭令拒絕法政府的宗教儀禮社團法。教宗說：

「若要別樣做，那就是出賣我們的職責，預備法國教會的喪亡！」

「可敬的神昆們，爲你們於今沒有別的生路，只有著手研究按照民法所給每個國民所有的權利，籌備教儀的費用。在這樣重大的事情上，我們一定不使你們空望我們的接濟，肉體雖遠，我們的心靈同你們常在一起。我們要盡用我們的權威，爲幫助你們，扶助你們。」

法政府總理格肋孟梭 (Clemenceau) 向國會演講說：「我們預料到一切的事，就有預料到底護第十竟拒絕了宗教儀禮社團！」法教育部長白里安 (Briand) 爲政教分離法案向國會的提議人，曾五次託人向教廷轉送宗教社團法，希望教宗接受，庇護第十五次加以拒絕。白里安以前曾宣言教廷必定妥協，因爲「必不能拒絕四萬萬法郎的教儀費。」庇護第十竟一手拒絕了。而且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勸告法國主教們：

「一些政客爲奴役教會，他們故意獻些錢，爲減輕你們的飢餓，爲減少你們的痛苦；你們一概不要接受，一分也不取。在你們的憂苦中，雙眼緊望著耶穌。」(六)

法國的主教神父，一致服從教宗的指導。自動退出主教府，退出本堂司鐸住宅，住在貧寒的民房裡。

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教宗爲表示直接管轄法國主教，也爲表示同法國教會緊相連

接，親自在聖伯鐸殿祝聖新任命的十四位法國主教，後兩天，教宗接見十四位新主教，向他們訓話，指示他們在那種環境裡該有的精神。

「……我囑咐你們在最近的法國主教會議裡，對於一切問題，發表你們的意見時，你們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 效法耶穌的精神，撇開一切人情的顧慮。
2. 記住生來是為爭鬥的。我來不為妥協，是為提刀攻擊。（聖經語）
3. 考慮法國完善的公教人的意見。
4. 保全正義的原則，維護教會的權利。——即是天主的權利。
5. 不單要記住天主的審判，也該記住全世界的輿論。假使你們有缺於你們的職責，你們對於全世界輿論，也要負重咎。

我最後告訴你們，我心裡真羨慕你們的境遇，我很想同你們一齊去分受你們的痛苦，分受你們的憂慮，為的常在你們身邊，可以安慰你們……」(七)

一九〇九年四月，教宗又為表示自己反對法國政府的法令，並不是不愛法國，因此舉揚法國的民族英雄若翰納，列入聖品。法國教民四萬，來羅馬參與列聖品的大典。四月二十日，教宗接見他們，作訓話說：

「……對於那些誣告教會為民族仇敵，一心向教會宣戰的政客；對於那些結黨營私，

以魔鬼的仇恨侮辱教會的狂人；對於那些用巧辯欺騙民眾，以教會爲自由和文明進化的阻礙，自稱學者的學術冒牌人；你們常可以慷慨地答覆他們，說明公教教會，今日統治全球教會，爲人心的主人，爲耶穌基督的淨配：……」(2)

教會不怕反對人的誣告，也不畏政權的攻擊。法國的天主教會，拒絕了四萬萬法郎的津貼，在貧苦中。它的精神更純淨了，更超性化了。法國政府，漸漸地被迫著往後退，逐漸修改了限制教會權利的法律。今年庇護第十列登聖品，法國全國主教會議，組織全國朝聖團，到羅馬參加列品大典，敬禮聖庇護第十爲法國教會的再造人。

義大利在第一次歐戰時的首相奧龍提，曾評論這次法國的政教之爭，他說：從法王路易十四，拿破崙第一到法國務總理莫白，常是爭著統制教會。惟有庇護第十收回了法國教會的整個統治權，完全不受法國政府的束縛。爲爭取這種自由，他犧牲了幾萬萬的法郎，但是所得的，遠遠超過了所付的代價。(3)

註

- (一) P. G. Monetti-Leone XIII. Roma 1937. V. II. P. 119.
- (二) René Bazin-Pio X. P. 187.
- (三) René Bazin-Pio X. P. 190.
- (四) "Vehementer Nos" Acta Pii X. V. III. P. 35. sy.
- (五) "Gravissimi Officii Munere" Acta Pii X. VIII. P. 181-185.
- (六) Acta Pii X. V. IV. P. 306.
- (七) Mery Del Val-Pio X. P. 50.
- (八) Acta Apostolicae Sedis. V. I. (1909) P. 410.
- (九) Orlando Emanuele. -1 miei rapporti di governo con la Santa Sede. Milano 1944. P. 12.

二七、時髦主義

法國政教之爭，正爭得最激烈時；教會內部發生了一種思想戰，來勢的兇猛，似乎要推翻教會兩千年的信仰。庇護第十在這種思想戰爭裡，大顯他的果敢精神，因著他的果敢，不妥協，終歸於把來攻的思想，打的落花流水，連根斬斷。這種被斬斷的思想，即是那時風靡一時的時髦主義 (Modernisme)。

十九世紀的末葉，歐洲的思想界，已經跑過了科學萬能的迷夢，研究哲學的興趣，重新復起。教會的修院和大學，因著教宗良第十三的提倡研究哲學，青年的司鐸們，有的可與當代的哲學家並駕齊驅。在這班青年司鐸哲學家，有人想把當時的科學思想，溶實在教會的神學裡，造成一種新的宗教哲學。他們的宗教哲學，便造成了時髦主義。

這派學者，他們第一主張宗教學術的研究，宜採取現代科學方法。對於聖經，宜用最新的考據學；對於教義，宜用最新的心理學；對於中古的士林哲學，宜加用現代的哲學思想。但是結果，他們不但是錯用了現代的科學方法，並且錯用現代的學術思想，誤解了教會的教義。

聖經考據學，最初由誓反教人發起，多用為攻擊公教。公教學者因著這種刺激，乃急起直追，用考據攻誓反教的考據。結果公教的聖經考據學駕乎誓反教以上。但是在公教學者還沒有收得成效以前，時髦主義派的人，捧著誓反教的聖經考據，認為科學方法所得的金科玉律，他們也就以聖經所傳的耶穌，作為初期教民的信仰心理所造成的耶穌，與歷史不符。於是他們便把耶穌分成兩人：一個稱為歷史的耶穌，一個稱為信仰的耶穌。

宗教信仰，在他們的看來，按著現代心理學的主張，該稱為人心的一種無意識的感覺。信仰不屬於理智，也不屬於意志，乃屬於一種特別的感覺，處在人心的隱密處。人的信仰，不能用理智去解釋，也不受意志的支配，只是一種盲目的情緒。人與神相交時，人在內心感到神的存在，他覺得自己面對著神。可是這一切不能用言語去形容。

信仰若是人心的一種最深的感覺，宗教信仰便是每個人切己的私事，用不著教會的組織，不必有一定的宗教儀式。更不能有一成不變的教義。

大家可以看到，按著這種主義去講，公教教會要連根被推翻。聖經被撕碎了，教義被抹殺了，教會的組織被拆毀了，那還有甚麼公教會呢？

時髦主義的學者，當然不這樣打開窗子說亮話。他們用著迷人的言語，假著學術的外衣，在各種動人聽聞的文章裡，夾雜著這些學說。那時法國有羅雅思可鐸（Loisy），英國

有戴肋爾司鐸 (Georgo Tyrell)，義大利有波納友提司鐸 (Bonaiti)，德國有者白 (Gebert)、史尼增 (Schitzer) 等人，作爲這種主義的代表，學名鼎鼎，有風偃眾草之勢。(一)

庇護第十在威尼斯時，已經很擔心這種思想的影響，在視察教務時，特別注意本區司鐸的思想趨勢，既登教宗位，立時留心時髦主義在各國的情形。剛過了四個月（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令申斥羅雅思，驅逐他於教會以外，教廷教義部即開始收集時髦主義各方面的材料，研究他們的思想系統，預備整個地加以禁絕。

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五日，教宗召開御前會議，訓話時，沈痛地聲明時髦主義的惡毒，乃是一切裂教的總合。教宗說：

「……你們看的清楚，我們維護天主託給我們的遺產——教義，我們應該竭盡智力。因此我們不能不焦心憂慮，看著這種思想的攻擊。這種攻擊，不是一種裂教的攻擊，乃是一切裂教的總合，含有一切裂教的毒素，它企圖連根掘翻信仰的根基，消滅耶穌的教義。」(一) 七月三日，教義部頒佈部令，禁絕六十五條主張。(二) 這六十五條主張，都是摘自時髦主義。全歐輿論，一時嘩然，同情和支持時髦主義的人，憤憤不平，一則說教義部的部令，淺薄無據。所禁止的主張，既係顯然違背教義的思想，絕不是時髦主義的主張。再則說教廷取締思想，束縛學術界的自由，頑固不化，阻礙文明進步。

八月底，時髦主義的巨頭，義大利公教小說家福加匝洛（Fugaraso），民主政治運動主腦人慕里，以及波納友提和法國色巴提葉（Selatier）等，聚會於義國北部哥莫湖畔（Lago di Como）。羅雅思和戴肋爾俱派代表參加。會議的結論，認為庇護第十來自鄉間，不識學術，誤解了他們的思想，徒招人的訕笑。

但是，九月八日，庇護第十頒佈了「牧主之羊」通諭。當時髦主義的信徒都瞠目不知所對，這次不能說教宗不懂他們的思想了。

為預備「牧主之羊」通諭，庇護第十後來告訴威尼斯修院神師說：

「第二部份是我自己親筆寫的，第一部份是由三個人預備的。三個人中有一個是時髦主義派，免得人家批評通諭裡所說時髦主義，是我們所捏造的。」

通諭的第一部份，詳細述說時髦主義在哲學上和神學上的主張，據理辯駁，第二部份條陳這種主義的源由，指定預防和剪除的方法，加以禁絕，通諭長至九十三頁，在歷代教宗的文件裡，可算為最長的一種。

時髦主義的學說，有三個立足點：一、懷疑論（Agnosticism），二、內心論（Immanentism），三、進化論（Evolutionism）。

懷疑論以人的理智力，不能超越現實的現象以外。感官以外的對象，或有或無，人的理

智不能知道。即使有，人的理智也沒法認識這種對象的本性。宗教所信仰的神，為一種超乎感官的對象，人無從知道神的存在。宗教的神學，不能有學術的價值。

可是信仰一事，不能因此便視為幻想。一切的人，內心常感到一種信仰的需要。這種信仰的需要，不能用理智去解釋，只能說是內心的一種宗教感。宗教信仰既是內心的感覺，宗教信仰更是一種宗教情感，情感屬於主觀，因此信仰也是每個人主觀的感覺，沒有所謂客觀的信仰，那麼便沒有信仰的教義了。

信仰既是主觀的，主觀隨人隨時候而變；信仰便有隨時代的進化。教會所有的教義，不是客觀不變的真理，乃是教徒的主觀宗教感情的結晶。主觀的宗教感情有變動時，它所結晶而成的教義，也隨著有變動。教會謂神的啓示，即是人內心的宗教感，直接與神相接時的感觸，更不能說是千古不變的超性真理。

教徒的宗教生活，不宜用外面的儀式或經文作表示；外面的表示，多屬虛文偽儀。宗教生活應該完全蓄在內心，在於內心的宗教情感與神相接合。

庇護第十在通諭的開端，便痛惜這種思想的主動人，沒有公教的學術修養，僅僅喜好外間新奇的學說，有志復興教會的學術，結果反為摧殘整個教會。最可痛心的，是這些人都是公教的信徒，或是司鐸，或是教友。他們在講論學術時，從不知道研究教會以往的學術遺產。教會對於懷疑論，在「凡蒂岡公議會」時，已經予以明瞭的辯駁，而且已經明令禁止。

庇護第十乃逐條把時髦主義的主張，舉出錯誤，說明與教會學理的衝突點。

人的理智超乎感官。感官的對象，為現實的現象。理智的對象，為現象以上的觀念和概念。人由具體的現象，能夠推論抽象的理論。因此人由宇宙的萬物，能夠推到天主的存在。所以「梵蒂岡公議會」規定，誰若說藉著受造的事物，人的理智不能確實知道一位造物物的天主，即該受棄絕。(四)

創造萬物的天主，必定不能跟造物站在同一的平線上；不然就不能是創造者。人是同萬物站在本性界，天主則立在超性界，本性界和超性界，一下一上，互相分離，不相衝突。因此，天主用聖寵提拔人到超性界，用啓示訓告人超性的事理，並不是摧毀人的理智。所以信仰和理智，不能互相衝突。

懷疑論既不能成立，內心論更不能解釋宗教信仰。天主是一實有體，實有體不會隨著每個人的感覺而變換。宗教生活，為人的生活最高部份，決不能是一種盲目無意識的感情生活，宗教生活，基於信仰，信仰是理智和意志的活動。

進化論只可以用之於宗教的一部份外在的組織。例如公教的宣傳，公教的儀式，公教的學術，由簡而繁。但是對於信仰的本體，進化論則不能適用。公教教會是由天主自己所創立。關於信仰，關於內部的組織，天主已經決定。天主所定，人不能任意改變。因此聖經和

教會，都源之於天主。若是把聖經和教會看成純粹的人造物，那就推翻了公教的根基，教會已經不是天主耶穌所立的教會了。

庇護第十在九十三頁的通諭裡，對於時髦主義所有的主張和結論，層層分析，細加辯駁，最後論定全球教會的主教司鐸，在接受各種職位之前，都該宣誓，痛絕時髦主義。大學和修院的教授，學年開始時，也同樣宣誓。

戴肋爾本人，一九〇七年九月三十日，在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一篇文章，表示自己對於這封通諭的印象說：

「時髦主義者，沒有人以這封通諭爲奇事，所奇的，則是這封通諭所表示的勇氣和誠實。這封通諭不用素來的外交式和雙關式的辭句，很明瞭地把士林哲學的辯證所有的結論，暴露於全球。」

於今不能再有雙關的騎牆教徒了！信從時髦主義，就不信公教信仰；信從公教，就不信時髦主義。庇護第十還怕通諭所指令的不太明顯，又於同年十一月十八日，頒發一封「自諭」，聲明今後凡有教徒，繼續信從時髦主義者，即自遭棄絕，摒出教會以外。

時髦主義的主動人，繼續怒罵庇護第十爲頑固，爲愚昧；可是他們被迫著天天往後退，看著信從的人減到幾乎絕跡。到庇護第十去世時，來勢極兇的時髦主義，已成了思想歷史上的陳舊品了。本篤第十五因此可以減輕防閑這種思想的條例。

註

- (1) E. Magnin-Un domi-siecle de pensee Catholique. Paris 1937. P. 50- 62.
- (11) Acta Pii X. v. IV. P. 268.
- (111) "La mentabili" Acta Pii X. v. V. P. 76.
- (114) "Pascendi Dominici Gregis." Acta Pii X. v. IV.
- (115) Concilium Vaticanum. Can. 1. de revelatione.

二八、激勵聖職人員

在時髦主義的思想戰裡，庇護第十最感到痛心的，是這種主義的主腦人多是司鐸。這班人，在教宗禁絕時髦主義以後，他們不願捐棄自己的私見，寧願脫離教會，終身作教會的叛徒。同時，有的司鐸們，缺乏愛德，捕風捉影，指驢爲馬，誣告同輩爲時髦主義者，尤以義大利爲甚，全國教會，一時騷然。

一九〇八年庇護第十，舉行晉陞司鐸的金慶，乃乘機向全球的司鐸們，公佈一勸告書。

(一)

那時正是七月天氣，教廷聖部已開始暑假，教宗抽出暇時，每天慢慢草寫這封勸告書，每早把所寫的草稿向國務卿誦讀，詢問意見。墨里德瓦樞機述說：

「那封勸告司鐸書的妙文，教宗於一九〇八年八月四日頒發，爲紀念自己的晉鐸金慶，可作爲司鐸修德的正確的完善指南。勸告書的全文，由教宗抽暇親筆寫成。大約費時十五天。每天慢慢的寫，每天向我念著，叫我加以指點。這封勸告書真是由他那一顆大心裡流露出來的。」(二)

庇護第十不用教宗發令的口式，向司鐸們下命，他用父親的口氣，向神子司鐸們訓話。教宗知道全球有許多德表可欽的司鐸，心中引以為幸，但他知道有些司鐸，不足為人德表。教宗特別願意勸告這些人：

「向這輩人，我們用這封書，開懷瀝陳我們的心情，有如一個父親，看見兒子抱病，滿心憂急。因著這種熱切的愛情，我們願意在主教們的勸告上，加以我們的勸諭。這些勸諭，雖為招回走入歧路的人，為警醒癱瘓不動的人，但我們希望對於其他的人，也可以有所激勵。」

庇護第十作司鐸已五十年了，經歷了教會的各種職位，他知道一位司鐸應當怎樣纔真正配稱為司鐸。真正司鐸的條件，即在於是有聖德的人。

我們希望在這一點上，「務當以昨死今生之精神，易以新我。新我者，按天主之典型，依仁義之真諦而締造者也。」（致伊法所人書 第四章第二十三—二十四節）。

司鐸的職責，在於執行聖事。聖事的高妙，不能由染罪污的人去執行。

我們司鐸們的職責，在代表基督，在執行他委託的使命，完成他所定的目的。凡是一種深摯的友情，都要求朋友們同所好惡；那麼我們既是基督的好友，我們應該懷有同他一樣的心情。基督乃是「聖善純正，無玷無污。」（致希伯來人書 第七章第二十六節）。

司鐸的聖德，在那一點呢？在效法耶穌。

「聖德只由於對基督的認識而成。這種認識，最爲寶貴。一位司鐸若缺少了這一點，他就缺少了一切。就使他有高深的學識，——我們本人盡力提倡司鐸的學識——有不凡的才能，他或者也能有時爲教會爲教友有些作爲，但多次他要成爲教會痛心的原因。但若一位身有聖德的司鐸，即使居在教會最低的位置，他在教民中，可以提倡可以成就許多事業，歷史上多有前例。我們只看若翰維也能，這位成全的本堂司鐸，我們很欣幸列他入真福品。」

五十年來，庇護第十每天勉力成全自己，他有每天修德的經驗，他便勸告司鐸們特別多加祈禱：

「一個誠心希望修德，又希望救人的人，有許多機會，使他學心向天主。內心的憂慮，德行的貧乏，慾情不斷的衝動，勞苦的少有成效，日常所有的缺德失行，心中對天主審判的畏懼：這一切的事，都是叫我們在天主前哀號的動機，使我們求得聖寵，加增功績。」

我們不單是該爲我們自己哀號天主，在罪惡橫行的人世裡，我們特別有祈禱感動天主慈心的職責。在由彌撒聖祭廣施恩寵的基督前，呼號不絕：「上主，求救爾民，求憐爾民。」

聖寵是修德的基本，但是每個人的志氣，也是修德的應有條件。人不自助，不得天助，修德要由人自己去做，修德的方法，第一是每天行默想。

「爲修德進業，最有效的方法，是每天留出少許時間，默想天主的大道。一位司鐸輕忽

默想，不單不免有懶惰的大過，尙且將害及自己的靈魂。」

人不知而不行，修德不能是盲目的衝動，況且司鐸還該指導他人修德。因此應該每天閱讀聖書。

可是知而不行，仍舊不能修德；司鐸每晚在天主前，自行反省，省察一天的得失。

每天的檢討反省，而不能完全生效，因為時久必怠。每月每年便該有反省日和反省週。司鐸們每月每年，避去外事，默想修德。

庇護第十警告全球的司鐸們，在現代教會受人訕笑攻擊的時候，司鐸更該多德多善，每個都該有冰清玉潔的貞操，有誠心聽命的服從，有捨己救人的愛德，有不願後人的勤奮。彼此同心同德，互相扶助。彼此結社集會，切磋學術。

教宗最後安慰天下的司鐸們，告訴他們：他自己常把他們放在心裡，每天舉心向天，爲他們求聖化的大恩，也下令修士修女和教友們，同他一心，爲司鐸們祈福求恩。

修院教育，爲司鐸的德學根基。庇護第十登基後的第二年，即整頓了羅馬修院，擴大院舍。一九〇六年，頒發通諭，(一)勸諭義大利的主教，採用總修院制。歐戰爆發時，留學羅馬的各國修生，多被本國政府徵入軍隊。他們離開羅馬時，入見教宗，請求祝福，庇護第十看著這些修生，眼中不禁流淚，好似當日多少父母們，哭送自己的兒子上戰場。

註

- (1) Exhortatio ad Crerum Catholicum. "Haeret Animo." Acta Pii X. v. IV.
- (11) Mery Del Val-Pio X. P. 62.
- (111) "Pieno l'animo." II, Febraio 1906. Acta Pii X. v. 111.

二九、日領聖體

庇護第十最引人欽佩的德性，是他的純潔天真；他確實是老來不失童心！他保存童心的妙訣，是他誠心敬禮耶穌聖體。

登位作了教宗，他的行政大綱，是「因著基督整頓一切。」為執行這個政綱，首先該引人歸向耶穌，他因此極力提倡勤領聖體，提早初領聖體的年齡。

在教會初起時，教友參加彌撒聖祭，無論老少，都恭領聖體，而且還恭捧聖體回家，分送不能前來參與彌撒的信友。後來因為產生流弊，有失恭敬，教會漸漸禁止教友，捧送聖體，年齡過小的小孩，也不許領取。中世紀時，教友的情緒趨於恐懼天主，似乎要敬而遠之。於是他們不敢屢次多領聖體了。後來在十六世紀時，出了楊森尼（Jansenius）的謬論，以為天主，只有心淨無罪的人，纔可接近，教友們已經不敢屢領聖體，因著這種謬論的影響，領聖體的次數，越更稀少了。幸而出了幾位聖人，極力攻擊這種謬說，引著人的親近耶穌，耶穌聖心的敬禮，也就是為糾正這種錯誤而興盛的。

庇護第十一生在民間服務，很明瞭現代社會的長短。物質文明日日長進，人們求樂的心

也天天換花樣。人的慾情，時刻都受刺激；另外是一輩青年男女，既沒有舊日家庭的節制，他們多是順隨慾情的衝動，衝破道德的藩籬。爲想幫現代教民抵抗社會的惡影響，爲加強青年人的意志，唯有引導他們，多領聖體。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教廷會議部頒發部令。(一)訓令今後若是教友內心沒有重咎，又具有教會爲領聖體所定的條件，他們願屢次領聖體，或每天領聖體，即應滿全他們的希望，司鐸們勿加阻礙。又訓令全球主教司鐸提倡多領聖體，說明耶穌建立聖體，志在愛人，助人得救。領聖體不應看作心淨者的酬報，應看爲醫治肉慾的良藥。領聖體的人，痛悔前罪，往領聖體，希望耶穌助他改過。

會議部部令的第七款，訓令修會會長，對於修士修女和修生，應給以多領聖體的便利。部令頒發後，主教中有向會議部請求解釋者，已經初領聖體的兒童，是否也可以多次再領聖體。會議部於一九〇六年二月十四日答覆，應許多領，同年九月十五日，會議部奉教宗命，又頒佈部令，凡兒童在初領聖體後，不僅是應許多領聖體，而且應該鼓勵，多次往領。以往限制兒童只在大聖節時，往領聖體的習慣，宜早廢除。

當時的習例，兒童初領聖體，須年滿十二。聖體既是防制情慾的良藥，現代社會裡的男
女兒童，在十二歲以前，已經多受外間的刺激，情慾萌動。庇護第十於一九〇一年八月八

日，由教廷聖事部頒發部令，規定兒童初領聖體的年齡，在開始理智生活的年歲。(一)一個兒童，若能知道辨別聖體不是尋常的麵餅，聖體內有耶穌，該當恭敬，即可以初領聖體。這樣初領聖體的年齡，大約在七歲或八歲。

一次，一位英國太太帶著自己的小孩，覬見教宗，太太同教宗談話時，小孩站在一邊等著，迨後他慢慢走近母親，而且雙手放在教宗膝上，庇護第十玩著小孩的金髮，問他幾歲了。他的媽媽答說：

「聖父，四歲了，再等四年，就可以初領聖體了。」

教宗看著小孩一雙靈活的眼睛，便笑問他：

「領聖體時，你領甚麼？」

「領耶穌」小孩爽快地答說。

「耶穌是誰？」

「耶穌是天主」

庇護第十對英國太太說：「好了！明早你把小孩帶來，我親自給他送初次聖體。」

英國太太抱著小孩，喜的滿眼含淚，四歲的小孩子，從教宗手裡初領了聖體。

那時全球的兒童，都很感激教宗，初領聖體的兒童們，結隊進凡蒂崗。女孩們，白衣白紗；男孩們，白衣白褲；他們看著教宗的白袍，似乎教宗是他們的同輩。庇護第十的精神，

純淨誠樸，確實像小孩的清潔童心。

一九一二年，各國初領聖體的兒童，簽名賀教宗主保聖若瑟節，法國簽名的兒童，多至一十三萬五千三百三十人，一個月後四百法國初領聖體的兒童，來羅馬謁見教宗，庇護第十在西斯篤殿接見，向他們訓話，（採法語），分贈每人一塊銀質紀念章。教宗出殿時，四百小孩齊聲喊著：「親愛的聖父，我們要再來看你！」

庇護第十在教宗任內所有的快樂，就在接見這班白衣潔心的兒童，一次接見傳信部次長勞冷提教卿（Mons. Laurenti）談到初領聖體的部令，教宗正色說：「這次部令，是天主啓示我的！」

註：

- (一) " Sancta Tridentina Synodus" Acta Pii X. v. II. P. 250-256.
- (二) " Quam Singulari amore" Acta Apostolicae Sedis. v. II(1910) P. 577-583.

三〇、淡樸

庇護第十被選教宗的當天，收到一支金質鑲嵌寶石的胸佩十字，他以為是賀禮，第二天便佩在胸前，表示看重人家的禮物，過了些時，忽然接到一張清單，他纔知道那支金質十字，是供應教廷的聖物店送來賣的，馬上把十字取下，吩咐近侍說：

「難道想我願意花一筆大款，為買一支十字架嗎？前任教宗留下來的有好幾支呢！而且我從威尼斯帶來的已經夠好了。把這支送回去罷！」

他的臥室裡，唯一的貴重物，是一張鋪地的狐狸皮，這張皮是前教宗良第十三的遺物。從梵蒂岡宮到宮內花園。要走過一條很長的走廊，走廊裡有博物館，上午遊人雜沓，下午館役灑掃。教宗出遊花園時，經過長廊，或者多塵，或者多風。庇護第十又不肯乘轎，常要步行。醫生因此以長廊為慮。國務卿乃請工程師，計劃在長廊地基，穿一墜道。教宗乘電梯下樓，登馬車，由墜道直入花園。但是庇護第十不許動工，怕費教廷的錢，為求一己的享受。國務卿多方勸說，也不見效，最後告以是自己的私友，請許獻金為教宗穿墜道，庇護第十纔准動工。

每天午飯後，庇護第十常在窗前小立，眺望羅馬城外的遠山。一次，近侍乃獻上一支德國新製的望遠鏡，眺望遠景，近在目前。教宗微笑說：「東西太好，錢必太多，不必買罷！」國務卿自己出錢買下，乘機獻於教宗。

庇護第十家中的親人，除以前常跟他的三個妹妹和一個甥女外，別人都留在本鄉，勞苦度日。弟弟安琪洛充一小鎮郵局局長，每次來羅馬時，教宗送給他路費。外甥傑阿林司鐸，每年數次來羅馬，在凡蒂崗宮住宿數日。他很得教宗的歡心，教宗喜歡同他談笑，一次，八月的大熱天，午後坐談，教宗忽說口渴，外甥立身便走，下樓取水。教宗忙止住道：

「由一位教卿去拿水，手下人一定不饒你。」

「那麼按鈴叫侍者來。」外甥答說。

「算了罷！算了罷！叫侍者來，侍者要去叫侍長，侍長要來問願意喝啤酒呢？喝檸檬汁呢？喝菓子露呢？……我計算了一下，還不如讓口渴一直到晚餐罷，省的多些麻煩。」

甥女智爾達 (Gilda) 在威尼斯時，已得舅舅的愛惜，到羅馬後，有貴族男子，向她求婚。教宗說生身是農家女，更好還是作農家婦。把她送回鄉，在那裡後來跟鄉人成了婚，夫婦終生歡洽。

妹夫傑阿林，一次領著第二個兒子，來羅馬晉見，向教宗說：「希望小兒能夠在梵蒂岡

找一位置。」庇護第十答說：「我告訴你一樁事；你的兒子更好是回家，做他自己所做的事。」妹夫只得把兒子又領回去。

一個美國富翁，給教宗的妹子們送一輛汽車，妹子們去請問教宗。庇護第十說：「人家都沒有汽車，教宗的妹子坐著汽車逛羅馬，不大適宜。」甥女智爾達說：「那有甚麼不好呢！車子是人送的。」教宗說：「只有一點，就是要使我很不高興！」當天那輛汽車便不見了。

一次，弟弟安琪洛上書教宗說兩個孤兒外甥，在學年年終時，沒有學費。庇護第十回信吩咐他說：「爲這一年，算了罷！我給你錢，免的不好看。下一學年，你可不要再送外甥到那間學校去！那間學校，是爲實家子弟的；爲我們貧家人，應該另找學校。」

待自己，待親人，庇護第十終生常是徹底的樸素。高居教宗尊位，他的精神，尙是黎葉色赤足上學的童子的精神，安貧樂道。

因爲他不愛錢，所以慷慨施捨。他作教宗的一種快樂，就是能夠在救濟別人時，手中不像以往的那樣拮据了！但是他絕對不動教廷的款項。作爲一己救貧之私用。他人捐獻的款項，則必定按照捐獻人的宗旨，一文也不用到別處。一九〇八年，義大利南部加拉布里亞區（Calabria）遭了一次大地震，災情十分嚴重，庇護第十撥發了大批救濟費，又發動各方的善捐，每日的捐款，由國務卿進呈。教宗案頭，設一出入帳簿，親筆登記捐款出入數目。在

地震救濟事業完竣後，捐款留有餘錢，有人請撥作他項費用。庇護第十答以分文不能他撥，命令拿餘款建造一孤兒院，收留地震災區的孤兒。

庇護第十最不喜歡教士吝惜錢財，尤其憎惡愛財的教士。義大利奪取教宗國土時，沒收了教會的財產，教士都很清貧。惟有西西里的一個教區，保留產業，義大利國王握有舉薦該區主教的特權。一次，義大利政府的宗教事務部長奧龍提，托人轉報教宗，告以西西里保留產業的教區的主教，輸財養家，弄得教民怨聲載道。庇護第十立時差人轉告奧龍提部長，請義王這次放棄舉薦權，教宗即改派主教。義王同意。教宗電召該區主教來羅馬，逼令辭職，派一許有神貧願的方濟會修士繼任主教。

主教司鐸，為教區的建設，講求津貼時，庇護第十常要他們自己先行籌款，他再加補充。德委索教區一位本堂司鐸，用罄了自己的積蓄，修建了一座聖堂，沒有欠人分文。但為購置堂中的聖物，他已是兩袖清風了，乃上書教宗。庇護第十高興說：「這樣才是很好！」立刻吩咐撥給所要的款項。

義大利那時有一位司鐸，專辦貧苦孤兒的教育，這位司鐸名叫瓜能拉（Guanelia），有聖人的聲譽，他在羅馬修蓋聖若瑟堂，聖若瑟是庇護第十的本名主保，瓜能拉便請求教宗津貼，庇護第十吩咐他說：「你先去募捐，你募得多少，我就再賜你多少。」過了八天，瓜能

拉晉見教宗說已募到四萬呂耳，教宗就賜他五萬呂耳。教堂動工後，瓜能拉又去見教宗。

「聖父，爲完成聖若瑟堂，還要一點款子。」——他輕輕地向教宗說。

「我早就想到了，還要多少呢？」教宗爽快地問說。

「至少十一萬呂耳，工程師是這樣說。」

「好罷！好罷！你去找白肋散蒙席（秘書），說是我叫他給你所需的款子。」

「聖父，感謝至極了！」

「慢慢致謝！你這好人，堂裡有沒有正中的祭壇？」

「聖父！還沒有！」

「那麼，你就告訴白肋散蒙席，把智奇王爵（Prince Chigi）獻與教宗的祭壇，轉賜給你。」

瓜能拉叩首謝恩，歡喜地退出宮門。庇護第十很喜愛這位慈業家，屢次召他入見。瓜能拉司鐸對於教宗，懷著十二分的敬心，每次入宮晉謁，必要先去辦告解，使良心潔淨無瑕。這一定是聖人識聖人！

一次，教宗召見他，他趕入聖伯鐸祿殿，找司鐸辦告解，可是聽告解的司鐸都已經走了，他便走入附近的聖衣會聖堂，向一位老修士辦告解，老修士長篇大論，向他訓話，諄諄不絕。他看著鐘錶，時間已到，只得說明要入宮面聖，請即赦罪。告解畢，跑進凡蒂崗，進

了宮門，氣喘汗流。幸而尙早到兩分鐘，引入教宗書房，教宗笑說：「見教宗以前，也可以不必辦告解。下一次辦告解時，要稍微從容一些。」瓜能拉心中又驚又怕，誰也不知道他是趕辦了告解來的。他越信庇護第十燭照隱密，以後更是每次來見，必辦告解，而且還辦的更週到。(一)

葡萄牙在一九一一年政變，新政府反對教會，沒收了教產。阿波多教區 (Oporto) 主教來羅馬謁見教宗，述說全國教會的困難，代全國主教講求救濟。庇護第十忤然心動，問需款多少，答需一百萬呂耳。教宗開開抽屜，說一時沒有這批大款，希望明天可以湊集。第二天湊集了一百萬，教宗吩咐「中常侍」數數鈔票，同時教宗接見一客，客去後，教宗喚「中常侍」說：「剛出去一百萬，就進來一百萬。」教宗手中拿著來客所獻的一百萬呂耳的支票。因此，一天他對一位來見的羅馬貴族太太說：「爲救濟人，從這邊進錢，從那邊出錢，我自己也不知道錢是怎樣來的。」

那時已經有人傳說他顯行靈蹟，稱他爲聖人，一次，在接見時，一位老太太吻教宗的手說：「聖父，你老人家真是一位聖人！」教宗微笑說：「老太太，你說錯了一個字，我是撒爾多 (Sarto) 不是「散多」 (Satio 聖人) 」。

羅馬有一個青年女學生，害骨膜炎，兩年不能步行，學校的修女，早聽說教宗顯靈，便

向宮中的近侍，討了教宗的舊襪子。修女把襪子給女學生穿上。穿了一夜，骨膜炎完好了。庇護第十後來聽到了這樁事，笑向人說：「這也真可笑。我天天穿襪子，我的腿常有潮濕病，常常發痛。人病穿我的襪子，腳痛就好了，這不可笑嗎？」(一)

但是人家又說其他的靈跡，庇護第十便打斷來人的話說：「那是教宗的神權，跟我自己沒有關係。」

有時同妹妹們和秘書等閒談，談到這一點，笑說：「人家以為我閒空沒有事做，有暇去作靈蹟呢！」

在這種滑稽的話語裡，藏著極深的謙遜，這種謙遜的表現，很樸素，不虛張作偽。

註
：

- (一) 羅馬教區列品案件 第一〇五頁 (Ord. Rom.) Maria Sarto 作證。
- (二) 教廷列品案件 第一二二頁, (Ap. Rom.) Bressan 作證。

三一、愛人靈跡

在滿杜亞和威尼斯時，庇護第十常是來者必見，待富人很和氣，待窮人更和氣。位居教宗，接見時有教廷宮中的儀節，不能是來者即見；而且也沒有充分的時間。

但是每天接見的人，仍舊很多，在這些接見裡，更顯出他的良善愛人。

一次，接見羅馬方濟會聖安義學院的教授司鐸們，教授中夾著一個管廚房的修士。教宗見到他笑說：

「你怎麼也在這裡，你不是一個博士罷！你不要教書……你管廚房？好極了！天主降福你！你這些同會會友，他們是神父，要教書，要誦日課經，要講道；你給他們要好好預備飯，不要塞在胃裡，難於消化。」

又一次，一批方濟會人見，一個修士呈上一包念珠，請求降福。庇護第十看見裡面有還沒有結上鍊子的，便說：「沒有結鍊的念珠，不能降福。」但是一眼看到那個修士的狼狽的情形，便又問修士說：

「你知道結念珠的鍊子嗎？……你知道結！那就這樣辦。你結完了一串念珠，便在上

面作十字聖號的降福，我許你的降福，能夠有所給的一切大赦。這樣，你可以高興了。」

剛走了幾步，似乎想起了一事，再叫回來，吩咐那個修士說：「你說你是西西里人？我們先說清楚，我給降福念珠的權，只限於這幾串沒有結鍊的念珠；不然我們要弄出兩位教宗；一位在羅馬，一位在西西里！」

在一隊覲見的人裡，有一個兩眼靈活的小孩，頭上金髮，卷卷覆額好似一個小姑娘，教宗摸著他的金髮，問說：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小裘里阿！」小孩很爽快地答說。

「啊，小裘里亞（陰性，女孩名）！」教宗故意地裝作沒聽清楚。

「不是！小裘里阿（陽性，男孩名）！」小孩抗議說，

「聽到了，你叫小裘里亞。」

小孩急了，而且很生氣，以為教宗侮辱他，他把上衣一掀：

「你看，我穿長褲呢！」（外國女人不穿長褲）

教宗和旁人都轟然大笑。教宗按著小孩的頭，很親熱地祝福了他。

姪孫們來看時，教宗喜歡同他們玩笑，雙手握拳，一手藏著東西，口中唱著威尼斯的民

歌，叫姪孫們猜東西在那個手裡，猜着了，得賞。一九〇九年九月間，一個九歲的小外甥若瑟葆阿林，由羅馬的三個姨母，領見教宗，正在談笑時，近侍通知御醫請見，教宗即命引進。

「大夫，你看，我這個外甥有點病呢！」教宗認真地說。

小孩睜開兩隻眼，滿臉通紅，他從沒有聽到自己有病，但是不敢作聲。

「真的，我看他身體不大好。」醫生注視著小孩說。

「呵，你看，我說的對！大夫，看來他有甚麼病呢？」

「真的！真的！……」醫生吞吞吐吐不知該怎麼說。

「我說他的病罷！」——教宗鄭重地說——「他的病，是吃過了飯，肚子再不覺得餓！」

小孩忽然一跳，兩手鼓著掌，用威尼斯土話說：「我也知道，我吃了飯，肚子不再餓。」

大家聽到小孩的土腔，開心大笑，教宗更是笑的痛快，拿一元錢賞給小孩。

在滿杜亞昔日的猶太舊友，屢次來凡蒂崗覲見。一次，託付他在回去時，給握洛納城（Verona）一位老神父帶去教宗的降福，猶太人說：「一個猶太人似乎不適宜帶教宗的降福」。庇護第十笑說：「紙包雖然壞，裡面貨物仍舊好！」

莫車尼樞機爲教廷宮長，性急燥，病重，吩咐家僕不要許人入見，庇護第十引白肋散秘書往探病。樞機聽見房外有人聲，高聲罵家僕，開門時，忽見教宗步入，他又愧又慌，教宗笑道：「樞機精神真太累了，請多加靜養。」

一次，弟弟安琪洛面請教宗，允他的神師來羅馬朝聖，他的神師是一方濟會士，會長不許遠行，教宗說：

「這種允許，我不能給；我並不是方濟會總長。」

「呵，怎麼，我以爲你一切的權柄！」弟弟很驚訝地說。

「有是有，但我不高興亂用。一個修士，該請命他的長上。」

教宗打發弟弟，到方濟會總院，問請總長的允許。

一次，在觀見的人中，有一個窮苦的工人，右臂癱瘓不能動，教宗走近時，工人喊說：

「聖父，叫我的右臂可以動罷，使我能夠作工餬口。」庇護第十摸著他的右臂說：「呵，你依靠天主罷！」當時右臂即能動了。(一)

愛爾蘭有一個年輕女孩，滿頭生瘡，女孩對母親說：「你若領我去見教宗，我的瘡一定好。」三番兩次地說，母親終究把她引來羅馬。母女兩人入觀教宗，女孩苦求醫治頭瘡。庇護第十按手頭上，舉手降福，微笑而去，女孩忽抱著母親說：「媽媽！我好了。……」回

到旅館，打開繃布，滿頭濃瘡已淨。(二)

一個修女，在接見時，舉著生著毒瘡 (Cancer) 的手，苦求靈跡，庇護第十說：「我可以作甚麼呢？」慢慢舉手降福，修女回院時，解開繃布一看，不見毒瘡的痕跡。(三)

一九一三年，一個婦人在覲見時，哀求教宗賞她女兒病好，她的女兒多年害著癱瘓，庇護第十說：「我怎麼能夠！上有天主可顯靈跡。」

「聖父能夠賞我女兒病好，只要聖父願意。」婦人繼續哀求。

「我不能夠！只有天主可以顯靈！」

「聖父是耶穌在世的代表，一定可以顯靈！」

「你依靠天主罷！天主要使你的女兒病好！」

女兒當時即站起身來，能夠行走，旁人都大驚失色。(四)

庇護第十常說這些奇跡，是教宗神權的效力，跟他自己無關。一位聖人若說顯靈是自己的效力，已經不是聖人，已經不能顯靈了。

當時傳說庇護第十的靈跡，數目不少。天主特別俯聽他為救人的祈禱！

註：

- (一) 威尼斯列品案件 第一六五〇頁 (Ord. Ven.) Starnusch 作證。
- (二) 羅馬教區列品案件 第一六〇九頁 (Ord. Rom.) Cagiano de Azevedo 樞機作證。
- (三) 教廷列品案件 第八五六頁 (Ap. Ven.) Chiacchirole 司鐸作證。
- (四) 德委索列品案件 第一六二頁 (Ap. Tres.) Bacchion 蒙席作證。

三二一、歐 戰

一心愛人的人，不能忍心看著人們的自相殘殺。庇護第十便因歐戰而憂死。

歐洲的風雲，那時一年比一年緊。庇護第十早已看到大戰將臨，在談話中，常說到「大戰」。在大戰前三年，和國務卿談論天下大事，時常提出將來的大戰，而且說明，不能過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日，巴西駐教廷公使寡握（Bruno Chaves）向教宗辭行。教宗對他說：「公使算是幸運，能夠平安回故鄉，不要在這裡看大戰。」公使以為教宗說著當時巴爾幹半島的變亂。教宗答說：「巴爾幹半島的變亂，只是大戰的開始，我無法阻止這次大戰，將來也受不住這次大戰。」

庇護第十身體壯健，十年沒有抱過病。當選教宗的第九週年時，戲向近侍人員說：「各處都只住了九年，於今做教宗已經九年了，該往甚麼地方去呢？」

最後一兩年，時常有腳氣病，行走不便。一九一三年，遭過一次風寒，臥床最久，每天對國務卿說：「若不是為著那班頂頂有名的醫生，我早就起來了。」

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御前會議，教宗訓話，慨嘆各國執政者擬定的和平方案，不能收得成效。

六月二十八日，教宗接到駐奧大使急電，報告皇儲被刺。當即憂形於色，對國務卿說：「這就是大戰！」按例，那天為聖伯鐸祿殉難節前夕，教宗往聖伯鐸祿殿，朝拜宗徒長的陵墓。教宗便接著說：「我們也去為被刺的人祈禱。」

同時急令教廷駐歐洲各國的大使，勸告各國政府，考慮戰爭的災禍，千萬莫要動兵。但是八月初，八國的軍隊，都已經兵火相見了

八月二日，庇護第十向全球教會，頒發勸諭。(一)論定全球各本堂，舉行特別祈禱，呼籲和平。教宗說：

「當整個歐洲幾乎都捲入戰爭的漩渦裡；想著來日的危機，來日的死傷，來日的後果，誰不心中憂傷恐懼？何況我們為萬民之父，難道能夠不多加憂急，能夠不特別傷痛，掛慮著我們心中所愛的民族的生命和救贖！」……

奧匈帝國駐教廷大使，覬見教宗，請求祝福奧國的軍隊，教宗肅然變色說：「我們不祝福砲火，只祝福和平。」

歐洲各國留學羅馬的修生，都被徵召入伍，離開羅馬以前，覬見教宗，請求降福，庇護

第十眼見這輩同一信仰的青年，將分在兩個軍隊裡，互相殺戮，心中有似火焚，兩眼含淚訓告他們說：「不要污辱你們的信仰。在戰地上，莫要拋卻仁愛和慈悲！」

戰爭的凶信，接二連三地送到凡蒂崗，教宗沈憂積鬱，精神不支。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突覺熱度增高，宮中人以為是精神過倦，天氣過熱，國務卿樞機那時也因天熱，身抱小病，八月十八日，派國務院常務次長代見教宗。教宗囑咐次長轉告國務卿說：「請樞機安心休息。因為樞機身體不好，我身體也就更不好。」妹子等往看教宗並不見有甚麼重症。

可是當天晚晌，教宗病熱劇變，通身發熱，一夕不能安眠。次日，清晨，召醫檢驗，醫生斷為肺炎。宮中人立時相顧失色。

午前十點，氣喘危機加重，白肋散秘書問教宗說：

「聖父，大約更好領受告解救罪罷！」

教宗伸舉兩手，握置胸前，領受赦罪祝福。這時國務卿也力疾入見，教宗緊握樞機兩手，連續說：「樞機，樞機。」白肋散秘書近前問說：「聖父，更好於今也領聖體。」教宗知道秘書素日在病人危機未到時，即行臨終聖事，乃說：「似乎還沒有到這地步罷！」國務卿勸稍待，因按例，教宗領臨終聖體時，由樞機們陪侍，禮儀隆重，那時樞機們都未趕到。白肋散秘書則復請說：「聖父，請領聖體。」

「我都在天主手中，你看怎麼好，就怎麼做。」教宗吩咐說。

立時，教宗的聖祭侍者蔡比尼主教（Mons Zampini）捧來聖體，由近侍與家人等侍立，教宗熱誠恭領。隨即傳聖油，舉行臨終聖事。教宗忽然失去知覺，閉眼，似已斷氣，醫生扶教宗上身起坐，教宗開眼，且能開口，少進咖啡。

十二點半，教義部樞機會議畢，樞機等入見。羅馬各聖堂各修院，顯供聖體，誦經祈禱，聖伯鐸祿殿大鐘，繼續敲打，鐘聲悠長，全城都知道教宗已入彌留時了。

國務卿樞機侍立教宗側，教宗握執他的兩手，雙眼注視，口不能言。握久了放鬆，放鬆了再握緊，歷時四十分鐘，墨里德瓦述說：

「兩人互相注視，彼此眼睛傳話，我十二分地切望能夠明瞭教宗那時的思慮，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教宗或許在想著以往的十一年我們過從親密，彼此共同甘苦？或許想安慰我那時隱藏心中的苦痛，向我訣別？只有天主可以知道。」（一）

最後，教宗手無氣力地放開，頭臥枕上，伸手降福兩個流淚的妹子，兩個外甥和一個甥女，以及近侍的人們。閉口安息，有似入睡。白肋散秘書於下午六點半，走近教宗身旁，細聲說：「聖父，願意我們一齊念句短經，也為希望病好嗎？」教宗點首。秘書念說：「耶穌瑪莉雅若瑟，賜我於你等中，得安死之恩。」

教宗開眼微笑，似說短經並不是求病好。近側德基樞機 (Card. Teuchi) 說：「你看，精神全在，尚能滑稽呢！」秘書乃念說：「耶穌聖心，我倚恃爾。」教宗說：「再念，這樣很好。」秘書說：「我再給聖父赦罪。」教宗答說：「是」，敬領赦罪降福。

熱悶的八月天，這時已近傍晚，羅馬吹著海風，全城清涼，可是國務卿樞機說：「這一天，真是長得無限。」教宗臥著，無力地喘息著，教廷的樞機等，都靜待地守著。半夜十二點，教宗失去知覺。醫生吩咐大家稍事休息，危機尚不急迫。身旁只留醫生和近侍四五人。深夜一點時，大家忽被叫醒，教宗已臨危了。一點十六分，教宗氣斷。(一)

庇護第十駕崩。

遺囑上說：

「我生於貧窮，活於貧窮，我相信也死於貧窮……請我的繼任人，給我兩妹妹些許養老金。」

貧賤不屈，富貴不驕，終生克己愛人，輕財愛天主，真不愧為二十世紀的聖人。

一九五三年聖誕前夕脫稿於羅馬

註：

- (1) Mery del Val-Pio X. P. 121.
- (11) Don Cojazzi-Umanita' di Pio X. cap. " La morte nel Diario di Mons. Bressan. "